

## 五十一

第二天吃早饭时分，罗秀英就带着三个孩子回到了家。华优志刚吃过早饭，见他们回来了，忙着去准备早餐，罗秀英阻止了他，说他们已经吃过了。华俊龙带着弟弟往学校去了。

罗秀英先向丈夫确认请范卓云老师吃饭的时间是否有变化，华优志告诉她上午是华存松请老师吃饭，他们请老师吃饭的时间还是在晚上。

罗秀英把家里打扫干净，又将桌椅餐具仔细地清洗干净、晾干，然后去园里摘来瓜果蔬菜，简单地安排好中餐后，就开始为晚上请客做准备。

她首先杀鸭、除毛、仔细地切好。然后砍肉，做馅豆腐。还不到半下午，就开始蒸米粉肉，又准备了两道小菜。

半下午的时候，华优志先去学校接范卓云和王雅正老师。

范卓云老师笑着对华优志说：“哎呀，你们这些家长呀！中秋都过去了，还请什么饭呀！这几天我和王老师都吃得太多了，这样请下去，我们都要吃不消了，我看还是免了吧。”

华优志认真地说：“其实我们家也没有什么好吃，只不过请你们去坐一坐，一起叙谈叙谈而已。你们做老师的也知道，按我们中国的老规矩，上半年端午，下半年中秋，是一定要请老师吃餐饭的。”

范卓云老师笑着说：“规矩还不是人定的，我们也可改一下嘛。实际上我们老祖宗定下的许多规矩都是要不得的，是应当改一改。”

“尊师重道，这个规矩还是要的。”华优志认真地说，“如果我们不尊师重道，那就会斯文扫地，大家都做睁眼瞎了，那是绝对不行的。”

范卓云老师说：“不能那么狭隘，尊师重道不一定要吃餐饭什么的，主要是在思想上重视，你说是不是呀？”

华优志说：“范老师，你也不要同我讲那么多天文地理，我就只是请你同王老师过去坐一坐，也算是你我交往一场，一道过个中秋节，喝杯团圆酒嘛。”

王雅正老师正好从菜园里摘了一把秋分豆角回来，范卓云老师就向她说：“你看，俊龙的父亲要请我们去吃晚饭呢！”

王雅正对华优志感激地说：“你老兄也太客气了，昨天你特意给我们送来鸭子和月饼，今天已经过了中秋了，又要请我们去吃饭，未免多礼了。”

华优志笑着说：“王老师，我们乡下人也不知道什么礼不礼的，逢年过节是一定要请自己的老师吃餐饭的。当然，你到我家里吃饭，好的东西没有，无非自己家种的小菜，再加点猪肉而已。这不是什么客气，而是像《幼学》上说的，不过是‘献曝之忱’罢了。”

范卓云老师说：“王老师，你说去还是不去呀？”

王雅正爽朗地说：“去，这就叫‘却之不恭，受之有愧’，我们是应当去领这个情的。”

华优志笑着对范老师说：“范老师，还是王老师爽快，不像你那样多的客套。”

“不是客套，我们这几天确实吃家长的东西太多，倒有点受不了了。你们这些家长呀，总是那般殷诚，一到你们家里，就心怕我们吃不饱饭似的，弄得我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真拿你们没办法。”

王雅正打断范卓云老师，说道：“你也真是的，去了再说嘛，你不可以量肚吃饭，各取所需吗？”

华优志见两位老师答应去了，就让他们稍等一下，他去找华存松。

过了一阵，华优志和华存松来到了学校，催两位老师动身。王老师去换了一件干净的衣服，又出来洗了手，就一齐到华优志家去了。

范卓云老师和王雅正老师来到华优志家，罗秀英先给他们献了茶，然后把炒好

的南瓜子端上来。

华优志说：“你们稍坐一会儿，我先失陪了，我去炒两道菜，然后就吃饭了。”

华存松向他们介绍说：“优志挺会炒菜的，每逢来了客，总是他主锅。”

范卓云老师说：“这我知道，他挺会炒菜呢。”

过了会儿，太阳已经接近山头，晚霞的金辉把厅屋照映得格外明亮。华德贤这时匆匆走来，还没进大门，就大声叫着：“优志！优志！”

华存松应声出去，在大门口接着华德贤，说道：“你这个东西真有口福，来得正好，他正在后面屋里炒菜，马上就吃饭了。”

范卓云老师也站起来迎上去说：“保长先生，请坐，过一会儿就吃饭了，我去给你倒杯茶来。”

华存松对范卓云说：“范老师，你陪我们保长坐，哪有要你倒茶的道理，我来！”

华德贤说：“范老师，你坐，倒茶存松来比较好，你倒的茶我是无论如何吃不下去的，其实这茶应当是优志来倒，不过他正在炒菜，也不知道我来了。优志和存松是同学，又特别要好，他代优志倒茶也合情合理。”

王雅正坐在那里抿着嘴微笑着。

华存松倒来茶，把杯子放在华德贤面前说：“这茶不那么热了，你喝吧。”

华德贤呷了一口茶，坐来说：“中秋节昨天就过了，今天优志又出什么花样，还在请客？”

华存松笑着说：“你还不知道，优志夫妇对老师很尊重，本来昨天就要请两位老师吃饭，因为其他家长要请老师，所以他们就特别推迟到今晚。这不是什么花样，是有原因的。”

“啊，我懂了。”华德贤笑着说，“我这就是‘不请自来’，有口福，有口福，哈哈！”

范卓云老师也笑着说：“保长嘛，总是有口福的，不然怎么会有福气当保长呢！”

华德贤说：“不能这样讲，今天这餐饭，优志是请他们儿子的恩师的，并不是请我这个保长。在我们中国，能当教书先生是很不错的，等我不当保长了，也要去当老师才好，尝一下‘人之患’的味道，也可能挺有意思的。”

王雅正笑着说：“保长讲的不是老实话，中国的读书人从来都是把教书当作是读书人的末路，而把升官发财当作正道，你又怎么会去教书呢？”

华德贤说：“王老师，这就很难说了，人这个东西呀，是贵也贵得，贱也贱得。你们学生时代大约也没有想到会在这个穷山沟里教书吧，还不还是来了，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日本人打过来了，无可奈何，就在这里教书了。等我哪天不当保长了，没有名堂了，为了混碗饭吃，不也就去教书了？”

范卓云笑着说：“王老师，保长讲的也有他的道理，我们是因为到了末日，所以才来这里教书。保长如果也像我们一样走到了末日，可能也会去教书的。不过他应该比我们教得更好，为了孩子有一个好老师，我倒希望保长的末日早点到来，你说是不是呀？”

华存松说：“这可不一定，我们的保长在区里是数一数二的，但不一定是一位好老师。当老师嘛，要有一颗父母心，这是最难得的。我们的保长是一条汉子，教书却不一定有耐心，要他教三天书，保证就喊天了。”

华德贤听了华存松的话，不服气地说：“我就不相信，我能当保长，能管制几百户人家，指挥一千八百多个人，还管不好十多个小娃娃？我看哪，教书有什么难的，无非是‘四书五经’再加点《古文观止》而已，万一有不认得的字，查一查字典，不就行了吗？”

王雅正淡淡一笑，说：“保长先生讲得好，真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高见，

高见。”

华存松笑着说：“你别吹牛皮，教书绝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有人说，学然后知不足，教而后知困。你认为很平常的事，学生问几个为什么，你却不一定答得出来。你总不能老是说这只能意会，不可以言传，或者说等你长大以后就知道了。孔夫子是很有学问的人，当他的学生问他怎样种田，怎样种菜时，他还说他赶不上老农夫，不如老种菜的呢。学生的问题多得很，你是很难一一解答清楚的。”

范卓云老师笑着说：“这倒也是，我最近就常常遇到这样的事，那天优志先生的公子俊龙问我，范老师，为什么鸡生蛋，而牛却生小牛呢？为什么鸡不能下水，而鸭却能下水呢？这些就是很难讲清楚的问题。请问保长先生，你会怎么回答他呢？”

华德贤红着脸，然后哈哈大笑着说：“这还不容易？你就告诉他，我的老师没有讲过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大概是牛喜欢生小牛，鸡喜欢生蛋吧？”

王雅正笑着说：“范老师，我们应当记住保长的意见，有了这种意见，世界上就再也没有难题了。保长先生如果有一天真的当了老师，肯定是一个出色的老师。”

范卓云老师会意地笑着说：“对，对，今后遇到多嘴的学生，我就按保长的妙论教育他们，这真是至理名言。有人说，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说呀，有君一句话，能解万难题，今天能在这里听保长的高论，真是三生有幸啊！”

华德贤笑着说：“过奖，过奖，我这些瞎吹的话不足为据，不足为据。今后还请多多指教，说错了地方还请多多海涵，多多海涵！”

罗秀英拿了块抹布把桌子抹干净，道歉似的说：“让你们久等了，马上就开饭了，茶杯我就拿走了。”她端走装南瓜子的盘子和茶杯，然后放上酒杯和碗筷。

过了一会儿，华优志用木盘把菜一端上来，一共有四道荤菜：粉蒸肉、生姜炒子鸭、馅豆腐和一盘干鱼。还有两个小菜是秋分豆和红烧茄子，再加一个酸豆角汤。

大家坐定后，华优志又给每人筛买了酒。罗秀英带着三个小孩在火房里吃饭，王雅正走到火房，对罗秀英说：“罗大姐，来，你同我一起到席上去坐，那里就几个男人，我坐在那里没有味。”

罗秀英同王雅正走出来，范卓云老师说：“罗大姐，你忙了一天了，你是这里的主人，怎么可以不同我们坐在一起吃饭呢？这个老习惯要改呀，男女本来就是平等的嘛，现在是新时代了，再不能搞妇女不能上正席的事。”

罗秀英说：“我倒不是这个意思。我不吃酒，你们吃酒，我可不好作陪呀！”

王雅正说：“我也不吃酒，他们吃他们的酒，我们吃我们的饭，各有所爱嘛。”

华德贤吃过两杯酒后，突然站起来说：“今天，我在这里借花献佛，给范卓云老师敬一杯酒，首先感谢他来我们山区教书，更感谢他辛苦耕耘，让孩子们如春风化雨般茁壮成长！范老师，请！”他把酒一干到底，然后把杯一扬，请范老师喝酒。

范卓云老师站起来说：“我本来不大喝酒，既然保长大人把话讲到这种田地，就不容我不喝了，这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只好舍命陪君子了。”他把酒一饮而尽，然后皱着眉头说，“会醉倒了，会醉倒了。”

王雅正担心地说：“你血压有点高，吃酒不可尽兴呀！”

华德贤说：“王老师，你可不能管教太严。我说呀，范老师是英雄海量，多喝几杯没有问题，请用菜吧。”说完，他就把一块馅豆腐像吃红薯一样地一口吞下，又夹了一块粉蒸肉，也是三刀两斧地吞了下去，然后舀了一勺酸汤咕咕地喝下。他笑着说：“吃了酒，马上就要多吃点菜，然后用汤水冲淡一下，那酒再烈也不怕了，这方面鄙人颇有体会。”

范老师看着他那副模样，淡淡地笑着说：“果然与众不同，连吃酒都有一套宏论，难得，难得。”

华优志笑着说：“我们的保长呀，是酒色财气，样样出头，这方面的本事我们这地方的人都望尘莫及，甘拜下风。所以呀，保长就非他莫属，他是得天独厚，众

望所归!”

华德贤得意地笑着说:“优志,你别跟我讲风凉话,保长这个鬼差事,不是好差事,只有我这样的蠢人才会干,要是把它推给你,我保证你不会干。就拿存松来讲吧,要他当副保长,干了两个月就不干了,所以说保长这碗饭不好吃呀!这几年被杀死的保长就有三四个,至于被挨打的就更多了,老百姓把我们当作仇人,这是受下面人的气。乡长、县长那里,你完不成兵丁和征粮任务,又要骂你无能。逢年过节还给他们得送礼,这个送礼可不简单啰,就拿这次中秋节来说吧,人家买一筒月饼几角钱,我们送一盘月饼要几块钱,这还不够,你还得在月饼盘里放至少四块到八块银元他才会收,不然乡长老婆就会说你拿回去吧,我们这里收到的月饼太多,吃不完,白白糟蹋了,就算我们送给你老婆孩子吧。表面上她是客客气气,实际上是瞧不起你,嫌你太小气,这不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吗?”

华优志说:“你讲的也是事实,做任何差事都各有各的难处。不过你是全乡上万人之中,乡长之下、万人之上的人,每月除了有保甲经费之外,还有一定的薪水,你送乡长,人家也会送保长的,你还不是官出于民,民出于土,绝不会白送的。”

“喂,优志,你别跟我讲天文地理,你几时送过我一根毫毛呀?除非像是今天这样会到了,吃你餐饭,你还跟我讲这个鬼话。”华德贤有点生气地说。

华优志笑着说:“保长,谁叫我那么穷呀!自己还经常缺衣短吃的,人家肯救济我才好,我拿什么东西送给你呀!送你几个马铃薯,几个大南瓜,你也会嫌我不像话,实际上我也拿不出像样的东西送你。偶尔会在一起,像今晚这样,吃顿小菜饭是可以的。”

华存松给大家斟满了酒,笑着说:“我看啊,今天优志中秋节请客吃饭,虽然没有山珍海味,菜还是很丰盛的,大家有话可以讲,但无论如何不要辜负这番心意。来,大家干起这一杯!”

华存松喝下酒,笑着说:“对不起,我快喝醉了,你们多喝几杯,我要吃饭了。”

范卓云老师跟着说:“我也要吃饭了,保长大人,你海量,只好请你尽兴畅饮

了，请恕我们不相陪了。”

华优志说：“保长，我们慢慢喝，别管他们喝不喝的，我来陪你。”

华德贤说：“我也不喝了，从十四给乡长送礼到今天晚上在你这里吃饭，几乎餐餐是大酒大肉，我这肚子快受不了了。他们都不喝了，这是好事，我也巴不得呢！另外，我还不知道你的酒量，你陪我是做做样子，从开头到现在，你一直是那杯酒。酒这个东西就是喝个兴致，大家兴头高的时候多喝几杯无所谓，叫‘酒逢知己千杯少’，也就是常说的‘酒逢知己饮’。”

华优志笑着说：“你这样讲，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好，我们最后干起这一杯，然后就吃饭吧。”

罗秀英和王雅正已经吃过了饭，见他们不都喝酒了，罗秀英就给他们盛饭。王雅正也起来帮忙，罗秀英坚决不肯。她给范卓云老师端来饭，又给华德贤把饭端过来。

华德贤笑着说：“秀英，你这饭装多了，我只要小半碗饭就行了。”

罗秀英笑着说：“有饭呢，你不要这样体恤我们，无论我们再怎么穷苦，也不能让你饿肚子呀。”

华德贤笑着说：“我呀，从来是不吃白不吃，不管他的妈妈嫂。只要我的斤两够，无论到哪里，我都是酒要喝足，饭要吃饱。不过，过节嘛，主要是多吃点好菜，吃饭倒是次要的了。”

吃过饭后，王雅正协助罗秀英收拾碗筷。然后罗秀英又给大家一一上了茶，还端来一盘红枣和一盘花生。

月亮出来了，外面的禾坪里比屋里点着油灯还亮。

范卓云老师提议：“我们到外面禾坪去坐吧，那里又亮又凉爽。”大家都同意这个主意，华优志连忙搬桌子和椅凳。



范卓云老师说：“花生红枣就不用拿去了，刚吃过饭，哪个还会吃这些东西，倒一杯茶就行了。”

月亮斜照着，投在禾坪的树影慢慢地缩短，十六的月亮同昨天一样又亮又圆。天空万里无云，月亮在蓝天中放出银白色的光，稀疏的星星也放出微弱的光。山头洒下朦胧的月光，偶然间一抹淡淡的薄雾从山坳中掠过。晚风吹来，凉爽宜人，大家一起坐在禾坪里享受着。

范卓云老师笑着说：“苏东坡游赤壁时写下《前赤壁赋》，他那‘月出于山岗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的描写真是千古绝唱，写的是那么准确、逼真，使我每每在此情景下就情不自禁地背诵起他的名句来。”

王雅正笑着说：“这个苏东坡写月亮的作品很多，我认为最妙的是‘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他那‘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的名句，更表现了他对生活的热爱。苏东坡是一个大作家，更是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人，这是他的人格伟大之处，是许多漠视人生、孤芳自赏的作家无法赶上的。”

华存松说：“我也有同感，可惜我孤陋寡闻，知识浅薄，无法说长道短，这就是我们没有读书的人的苦处啊！”

这时，远处传来“轰轰”的响声。不一会儿，从西南方飞来了三架飞机。

华存松目送飞机从天空消失，然后对大家说：“昨天有三十多架飞机往西飞，今晚又有三架飞机往东北飞，看来战争打得很大啊。”他转向华德贤，问道，“现在日本鬼子怎么样了，你经常到县党部开会，总了解点情况吧？”

华优志也说：“平时我们难得有空闲的时间，今晚没有什么事，你就给我们讲讲几时才能打倒日本吧。”

华德贤拿出一盒百乐门的香烟，分给每个人一支，范卓云老师拱手称谢，王雅正老师摇了摇头。于是，他用打火机给自己点燃了一支烟，然后把打火机抛给华存松，华存松给优志点燃烟后给自己点燃，再站起来恭恭敬敬地送还。

华德贤笑着说：“刚才你们提出的问题最好是由范老师来解答，他讲完了，我再来打打边鼓补充几句，不是更好吗？”

范卓云老师抬头望了望天空中的明月，顺手抓了几个南瓜子放进嘴里，又喝了口茶，然后冷笑着说：“我在蒙馆里教几个顽童，不过是混口饭吃，哪里比得上保长大人见多识广呢！我说呀，保长大人最好不要太谦虚，更不要强人之难，叫大家失望。我和雅正保证洗耳恭听，扫除了我们心中的疑云，这是我们求之不得的。”

华德贤狠狠地吸了口香烟，然后把烟头往身后一抛，说道：“既然大家都关心国家大事，想听听抗日的事情，而范老师又那么自谦，我就只好从命了。”

华优志说：“这是茶余酒后的闲谈，你们也要那样客气一番，真是书多常害事，三个和尚没水吃了。”

王雅正老师笑着说：“保长先生，优志先生这话是对的，你何必假装斯文，叫大家失望呢。”

华德贤笑着说：“我首先申明，我讲这些也不不过是一道听途说，讲的不一定符合事实，只不过是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如此而已。”

华存松也笑着说：“你今天是怎么了，为什么这样拖泥带水，千呼万唤使不出来啊？”

华德贤说：“好，我就说一说吧。据我们县党部的头子说，原来老蒋是要美国先打日本，后打德国，想到今年年底就把日本打败好回南京过新年。”

他又点了支香烟，吸了一口，继续说道：“可惜老蒋的这个计划被俄国佬的红军给搞坏了。”

华存松问：“怎么是俄国的红军搞坏了？他们不是正同德国打仗，还派了飞机来帮助中国打日本吗？”

华德贤带着有点不屑的口气说：“存松，你讲的是不错，原本美国和英国是想

要德国去消灭苏联的红军，你知道吗，俄国又叫苏联，那是共产党当权的国家，苏联红军就是共产党的军队，结果苏联红军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在一个叫斯大林格勒的地方把德国的主力军打得一塌糊涂，从此德国越打越败，红军抓紧反攻，很快就把德国军队赶出国门之外，德国军队一败如水，很快就打到德国本土去了，美国 and 英国这才急起来，怕共产党的红军完全占领德国，甚至席卷整个欧洲，这就迫使美国 and 英国在法登陆，抢先去占领西欧，最好抢先占领德国。因此，美国就把主要实力放在欧洲，对日本的进攻当然就放松了。这样一来，老蒋先亚后欧的主张就泡汤了，变成了先欧后亚，老蒋想到南京去过新年的计划也就落了空。不过，英国和美国还是照顾老蒋的情绪和面子，对亚洲还是打了一下的。首先是向日本本土进行轰炸，又在缅甸和中国的远征军一起反攻，而且战争打得很激烈，听说美国 and 英国的联军快打到广西了，这几天日本飞机从武汉、南昌往广西飞，很可能是日本在缅甸方面有点吃不消了。”

华德贤得意地说：“我们县党部的头头说，明年中国就可能把日本鬼子赶回老家去了。这是一定的，欧洲解决了德国和意大利之后，日本就孤立了。中、美、英、法、俄一起打日本，日本肯定就吃不消了。不过日本还是很强大的，是不会轻易投降的，战争还会继续下去。中国古书上不是说过，困兽犹斗，况国相乎！日本人从河南一直打到我们湖南衡阳，就说明日本鬼子还是有两下的。”

华优志说：“我们那么多中央军怎么这样没用，让人家像赶鸭子一样一下子就赶了好几个省，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呀？”

华德贤拿出两支烟来，一支递给华存松，一支递给华优志，他们也不客气，跟保长一起抽了起来。华德贤冷笑着说：“这你就不懂了，老蒋这个人的精明古怪就在这里，他知道日本迟早要败的，他现在根本不想同日本人硬拼，等到各国一起来打日本的时候，他再跟着大家一起去打死老虎，分野猪肉，这比自己一个人去硬拼要好得多。你们要知道，在我们中国，谁有军队谁就是草头王，如果把军队同日本人拼光了，他还有什么本钱跟人家争高下？他实际上是保存实力以便将来做大买卖，这正是他的聪明所在。”

华德贤向范卓云老师说：“范老师，你说我这样讲，有没有错？”

范卓云老师说：“保长讲的基本符合事实，世界上的事是很复杂的，鬼名堂多得很。可见保长的消息是很灵通的，我们是无法比得上的。因为保长经常到县党部去开会，专门有人通消息，这就是当保长的好处。”

华德贤不以为然地说：“我这不过是听见的传闻而已，谁知道县党部那些吃饱饭的家伙加了多少油，添了多少醋，就只有天知道了。仗已经打了七年多了，中国人吃了很多苦，我只希望快点打完这一战。正如《诗经》上说的，民亦劳止，汔可小休。”

华德贤看了一下天上的月亮，然后对优志说：“哎呀，已经蛮迟了，我要回家了，你找两个人送我过了这个山坳。”

华优志本想送他，因为两位老师在这里，不好失陪，就叫四太和夏太两人送他回家。

华存松说：“这样大的月亮，像白天一样，你怕什么呀，多此一举！”

华德贤说：“我并不是怕鬼，是怕活着的鬼。上个月十四，宜章毛栗圩一个副保长从乡里回家，快进村的时候，在松树林里，突然有两个人闯出来，一个用锄头往他头上一锤，他立即被打昏在地，另一个又用锄头打断了他的筋骨，直到快天亮他才醒过来。我们这些人抓壮丁、征粮款不知得罪了多少人，我听了这些事，心里就很不安，我老婆也要我防着点，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有备无患，万一有个闪失，那就惨了。刚才范老师还说当保长的好处，实际上当保长苦处也很多。既然已经当上了，只好硬着头皮干下去，这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所以真正说来，教书是个好差事，虽然清苦一点，至少安然自在。王老师，你说是不是呀？”

王雅正笑着回答：“还是你们好，你们一出门就八面威风。我们是默默无闻，像蜡烛一样，照亮别人，毁灭自己，有什么好呀？”

范卓云和王雅正站起来同保长告别，并未出门远送。

华优志和华存松也只送他到村边就回来了。华优志坐下来，对范卓云说：“范

老师，刚才华德贤讲的那些事你怎么看？”

范卓云老师笑着说：“他讲的基本符合事实，蒋介石原先是想要英美帮他打日本，但英美不听他的。这次大战的主要战场在欧洲，因为苏联红军的全面反攻打乱了英美的如意算盘，为了抢夺胜利果实，扩大势力范围，他们不得不开辟计划，蒋介石的计划就泡汤了。现在可以这样说，全世界反法西斯的各国都在取得胜利，只有蒋介石的军队节节败退，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正在敌后扩大地盘，战争打得很激烈，同国民党的战场形成鲜明的对比。蒋介石的主要目的是保持实力，以便在抗日结束以后用兵自强，这手是厉害，但也很危险。”

华存松不解地问：“这怎么说呀，厉害在哪里，危险在哪里？”

王雅正再也憋不住了，笑着说：“这是很好理解的，蒋介石消极抗日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人家同日本人拼个你死我活，他坐在重庆隔岸观火，以便将来坐收渔人之利。蒋介石有几百万军队，有部分是他的嫡系部队，有些是杂牌军，他是想用日本炮火消灭他的对手，为他将来一统天下打好根基。这样一来，很可能打完日本后中国又会打内战。因为老蒋抗日很消极，一味地保存实力，战争打赢了，你又想用实力来独吞胜利果实，其他抗日军队一定不服，这样的话，内战就不可避免，所以说是很危险的。”

华优志叹气道：“我们中国人就这点差劲，不识大体，专打小算盘，结果把一个国家弄成这个样子。老蒋这个人有点像曹操和王莽，没有太大的出息。”

范卓云老师说：“自古以来，捣鬼的人就不断，正像有人所说的，捣鬼有术也有效，但终成大事者不多，刚才你讲的也是这个意思。不过，得人心者得天下，总是打人家的算盘也未必好，你捣鬼太多了，就会失去民心，多行不义必自毙。话又说回来，我们是奈何他不得，但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将来他总会有报应的。”

华存松说：“范老师，你也相信因果报应吗？你平时不是很少求神拜佛吗？”

范卓云老师说：“我是不信神信鬼。我活了几十年了，从没有见过鬼是什么样子，本来鬼神的事从古到今就各有各的说法，有有神论，也有无神论，就连孔老夫

子也说，子不语怪、力、乱、神。但我相信因果关系，这是不会错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祸因恶积，福因善来，所以中国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说法。任何事情都是有因有果，有喜出望外的洪福，也有天外飞来的横祸，尽管很偶然，一定有必然的原因。世界上既有以德报怨的事，也有以怨报德的事，但都事出有因，不是空穴来风。”

这时，王雅正站起来说：“时间不早了，我们也要回学校去了。首先还是要感谢优志先生的优待！哎，你夫人到哪里去了？刚才她还这里呀。”

华优志说：“再坐一会儿吧，秀英可能回家拿东西去了。”

范卓云老师说：“这里还有那么多东西没吃完，还拿什么东西呀？”

华优志说：“她说你们对俊龙那么好，她很感激，给你们准备了点干鱼和油炸粉蒸肉，让你们带回去吃。”

王雅正说：“这就没有必要了，大家都很难，我们怎么好意思吃完还兜着走呢！你快去告诉她，千万别拿来了。”

不一会儿，罗秀英就用一个新的小竹篮提来了两包东西，交给王雅正。王雅正无论如何也不肯要，罗秀英只好把它交给华存松，并客气地说：“那就只好麻烦你帮我提过去了。”

范卓云对王雅正说：“这太客气了，昨天他们送了那么多东西，今天又请我们过来吃饭，还要我们再提东西回去，我们确实是受之有愧啊！但是既然她有这片心，也就不麻烦存松先生劳神，我们自己来提吧。”

罗秀英送范卓云老师和王雅正老师到村边，一路上千嘱咐万感激老师对俊龙的关心和严格管教。

王雅正对罗秀英说：“嫂子，你就放心吧，老师都是父母心，我会把他当作自己孩子一样关心爱护和严格要求的。你很有福气，俊龙特别懂事，不会有多大的问题的。有人说，响鼓不用重槌，这孩子弄得好，还可能成为有用之才呢，我这并不

是为了安慰你，而是讲的大实话。”

华优志和罗秀英一直目送老师们走出浓密的树影中，才一起回了家。

罗秀英回到家，把房子打扫了一下，洗干净碗筷，才去洗澡，换衣服，等到就寝，已经是大半夜了。

外面的山峦在月光下静静地躺着，偶尔从半山腰的树林中传来猫头鹰凄惨的叫声。

## 五十二

中秋过后，天渐渐冷起来了。罗秀英忙着给孩子们缝补旧衣服，俊龙又长高了，旧棉衣再也无法穿上，只好把它补补给弟弟穿。因此，她除了白天忙家务事外，晚上还要在油灯下给孩子们缝缝补补。因为这年年情比较好，加上养的猪大得快，虽然是兵荒马乱的时期，生活并不感到特别艰难。她心情愉快，做事也特别有精神，人家都说她是“正走红运”。

华优志利用秋收后的空闲时间下连州、去坪石贩卖了一段时间的农产品，又从连州和坪石挑了点山里急需的食盐和其他日用品。每次往返虽然赚的钱不多，不过除了能弄到伙食费用之外，还能赚几块零花钱，而且为家里节约了不少的粮食，早起晚息固然十分辛苦，但心里是甜的。

可是这年十一月份以后，局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做生意变得更加艰难了。当时日本在东南亚打了败仗，特别是在广西方面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于是紧缩实力，一些军队从广西桂林、南宁撤到广东坪石。日本军队从道县、蓝山进入临武楚江和汾市，沿途烧杀抢夺。日本鬼子经过的地方，狼烟四起，鸡犬不宁，县城的官员和平民纷纷向山区逃亡，投奔亲友。

在这种局势下，华优志再也无法进行贩卖活动，只好抓紧时间，积极抓紧积肥准耕的事。

这一天，华优志正背着扁担，拿着镰刀准备去山上割草，华德贤匆匆赶来。还在老远地方，他就大声嚷着：“优志老弟，快打转，你这担草割不成了。”

华优志停下来，等他走近才回道：“保长，你这样早就赶过来了，是不是又要我们还乡仓谷了？”

华德贤小跑过来，气喘吁吁地说：“不是，你这都是老皇历了。已经收到的乡仓谷都被日本鬼子烧掉了，县长、乡长都像兔子一样，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他们哪里还会管乡仓谷呢！”



华优志问：“你急成这个样子，这样早就跑来，肯定有什么事吧？”

“我是有事，但不是这个事。你怎么会想起我是来催乡仓谷的？”

华优志说：“你一来，准没好事，不是抓兵就是催粮，我们村的粮基本上交完了，只有欠政府的乡仓谷没还，所以我想你可能是为了这件事而来。”

华德贤很不高兴地说：“你总把我想得那么坏，除了抓兵就是征粮。当然，我是一保之长，上级下了任务，我不得不管，抓兵、催粮是我的主要任务。但我来也不一定次次都是这两件事呀！我老实告诉你吧，昨天夜里日本鬼子分两路从蓝山进入了临武，县城里连夜疏散人口，在山区有亲戚的就找亲戚，没有亲戚的就由县里分配到我们山里来，到底有多少人还不清楚，乡丁要我找各村头面人物商量一下，然后马上到我们螺岭村开个会，动员一下。我们几个人分了一下工，我只负责告诉你和华存松两个，其他远一点的地方，就由保丁和副保长去找人了。”

华优志说：“你找我干什么？你找甲长就行了。”

华德贤笑着说：“你别管，我就找你。你总做一些鬼事，我们要你当甲长，你干了两下就不干了，说要轮流当甲长，每个人当一个月的。谁知道你们村这个月的甲长是谁，反正我只找你。是很紧要的事，马上去开会，日本鬼子都打到我们这里来了，难道还不重要吗？”

华优志笑着说：“哎呀，你也真的是难对付，你去问一下不就知道谁是甲长了吗，你这不是耽误我割草吗？这一担草，明年肥三十株红薯，我起码多十斤红薯，等于增加三四角的收入，全家就可以多吃一餐红薯了。我这不是小气，我们和你不同，我们不下狠做事，就要饿肚子呢。”

华德贤笑着说：“好厉害的算盘，你这担草最多值一块钱，这样吧，我赔你一块钱不就行了吗？诺，你拿起这两块钱，给我老老实实地去开会，算我求你好不好，你总该给我一个面子吧？”

华优志摇摇头，冷笑着说：“我平时总和人家的说，你来了准没好事，不是要我

去做事，就是耽误我做事，反正吃亏的总是我。哎，真倒霉！”

华优志空手返回家里，华德贤马上说：“你在家稍等一会儿，我去叫华存松马上过来，然后到我家去吃饭，你不要走了。”

过了一阵子，华德贤果然把华存松叫来了，华优志要他们坐了一会儿，华德贤说：“走，不坐了，天气这样冷了还吃什么茶，红薯也不要了，过去吃饭算了。”

他们三个一齐到了保长家，他老婆给每人上了杯茶，又抓了一盘烤花生来。

华德贤对老婆说：“神英，快点煮饭，他们都在这里吃饭，总共有十二个人。米也多一点，菜嘛，买点油豆腐就行了，我们不是买了点干虾吗，酸萝卜炒干虾挺好吃的。菜不要放太多盐，最好清淡一点。”

保长的老婆陈神英是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妇女，话不多，但很贤惠。她因为保长在外面沾上梅毒也染上了梅毒，吃了大量的药，丧失了生育能力，她对丈夫不满，却不能表现出来。既然她不能再生儿育女，离婚再嫁也是没有希望了，她认为这一切都是前世缺德，才得到这种断子绝孙的报应。她因此成天很少说话，但人和蔼热情，千方百计地想为来生积点阴功。她对华存松和华优志素有好感，见他们来了，定要尽地主之谊。

陈神英坐了一会儿，对华优志说：“优志，你真有福气，前世积了什么德呀！”

华优志感到莫名其妙，惊讶地问：“嫂嫂，你这话是从何说起呀，我有什么福气？一天到晚做牛做马，还为缺衣少吃发愁，哪里比得上你们呀！”

陈神英摇摇头说：“不能这样说，我没有办法同你相比。”

华优志哈哈大笑说：“神英嫂，你这是故意笑话我，是高个子宽矮子的心吧？”

陈神英回头看了一下，见华德贤有事出去了，就沉重地说：“优志老弟，我刚才讲的是心里话。你对我很好，又是通情达理的人，我怎么会笑话你呢，我自己都没人宽慰，又哪来的资格去宽慰你呢？”

华优志严肃地说：“神英嫂，我真听不懂你是什么意思了。”

陈神英给大家添了茶，自己也喝了口茶，一反平时的沉默寡言，非常激动地说：“是这样，这叫身在福中不知福，我们怎么能同你们夫妇比呀？你和秀英有商有量，生活虽然不很宽裕，总还算比上有不足，比下有余，在今天这个兵荒马乱的世界也该知足了。”

她看了看门外，继续对华优志说：“你们有三个聪明伶俐的儿子，听说你那大儿子叫俊龙，可会读书啦，这就是最大的福气。我和他都是三四十岁的人了，身边无儿无女，将来也不会有了，只不过是人生一世，草生一春，光着屁股来，光着屁股去罢了，这还有什么趣味？”

华存松说：“这也不一定，有天时来运转，一下就来个双胞胎也不一定，你何必这样讲呢。”

陈神英苦笑了一下，摇摇头说：“你不用安慰我，我比谁都明白，我们是不会再生育了，这不能怪天，也不能怪地，只怪他自己到外面胡来乱搞。也是我前世不修，会到这个冤孽，怪我命苦，没有什么可说的。”

华优志笑着说：“德贤就是太聪明了，结果一失足而成千古恨！”

陈神英叹了口气，说：“你们不了解啊，他一天钻来钻去，总想占人家的便宜。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断子绝孙，他现在是有权有势，有吃有穿，那有什么用呀，死了以后谁来给我们修坟挂纸呢，还不是一个孤魂野鬼？他看起来很聪明，实际上是很可怜的，他是一个蠢人，一个自认为了不起的蠢人。我不想讲他，他也从来不会听我的，我不过有一天算一天罢了。”

华优志说：“现今是各有各的难，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看来有权有势、有吃有穿也不一定快乐啊！”

陈神英强忍住眼泪说：“所以呀，我说你有福气是心里话，你们暂时没有我们那么多钱，可钱是人做出来的，有了有用的儿女还怕没钱吗？不是说有子穷不久吗，

我说比不上你，这是千真万确的呀！”

华存松点点头说：“优志，你的确是人在福中不知福，神英讲的是对的，你比起我们来，算是有福气了。当然，三个儿子还没长大之前是会有点困难。”

陈神英站起来说：“你们坐一会儿，我去煮饭了，大家都是有事做的人，饭要开早一点。”

华存松说：“有水吗？我去给你挑担水来。”

陈神英回答：“有，现在天气凉了，也不大损耗水了。你们看，十二三个人吃饭，每个下半斤米够吗？”

华优志说：“这就要看菜怎么样，菜多的话就差不多，如果菜少，就可能不够。”

陈神英说：“没有什么菜，你们知道，我们这山上，离墟场又远，有钱也买不到肉，人家总不会为你一个人要买肉替你去杀猪呀，只有买点水豆腐，我看给每个人一个盐蛋吧。”说完，她就去准备了。

华优志对存松说：“你看，今天开会会有什么结果？”

华存松说：“我看不会有什么结果。大家都穷得要命，又没有枪，没有子弹，怎么去对付日本鬼子？老蒋几百万军队都节节败退，我们有什么办法呀！至于几个乡丁、保丁背的那几支吹火筒，平时是用来欺负老百姓的，要打日本，根本没有作用。”

华优志说：“这倒不会错，我担心的是他们又趁机摊派要我们去搜刮老百姓，那就为难了。”

华存松说：“哎呀，我倒还没有想到这层。不过，这也为难，现在连今年的公粮还收不上，哪能又另外去摊派呢？不怕讨债的阎王，就怕没有钱的小鬼，老百姓割皮没血出了，你能拿他怎么办？正像我们村子里的土地宝说的，‘要钱没有，要

命有一条，无非把我抓去杀了，你还要出安葬费；把我关着，你要贴米饭钱。’要是会到这样的穷光蛋，你就没有办法了。”

华优志吃着花生，喝着茶，又从壁上取下水烟筒吸了口烟，然后把它递给华存松，华存松摇了摇头。华优志凑过去说：“我看他们玩不出什么新花样，无非借抗日的名义向老百姓多要点东西，仗已经打了七八年了，他们把老百姓的东西都刮光了，这点他们不是不清楚，仍是苛捐杂税不止，不仅不止，还越来越苛刻，老百姓已经很讨厌政府了，要他们去‘乐捐’，老百姓会肯吗？平时从来不考虑老百姓的死活，日本人来了又去找老百姓商量怎么办，他们会理你？我看不管今天他们怎么讲，我们就以不是甲长为由，能推脱就推脱，推不脱的，我们就回去告诉甲长，要他想办法。一句话，我们做不了主，管不了事，让他们怎么说都行。”

华存松笑着说：“是，只有这个办法可想了。”

这时，华德贤提了一只大洋鸭来，后面还跟着副保长和保丁。他对保丁说：“你去帮助我老婆把这只鸭搞干净。”

华仁政是华德贤一手提拔的副保长，他牛高马大地又在军队里混了几年，他虽然文化很低，但是有一张利嘴。他走进来，见华存松和华优志正高兴地笑谈论着，就走近说：“你们讲得那么起劲，有说有笑的，一定有什么好事，讲大声一点让我们也听听，不要两个人切切窃窃私语。”

他一边说，一边从衣袋里拿出一盒百乐门香烟，抽出两支递给华优志和华存松，然后微笑着说：“德贤哥，这烟不大好，你肯不肯赏脸来一支？”

华德贤说：“仁政老弟，发了几个钱财了，这样好的烟还问我要不要，真是岂有此理。要，最好是拿一盒给我。”

“你也吃得咸了，一支还嫌少，要一盒，可谁叫你是保长呀，要一盒就给一盒。”华仁政马上从衣袋里掏出一盒烟给保长。

华德贤接过来看了一下，笑着问：“你这是不是假货？这种烟很难买到真货。”

华仁政笑着说：“你这个人呀，真难伺候。不给你抽吧，你一定会怪我不尊重你，给你抽吧，又怀疑是假货。抽一支试试吧，把那盒烟给我。”

华德贤赶快把烟塞进衣袋里，笑着说：“假就假吧，抽了它再说。你将来搞到了真货，再多给我两盒是一样的。”

华仁政说：“你看，这还没有抽完就又向我要新的烟了。你这就是得寸进尺、贪得无厌了，下次无论如何也不一盒盒送你了。”

华德贤笑着说：“那好啊，以后不送我一盒盒的，决定送我一条条的了？那我就先在这里表示万分感谢了。”

华优志听了，笑着说：“仁政，你千万不要跟他斗。你尽管走南闯北几年，也能说会道，斗法你还是斗不过他的。”

华德贤一本正经地说：“仁政，你觉得怎样，优志老弟的话不错吧？”

华仁政苦笑着说：“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定规，谁讲都有理。不过正像俗话说的那样，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现在是强权即公理的时代，谁有权有势，谁就有理。我没法斗过你，因为你是保长，我是副职，正像军队里的士兵所说的那样，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

华仁政笑着说：“不过话又说回来，不是你提拔我，我可能回到家里后，就再也抽不起任何香烟了，更不用说抽百乐门了。这样说来，我送你一两条烟也是小事一件。不过，老弟也有困难，一条条地送还是有为难之处。但我可以向你保证，只要我有烟抽，就有你抽的。只是我没有烟的时候，你也别忘了赏给我几条烟过过瘾，如果能够那样，我就感激不尽了。”

华存松笑着说：“你们别在这里磨嘴皮子，我这支烟快抽完了，谁给我们过过瘾才是正道理。优志，你说呢？”

华优志笑着说：“这就要看他们大方不大方了，他们不给，你能怎么样，还不是老老实实坐旁边看光光。我们是穷人，根本买不起这么贵的烟，还是买点烟丝抽

水烟筒的好，这叫安分守己，知足常乐。你没有钱，又想要好的，那是痴心妄想。”

华仁政点点头说：“说正经的，我也应当向优志学习，我家里也不富有，勉强维持生活，花钱去买香烟实在划不来，像优志这样老老实实吃点水筒烟，可以节省不少钱，我们也不能跟有钱的大老板去比。”

华德贤说：“我看不见得。眉毛嘛，你剃是这样长，不剃也是这样长，你不抽香烟，也不一定能发财。我说呀，今朝有酒今朝醉，吃进去就是好。古人说，天生我材必有用，你八字好，怎么用也会有用，你八字不好，怎么节约也是白搞。”

华存松不同意华德贤说的，又不好直接去反驳他，就笑着说：“这话也有道理，我和优志一样，挣钱就是多一分也好，花钱少一分都要计较，可是到头来还是穷得可以。有些人，他们是花钱如水，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照样年年有余，越过越富。可是话又说回来，像我们这样的人，如果要跟有钱人去攀比，就非挨饿不可了。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不会打算一世穷。吃在肚里，死在路里。这些话就在告诉我们，人还是精打细算点好，只顾眼前花也有问题，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所以呀，还是各人从自己的条件出发比较好。”

华仁政说：“是这个理，我就搞蠢了，打肿脸充胖子，没有钱还买香烟抽。以后不这样干了，也像优志哥一样，想吸烟就吸水烟筒。门外摆架子，家里盖帐子的事干不得！”

华优志等了很久，觉得很无聊，就对华德贤说：“保长，你把我们拉来开会，搞了半天人还不来，只晓得在这里扯乱弹，我不如回去割担茅草好。我不到你这里吃饭了，我要回去了。”

华德贤不高兴地说：“那不行，今天有很重要的事，乡长和县党部的干事都会来，他们来了，你们都走了，我怎么办？已经约好了，他们坐马来，大概快到了。你优志老弟就这点不好，那么性急干什么呀？你给我坐下，他们一来就吃饭了，你们还要陪上级的官员喝杯酒呢。”

华存松摇头说：“现在兵荒马乱，老百姓饭还吃不饱，官员一到就是饮酒作乐，

花天酒地，这叫什么呀！”

华仁政说：“你有什么办法，现在就这个风气，你一个人想改也改不了的。”

“对，这话算讲到点子上了。”华德贤称赞地说。

他吸了口烟，然后悠然地说：“你们以为我喜欢这么干吗？错了，我也讨厌这吃吃喝喝，但我又不得不去那样做。就像今天吧，他们来了，我买不到肉，就只好买只大鸭子招待他们。他们这些人都是有钱人家出身，他们从小就吃鱼吃肉，穿的是丝和绸，你不给他吃好喝好，他们就说你不殷勤，甚至怀疑你故意怠慢他们，有朝一日借一个名堂就整你一顿，你是有口说不清，有状告不成，那就难啰！”

过了一阵，各村的甲长先后到了，房子里的座位陆续坐满。见面以后，大家都不免互相寒暄几句，寒暄过后就打听今天开会的主题。

华德贤吩咐副保长把后来到的人带到另外一间房子里去，只有一小半的人在客厅里。华优志对华存松说：“我们也到那边去吧，前客让后客嘛。”

华存松也说：“是的，过会儿乡长和县里的人来了，这里也坐不下。”

华德贤说：“你们坐你们的，他们来了再说嘛。不过我倒要劳驾你们一下，存松给我扫干净这个客厅，桌面也抹一下。”

华存松说：“这没事，我马上就动手。”说完他就去火房拿来了扫把。

华德贤又笑着对华优志说：“优志，听说你很会炒菜，今天就请你帮我老婆炒下菜，你看行吗？”

华优志笑着说：“你那是听说，我可并不会炒菜。我们穷人家炒菜比较容易，书上说，饿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我们是以吃饱为准。乡长和县里的官员是吃惯了好东西的人，他们的口味跟我们可不大相同，这就难办多了，而且那么多人，更是众口难调啊！”

“你这个人呀！”保长不以为然地说，“求你做件事，总是说三道四的，书上不



是也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我吃过你做的不少菜，觉得咸淡恰到好处，十分可口。你不要管他是什么人，你觉得可以就行了，哪有那么多的天文地理，他们不肯吃，我们不就可以多吃一点吗？”

华优志见无法推脱，就卷起衣袖进火房炒菜去了。

菜还没有炒好，保长和副保长就把乡长和县党部的头目迎进了客厅。

华德贤抓紧机会对自己的上级大献殷勤。他首先摆正椅子，让上级坐定后，又恭恭敬敬地上了茶，接着给他们递香烟并亲自为他们点燃，然后从房里端出花生、红粟、南瓜子、糖炒豆和在当时十分难得的一碟冰糖。

他把这些安排好以后，就对在两旁站着等候的甲长们说：“大家注意，我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县党部的执行委员马荣先部长，他主管执法工作，他是第一次亲近我们保，今天他风尘仆仆来到这里，我们真是三生有幸啊！以后大家跟着他接触时，叫他马部长就是了。

马荣先站起来，向大家拱了拱手，笑着说：“承蒙接待！幸会！幸会！”

待马荣先坐下，华德贤又走到乡长唐仁天面前，侧立着对大家说：“这位是我们乡的乡长，他的大名大概大家早就知道。哎呀，还有人不知道？真是井底之蛙，井底之蛙。他的大名是唐仁天，是仁爱的仁，天下的天。他过去来我们保视察过，今天他是陪马部长来指导工作。”

唐仁天也站起来拱手对大家作揖，一边笑着说：“今天是马部长来我乡我保指导紧急的重大工作。我过去路过这里几次，没有机会同大家一起开过会，我感到有愧，特向大家道歉，道歉！今后还望各位甲长助我一臂之力。”

华德贤还想向大家一一介绍一下甲长，马荣先说：“我看这样吧，今后我们还要一起工作一段时间，自然就会熟悉了，你这样介绍一下，我们也很难一下记住，一回生，二回熟嘛，何必多此一举呢。”

唐仁天说：“对，就按马部长的指示去做。我们马部长是第一次爬这样陡的山，

辛苦了。好多事也是一两句话讲不清楚的，我看还是民以食为天，吃了饭后再说吧。”

华德贤笑着说：“对，对！千事万事，吃饭是大事。喂，仁政，菜炒好了没有？快，你去火房看看。”

华仁政回来告诉华德贤：“差不多了，就差一个汤还没弄好，可以马上开饭了。”

华优志走出来，向保长报告：“有几桌？怎么安排法？”

华德贤大声地宣布，甲长和乡丁由副保长奉陪，到右边的厢房里吃饭，马部长和乡长就在客厅里吃，由他和他的夫人陈神英奉陪，华优志和华存松也在客厅就座。

华优志把各道菜端来，热得满头大汗。当他端来最后一道蛋卷豆腐汤时，华德贤要他坐下，陪马部长和唐乡长喝酒。华优志笑着说：“你们先吃酒，我把汤给厢房送去，马上就来。”

华优志上完菜，洗了脸，穿好衣，大大方方走出来时，客厅里已经酒过数巡。

华德贤笑着说：“今天辛苦了。今天好菜不多，主要是小菜，你却做得还可以。首先我敬你一杯，然后你就陪部长和乡长尽兴喝几杯。”他又回过头来笑着对马荣先说，“这就是我同你说过的华优志，今天的菜就是他做的，我认为还可以，是不是合你们的口味？”

马荣先看了华优志一眼，称赞道：“你的手艺不错，连小菜汤都做得有滋有味，不容易啊！如果将来打完战，你到临城开个小饭馆，我保证你发大财。我没想到在乡下还会有这样的炒菜能手，不差，不差！”

华优志不好意思地说：“过奖，过奖！你们感到还吃得进，是因为走路辛苦，肚子有点饿了，这是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并不是我会做菜，是你们爬山路帮了我的忙。”

乡长唐仁天说：“不完全是这样，的确还可以。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还是你的手艺使我们大饱口福！”

华存松站起来，笑容可掬地说：“马部长，我在这里借花献佛，先敬你一杯。”他举起酒杯一饮而尽，然后用杯向着马荣先部长，意思是请他赏脸。

马荣先摇摇手说：“不用了，一则我早上吃空肚酒太容易醉，一醉则昏，昏则乱，自古饮酒多误事，吃完饭后马上就要开展工作。这第二呢，抗战七八年了，老百姓也搞得很苦，年年要饿死一些人，我们吃得面红耳赤，跌跌撞撞，老百姓当面对面不讲，背后却骂娘，你要他们去打仗，他们会心甘情愿吗？所以呀，这酒是不能多喝的。当然，你们要喝，我不扫你们的兴，敬酒嘛，就免了。至于唐乡长怎么样我不管，他自己做主。”

唐仁天站起来说：“刚才马部长讲得极好，现在是国难当头，我们不能搞得太过分，可以喝一点，但不能每喝必醉。我看是不是大家一起喝完这一杯就都吃饭，吃了饭，马部长还要同大家训话，布置当前的工作。等我们打完了日本，再来痛痛快快地喝一杯，那才有意思呢！”

华德贤原想在喝酒的席面上露一手，展示他的英雄海量，见上级这样讲，就趁机说：“我说呀，恭敬不如从命，马部长和唐乡长都把话讲到这一步了，我们就干起这一杯吧！”

大家喝完后，马荣先笑着说：“唐乡长，这杯酒就请你帮忙了。”

唐仁天二话没说把杯拿过去一饮而尽，然后笑着说：“我就感谢马部长恩典了。”

马荣先要起来自己去盛饭，华德贤哪里肯要马部长亲自盛啊，他马上站起来按着他说：“马部长，到我这里吃饭，哪能劳你亲自去盛饭呀！我来，我来。”

马荣先也不推辞，笑着说：“那就劳你大驾了！其实我在家基本上是我自己盛饭的，今天倒是真有点累了。”

大家吃过饭后，保长又亲自给马部长和乡长分别用铜盆打来热水，又特别给他们每人一条新毛巾，还拿出自己也不敢轻易动用的香皂。待他们洗好坐定之后，又端来红茶、红粟和冬瓜糖。

一阵闲聊之后，马部长就吩咐保长召集甲长们到客厅里开会。

大家坐定后，保长首先向大家说：“今天，我们县党部的马部长和唐乡长风尘仆仆地来到我们保接见大家，我们真是三生有幸，是我保的光荣！你们知道，县、乡两级的长官来我们这里开这样的会还是破天荒第一次，这使我们都感到无比光荣，是我们的荣幸和福气，我在这里再次对两位长官表示欢迎和感激，我们保证把今天的会开好，听从长官的教诲，把工作干好！现在请首长训话。”

马荣先示意要唐仁天先讲，唐仁天笑着说：“马部长是代表县党部来我们乡指导工作，对上级的精神领会透彻，水平又高，理应由马部长先进行训导，我们老老实实在按您的话去做，哪有我先开拙嘴的道理呢？”

马荣先在大家敬畏的目光中走到前面，得意地笑了一下，然后拿出香烟，用打火机“咔”的一声点燃烟。

华德贤毕恭毕敬地搬来一张大的木椅放在他的背后，说：“部长，请坐下讲。”然后又同副保长抬来一张小方桌，在上面铺上床新的垫单，陈神英端来一大杯茶。

马荣先也不推让，一屁股坐下，准备发表他的宏论。他首先环顾了一下大厅，然后喝了一口茶，见鸦雀无声，心中很是得意。他开始一本正经地说：“今天是农历十二月月三日，按阳历，应当是‘民国’三十三年了。抗日已经七年半了，从‘民国’二十年日本鬼子占领东北三省算起，我们同日本人打了快十四年的战了。战争打了这样久，还要多久才能打完呢？”

他停了一下，看大家没有回答，就很自信地说：“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说，战争就快打完了，日寇就要完蛋了。这个‘快’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多则一年，少则半载，日本快要完了，但还没有完。我们今天这个会就是在这个时候开的，所以大家一定振作精神开好这个会，准备用实际行动去迎抗日战争的胜利！”

华优志举起手，马荣先笑着问：“你有什么问题？你先说一说吧，不过要简单点。”

华优志笑着说：“日本快要完蛋了，为什么还进攻临武呀？不是说日本鬼子正从蓝山那边打过来吗？”

马荣先笑着说：“不要慌，我今天这个报告你听进去了，什么疑问都会烟消云散的。事情是这样的，中国的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发动二次大战的主要国家是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现在意大利的头子已经完了，德国也处在四面包围之中，红军的攻势很猛，直指希特勒的老巢——柏林去了。欧洲那边一打完，就会一齐来打日本，日本就会土崩瓦解，这就是我说的‘快了’的意思。正因为欧洲没打完，日本还在中国兴风作浪，不过这是最后挣扎了，那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的。”

马荣先喝了口茶，继续说道：“日本人到我们临武来，并不代表他们有什么了不起，而是已经非常困难了。你们知道吗，日本近来在太平洋打了败仗，日本本土挨了美国的轰炸，在缅甸方面也打了败仗，中国的远征军正从缅甸和广西方面压来，日本顶不住了，于是就收缩兵力，把兵力撤回到粤汉线来，也就是向广东和湖南方面靠拢。日本到临武来，是败退时路过我们临武，这已经是他们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马荣先又喝了口茶，点燃一支香烟，环视了一下四周，观察大家对他的讲话的反应，当他发现大家都在洗耳恭听，心中满是自豪。他很自信地像教师教育学生一样地说：“敌人是死定了，日子不长了。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敌人是不会甘心失败的，他们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们一定会做垂死挣扎。正因为他们绝望了，所以就特别疯狂。据军管区那边传来的消息，日本鬼子把在战场上失败的仇恨成百倍地发泄在老百姓身上，只要是他们路过的地方，就草木不生，鸡犬不留，破坏性特别大，他们到哪里，就杀人放火，猪肉吃不完，就专吃肝和腰子，猪婆肉不吃，也要开枪打死。他们强奸妇女，年轻的找不到，七八十岁的老太婆也不放过，他们强奸以后，就一刀捅死。真是一群疯狂的魔鬼，是专门害人的妖怪。这就需要我们大家特别注意，我们临武没有正规的中央军，只有人数不多的自卫队，根本无法同他们交手，我们只能采取避而远之的办法。首先把县里政府人员撤到山区来，把城里的老百姓疏散到乡下去，动员日本人可能经过村庄的男女老少撤到另外地方去。”

马荣先讲到这里，觉得有点难为情，就变换口气说：“这样说好像有点畏敌如

虎的味道，但实际上这也是最聪明的办法。你们想想看，几百万中央军还打不赢的日本鬼子，我们惹得起吗？我们的自卫队同他们交手硬拼，还不是鸡蛋碰石头，肉包子打老虎？我们忍一忍，让一让，让日本鬼子过一下我们县，等到日本鬼子的末日到了，美国人和俄国人打过来了，日本人就完了，我们还不是一样地分胜利果实，你们说，是吗？”

唐仁天笑着说：“这个办法很多人不理解，认为这不够英雄气概，一定要同日本人拼一拼才好。这实际上是保存自己体力，等待时机，坐山观虎斗，巧收渔人之利的策略，这叫大智若愚，大勇若怯。你们说是不是呀？”

华优志笑着问：“听你们讲好像有点道理，如果俄国、美国也这样想，日本人岂不是可以到处横行霸道了吗？我看还是要给日本人一点颜色看看才行。”

马荣先回答：“我们在台儿庄、平型关、昆仑关和缅甸不是给了日本颜色看了吗，为什么一定要在临武给他颜色看呢？不管怎么说，日本人是死定了，他们是秋天的蚱蜢，长不了了，他们现在也是兔死狐悲，日本的两个伙计完蛋了，他们还长得了吗？一只老虎快死了，到底是我们亲自把它打死好，还是让人家去打死它好呢？我说呀，只要老虎死了就行了，又何必去玷污自己的手，这也叫‘君子动口不动手’，就让美国佬和俄国佬去收拾他们吧，我们只要最后胜利，这就行了。”

唐仁天笑着说：“刚才讲的，实际上也是老蒋借刀杀人的办法，老蒋经过南京和武汉会战失利后，就想出了这个借刀杀人的计策来，共产党说他是消极抗战，实际上他们是不了解老蒋的大智大勇。大家一定看过《西游记》，《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打不赢妖怪的时候，就请观世音来帮忙，你不能说孙悟空没有本事，这个办法叫作借佛擒妖。我们也是借美国和俄国来打日本，是借刀杀人，这是最聪明的办法。”

马荣先说：“刚才唐仁天把蒋总裁说成‘老蒋’是不严肃的，在私下里谈话说笑，在庄严的场合说老蒋什么的就不好了，希望大家注意。”

唐仁天感到问题严重，马上站起来检讨：“刚才马部长训导得对！我这个人就是太随便了，把蒋总裁说成‘老蒋’，这是很不认该的，我特别在这里做出检讨，做出检讨，感谢马部长的指正，指正！”

马荣先听后，点头说：“知道错了，改了就好，唐乡长也不要放在心上。不过最好不要说漏了嘴，俗话说，祸从口出，不能不谨慎一点。”

马荣先喝了一口茶，继续说：“还是言归正传，再讲一讲怎样对付日本鬼子的事。日本这次路过临武，没有坦克也没有汽车，因为我们这里根本没公路，就算有，那个家伙也来不了，他们只有骑兵和步兵。他们这次不是胜利进军，而是被迫撤退，但摸不清中国有没有伏兵，所以总是白天行军，晚上扎营，不敢乱跑，目标是往粤汉铁路靠拢，想打通衡阳到广州这一段铁路，所以不会在我们临武驻军，我们只要不去打扰，他们是不会到我们山区来作战的。因此，对我们这个县来讲，凡是日寇可能经过的地方，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日本人一过去就没事了，当然，他们经过的地方肯定会遭殃的，房子会被烧掉，许多坛坛罐罐会被打掉，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虽然走也有困难，但不得不走，我今天向大家讲明白，凡是城里或平阳地方的人跑到我们大冲山区来了，大家一定要欢迎，要想办法安排。是亲戚的好办，不是亲戚的也要安排，要把空房借出来，粮食和盐有困难也要千方百计加以解决。同时还要明白，日本人这次是路过，据说有两三个军的兵力，他们从桂林方面行军到坪石，一路上风餐露宿，走得不会很快，每天大约六七十里，估计十天左右才能过完，所以我们这里至少要做半个月以上的打算。还要估计到的是，在最前面走的是日本鬼子的精锐部队，他们是打先锋的，烧房子的可能性很小，因为他们在前面把房子烧掉了，后面来的家伙就没有房住了，所以最要防的是日本鬼子的后续部队，最后一批日本人是专门杀人放火的，对于这些家伙，我们要采取敌退我追的办法，派些小股的游击队截他们的尾巴，躲在路边的山窝里打麻雀战，放冷枪，打死一个算一个，打死两个是一双。后面的尾巴是不敢同我们久打的，打得越久，他们离大部队越远，就越有可能被我们消灭，所以他们的斗志很弱，我们放几枪，就算是‘送瘟神’。”

马荣先讲到这里，再一次环视了一下大家，他显然为自己的高论感到得意。他又悠然自得地点燃了一支香烟，狠狠地吸了两口后，提高声音说：“我刚才已经讲了，日本鬼子这次路过我们这里是失败撤退，再也没有当年占领南京、武汉时的神气，他们就快被打败了，而我们正处于黎明前的黑暗时期。仗打了七八年了，老百姓已经受了很多苦，现在不得不再受一次苦难，这点我是应当向大家讲清楚的。另

一方面，为了渡过这最后一关，我们必须精诚团结，把日本人经过地方的老百姓疏散好。现在有许多人上山来，我们要做好准备。那么日本鬼子要在临武住多久呢？据军管区估计，大约有三个军要从这里撤退，时间大约是十天到半个月，他们不能坐汽车和坦克，主要是步兵和少量的骑兵，这里没有正规的中央军对付他们，但他们知道中国老百姓恨透了他们，也会有一些自卫队来袭击，于是白天行军，天亮起身，夜晚扎营，你不去主动袭击他们，他们一般不会来进攻山区，所以大家不必惊慌，我们可以打游击，抢他几匹马，缴他几支枪，千万不可同他们硬拼，只要保存了实力，一切都好办，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全部意思。”

他说完后看了看唐仁天，客气地说：“唐乡长，你还有补充意见吗？请你跟大家说说。”然后他起身拿起桌上放的那盒烟，往衣袋里一塞，就坐到背后为他准备的躺椅上去了。

唐仁天笑嘻嘻地走过来，给大家拱了拱手，慢条斯理地说：“首先，我们要感谢马部长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报告，他从战略的高度，是的，是从中国和世界战略的高度分析了日本三个军经过我们这里的原因，提出了英明的对策，水平很高。我要说明，我是完全拥护这个难能可贵的报告的，我没有什么可补充的，因为马部长已经讲完了。我刚才在下面听到有人问为什么日本人不从湘桂铁路撤退，偏要从我们这里经过呢？”

他显然想让大家思考一下，然后作答。他若有所思似的喝了口茶，定了定神，接着用很坚定的口气说：“日本鬼子早就想打通粤汉铁路了，他们很早就占领了广州和武汉，去年又占领了衡阳，可是乐昌以北和郴州以南却还掌控在中国人手里，这就使他们南北不呼应，他们要占领这段铁路的咽喉地段，这一段恰好是五岭丘陵地段，山高路险，他们的坦克和汽车来不得，骑兵也很难行走。这里虽然没有正规的军队，但有粤北游击队和湖南游击队，把铁路破坏了，他们奈何不得，现在他们想占领这个地带，打通粤汉铁路。但是他们日本在太平洋打了败仗，加上东南亚也打了败仗，抽不出兵来占领这一带，所以只好把缅甸方面残留的部队撤过来。本来是可以从湘桂铁路方面走的，可是湘桂路被破坏了，通不了车，所以只好从桂林方面走路过来。从桂林进入蓝山，到坪石是一条近路，这就非得从临武经过了，道理



就在这里。”

他用总结的口气说：“总而言之，正像马部长刚才所讲的那样，日本鬼子从临武经过，不是一次胜利的进军，而是一次失败的大撤退，是垂死的挣扎，是彻底倒台之前的一次退缩。我们没有理由恐慌，反而应当感到高兴。”

马荣先用嘲笑的口吻说：“我们能为日本人到临武来，感到高兴吗？”

唐仁天听后，面上大为失色，苦笑着说：“我刚才把话讲错了，没有把意思讲清楚，很对不起大家。我的本意是说日本快失败了，我们快胜利了，应当感到高兴，并不是说我高兴日本强盗到我们县来。我在这里再次感谢马部长的光辉指示，更感谢他对我讲话不妥的指示。我讲错的话算作放屁，大家当没听见就是了。”他回过头来又对马荣先说，“马部长，你还有什么要训示的吗？”

马荣先摇摇手，依然悠闲自得地抽着烟。

唐仁天转向华德贤，向他点点头，笑着说：“保长，看你怎么布置？”

华德贤笑着走过来，向马荣先和唐仁天先点点头，然后对大家说：“今天有幸听了马部长的精明分析和语重心长的教导，使我们茅塞顿开，这是我们的福气。首先，再次对马部长表示感谢。其次，唐乡长对马部长的光辉讲话做了很好地发挥，使我们更上一层楼，在这里也同样致敬。”

华德贤环视了一下四周，接着表情严肃地说：“各个甲长一定要听从首长的训导，把疏散人口的工作干好，不完成任务誓不罢休！”

马荣先听了华德贤华而不实的讲话并不是很高兴，但考虑到自己和亲属都将来这里避难，也不好得罪这个地头蛇，就站起来笑着说：“华保长，你的意见很好，我非常感谢。不过我看还是让各位甲长谈谈他们的意见，他们才是这里的土地菩萨，不管县里还是省里来的哪路神仙，都得问问他们呀！”

华德贤连忙站起来说：“是的，神仙下凡问土地，这些土地菩萨是很重要的，没有他们是不行的，还是我们马部长站得高，看得远。好的，我看大家按马部长的

英明指示办，看看谁能拿出好的主意，来欢迎县里面的光临吧。”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想先发言。

马荣先走到华优志身边，笑着对他说：“你的菜煮得很好，我很满意，你应当也有很好的意见来欢迎我们吧！”

华优志看到马荣先的亲热劲觉得很不好意思，就站起来憨憨地笑着说：“马部长，我是一个拱草根的农民，哪有什么好主意呀！你要我炒一两道家常菜还马马虎虎，要出主意我就没办法了，你还是多听听其他人的意见吧。”

马荣先热切地说：“哎呀，我就想听听你的意见，你第一个就给我封了门，其他的人还会讲吗？随便说说吧，讲错了也没关系，不过是各抒己见而已！”

华优志无可奈何地说：“既然这样，我就随便讲几句。首先，日本鬼子来了，有亲戚朋友要来我们山区，我们会尽最大努力来安排他们的生活，一定做到有饭大家吃，有酒大家喝。如果我们拿不出像样的东西来招待，也不要怪我们舍不得，因为我们山里人本来就苦呀！其次，县里的长官来了，希望教育你们的部下能够体验山区老百姓的艰难，原谅招待不周或者失礼的地方。你们大概也知道，山区虽然没有直接参加抗战，但长期的抗日战争，山区人民交粮征兵也负担不轻，光我们那个小小的村庄，就有六个人当兵打仗去了。”

马荣先问：“你们村有多少户人家？”

“我们村有十一户人家，五十四个人，平均每两户就有一个当壮丁的。”华优志答道。

马荣先听后，认真地说：“你提的两条意见就好嘛，实际上你这两条意见就是要老百姓尽力而为，要政府官员体恤百姓。一句话，军民团结，共赴困难。”他转过头问唐仁天，“唐乡长，我们这次有多少人要疏散到这里来？”

唐仁天马上站起来汇报：“报告马部长，到底来多少人还无法准确计算，大概是五十人以上，一百人以下。至于来投亲靠友的人，估计会有上千人。”

马荣先对唐仁天说：“那么多人一下来到山里，也无法判定要待多久，吃饭是个大问题，这里的人一向缺粮，你看怎么办？”

唐仁天站起来说：“报告马部长，日本人来得突然，他们也没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来，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来得及进行深入研究，不过我想这个问题也好解决。”

马荣先笑着说：“你尽讲些鬼话，日本人怎么会告诉你什么时候来呀！现在日本人来了，你怎么办？”

“报告马部长！”唐仁天严肃地说，“我是这样想的，日本人的路线是要经过山下的平阳地方，也是我们这里主要的产粮地方，在我们乡公所附近有两个乡仓谷，有几百担粮食，秋收以后，我们就把放出去的乡仓谷陆续收回了，到现在我们总共收回了八百多担谷，都堆在大仓库里，日本人一来，我们不事先运走，就会成为日本人的粮草，不如马上发动民众把乡仓谷挑到山里来，这样不就解决山里人的吃饭问题了吗？”

华优志笑着说：“把这些谷放在哪里呀？我们这里可没有这样大的仓库哟。”

唐仁天拍了一下后脑勺，冷笑着说：“我怎么没想到这个问题呀！”停了一会儿，他马上补充道，“我看可以借私人的散仓装一下。”

华德贤笑着说：“如果私人吃掉了怎么办？万一老鼠吃掉一些，又由谁来负责？”

马荣先点点头说：“说得有道理，是不是可以这样，我们提前把乡仓谷放出去，不过今年到明年九月不计利息，到时候还本就行了，这样就可既达到转移粮食，又达到解决山里人的吃饭问题。”

这样一来，山里人口吃饭的问题就得到了解决。村民们开始挑谷仓，为城里的老百姓撤到山区做准备。

## 五十三

战争年代，兵荒马乱，传说纷纭。华优志带领全村群众挑乡谷仓的第三天，日本兵就从广西经过道州、蓝山县进入了临武西区的楚江。日本人是在战场不利的情况下向粤汉铁路方向收缩兵力的，一路上虽然没有受到中央军的堵击，但是行军还是相当谨慎，先头部队一般是太阳出山出发，太阳落山前就扎寨安营。湖南粤北一带虽然没有国民党的正规部队，却有共产党的游击队，一到晚上，日本军队就不敢轻易行动，直到农历十二月初九才经过牛头汾的地界。

临武县是一个偏远的小县，没有公路，日本军队的汽车无法通行，军队只有步行或骑马，军用物资只能靠人挑马驮，行动自然非常缓慢。他们经过的地方，老百姓都闻风远逃。

马侯山上的各村住满了从县城平阳地方逃难来的人。九月初十，范卓云老师召集家长开了一个小会，向家长们介绍了每个学生的情况，然后表示感谢。

他深情地说：“各位家长，在这国难当头的年代，你们还把儿女送来读书，这是很难得的。正是你们这片好心，使我这个有家难归的人得到一个容身之地，这是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呀！好心总有好报，你们的子弟这一年都有很大的进步。特别是俊龙同学，表现更是突出，我看呀，这孩子天分不低，又肯努力，如果将来有机会深造，一定能成为有用之才的，当然这里也要特别感谢优志先生教子有方。其他的孩子也都不错，每个人的情况我都向各位家长介绍过了，这里就不再重复，更详细的情况我和王雅正老师会分头到你们每个家里做更详细的汇报，同大家交换意见。至于明年是不是依旧办这个学校，由你们商议决定，我不好说什么。不过我还是希望你们能把它办起来，教育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如果大家觉得我们还合格，我们希望继续为大家效劳！”

范老师讲完后，家长们都对两位老师表示感谢，由华优志出面把一年的学费全部交给了范老师。然后各位家长陆续回家，王老师把他们送出了学校大门。

华优志看大家都走了，又从身上拿出两块银元，恭恭敬敬地送到范老师手里，

感激地说：“范老师，王老师，这两块银元是大家的一点心意，本来应当多拿一点，你们也知道大家都很难，所以只好请两个老师谅解。这两块钱是这样的，按理，年终送老师回家，应当先请老师吃餐饭，再送点礼物。可两位老师无家可回，现在又兵荒马乱的，就只能请你们在山里过年了。这两块钱就由老师随便买点过年的东西，我们大家已经约好了，过年的时候再请你们到家里去过个苦年。不，你们一定要接受下来，不然我不好交差，总归一句话，礼轻情意重啊！”

王雅正老师笑着说：“既然你这样讲，那就却之不恭了。”

范老师转过头来对王老师说：“家长们不容易，他们起早贪黑忙个不停，我原以为能把学费交清已经够好了，又外加了这份礼，我们愧不敢当啊！”

华优志听他这样说，就接过话说：“哪里愧不敢当，实际是我们拿不出手。正像我们都看到的那样，大家都有困难，但再难，送先生回家的薄礼是不能少的。”

正当优志准备回家的时候，俊龙匆匆赶来，还没进学校门就大声地说道：“范老师！王老师！爸，我妈说要你一定请两位老师到我们家去吃餐饭。你刚走不久，舅舅就叫冬才老表送来了几斤野猪肉。他们昨天在山上套着一头一百多斤的野猪，趁这个机会，就请两位老师一齐到我们家去。”

华优志喜出望外，高兴地对两位老师说：“你们都听到了，就这样吧！”

俊龙听也说：“范老师，王老师，你们就同我爸一起来，我先走了。”俊龙转身跨出学校的大门，飞也似的跑回家去了。

王雅正从火房端出两杯热茶，笑着对华优志说：“喝杯茶吧，坐一会儿再走。”说完，她就进卧室梳头去了。

华优志和范老师一边喝茶，一边感慨地说：“范老师，有些事情好像是天意！早几天我家秀英就说在放假之前要请你吃餐饭才对，但是这几天日本鬼子要从我们这里过，山下的人纷纷逃难上山，我们山上的人不敢轻易下山去赶集，就把这事耽搁了。谁晓得我外家哥哥套着了只野猪，成全了我们全家的心愿，你说是不是天意

呀！”

范老师笑着说：“不是天意，是你们全家有个热心肠，是你们的深情厚谊！”范老师喝了一口茶，严肃地向优志说，“优志兄，你说说看，大家对日本鬼子路过临武有什么议论？”

优志认真地说：“唉，怎么说呢，现在大家恨日本鬼子，也恨中国人没用。那么大的一个国家，那么多的人，怎么会对付不了一个小日本呀！日本人一来，平时凶神恶煞的官老爷跑得比兔子还快，真是见鬼了，中国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呀！”

范老师微笑着，对华优志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心想该怎么回答眼前这位山沟里的农民。他站起来向前走了几步，然后点头说：“你说得对，该恨中国人没用！不过最没用的还是那些当官的人，他们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把中国糟蹋成今天这个地步。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有用的中国人也多着呢，中国是不会亡国的！有人说过，中国抗日战争必经过相持阶段，只有经过这个最艰苦的阶段才会胜利。抗战最苦的时候虽然还没有过去，但已经接近尾声了，日本鬼子已经神气不了多久了，这次他们从广西调兵到粤汉铁路来是为了收缩阵地，实际是一种撤退，他们占的地方太多，兵力分散，机动的兵力没有了，只好放弃一些地方，中国反攻收复失地的机会快来了。我们这里不是抗日的主要战场，主要战场在河南、河北、山东、江苏那些地方。日本鬼子四处惹祸，美国也正在太平洋上同他们作战，仗打得很大。日本本身就是小国，没有多少资源，打了这么多年，也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所以啊，他们快完蛋了。”

华优志静静地听着，有些东西他虽然听不懂，不过从范老师的口气和态度中可以认定他讲的可能是真的。

华优志看了看窗外的太阳，见时间不早了，就对范卓云说：“范老师，你讲的话我完全相信。我是一个农民，无知无识，什么也不懂，一天到晚就一天三餐饭地忙着，抗日的事我们之后再讲，现在就去我家吧，该吃饭了。”

这时，王雅正梳好头，换了件上衣走出来。她洗过手，又到镜子前照了照，然后走到华优志面前笑着说：“既然你们已经劳起神了，我们就不客气了，这就慢慢

过去吧。”

他们一齐走出学校门。范老师转身回去关好大门，把一把大铁锁锁好，大步流星地追上他俩。

太阳离西山顶上还有几丈高，天空的云彩在夕阳的金辉映照下发出灿烂的霞光。虽然是农历十二月了，倒还不是很冷，他们沿着山间小路慢慢地走着，华优志走在最后。

华优志跨上前一步，对范卓云说：“范老师，今年只剩下一二十天了，现在又兵荒马乱的，你们今年打算到哪儿去过过年啊？按理你们辛苦一年了，也应当回老家看看，给舅舅、姑妈拜拜年，这是人之常情。可现在日本鬼子一来，什么都乱了套，就不好说了，你们到底怎样打算啊？”

范卓云停下脚步，叹了一口气，好久才说：“现在这个样子，我们是有家难归啊！我们家乡是沦陷区，几年来音讯全无，亲人也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探亲是不行了，路上不安全，交通也不便利，又没有钱，看来只能到外面过年了。”

“我看这样吧，你们就在我们这里过年，我们这里生活是苦一点，大家对你们还是很尊敬的。”

“这我知道，不过现在还没仔细想过这件事，过两天再定吧。应该说这个年头在山上过年比在大城市过年更安全，你看县城里和山下的人不是很多都上山来了吗？”

华优志听他这样说，想了一会儿才说：“范老师呀，如果不是兵荒马乱的，你怎么会走到我们这个穷山沟里来呀，就是用轿抬也抬不来啰！”

华优志还没说完，王雅正就搭腔道：“话可不能这样说，人在世界上，要走什么路，要和什么样的人打交道，那是没准的事。古人把它说成是‘天意’，现在的人把它说成是‘缘分’，其实是一种社会的力量，一种时代潮流决定的，不是用轿子抬不抬的事，是人到了时候，一定会走到这一步。如果中国不那么衰败，日本鬼

子不来欺负中国，我们这个时候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谋生呢！”

华优志仔细地听着王雅正老师所说的话，力求理解她的每句话，但并不能完全听懂。他们三人冒着山间吹来的寒气，一步步地向优志家走去。快进村的时候，一条大黄狗从小巷子走出来，昂着头对走在前面的王雅正叫着，这几声狂吠招来了全村的狗，王雅正退了两步站住，华优志马上走上前去大声地骂道：“瞎了眼的死狗，叫什么！连不常来的老师也要乱叫，你们讨厌死了，还不快走开！”说也奇怪，那些刚才大声狂吠的狗竟然夹着尾巴悄悄走开了。

范卓云冷笑着说：“狗也欺负陌生人，不经常跟它接触的人，它就冲着乱叫，气势汹汹的。跟它搞熟了，它不仅不叫，还摇尾巴呢。看来，狗也要人去熟悉它们才好。”

王雅正笑着说：“狗嘛始终是狗，永远是向他的主人摇尾巴讨好，把一切生人都当作贼，这个本性是不会改的。”

华优志见村子里的狗走开了，就对王雅正老师说：“还是你走前面吧，狗不会再对你们不客气了。”

王雅正站在原地，一定要优志走在前面。她说：“我还是走在后面好一些，免得狗再来多事。其实谁走前走后都一样，不要那么客气了。”

三个人迈着大步，一齐向华优志家走去。



## 五十四

罗秀英听到他们一起来了，就放下手中的菜刀，走到大门口去迎接两位老师。她满面春风地笑着说：“王老师，范老师，快进屋，到堂屋里坐，那里生了炭火，冬天了，太阳一下山，火最亲。”

她把两位老师让进堂屋，待他们坐定后，马上摆好饭桌，然后从房里端出一大盘烘干的花生和一大碟炒好的南瓜子摆在桌子上，又从碗柜拿出四个大杯子，泡好茶，用一个木制小盘子端上来，茶恭恭敬敬地放在两位老师的面前。她道歉似的说：“王老师，范老师，我们乡下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只有花生和南瓜子不用买，另外好吃的东西就没有了。茶呢，也是自己从山上搞来的，我不会制茶，就随便炒了一下，晒干，然后就放在那里，不知道味道怎么样？好在你们在山上住惯了，就随便吃点喝点吧。”

王雅正被罗秀英的热情和恳切感动，觉得有点过意不去。她微笑着说：“秀英嫂，你千万不要把我们当作尊贵的客人，我也是出生在农村，从小跟着父母耕田种地长大的，后来虽然去读了书，也不过是识得几个字的农民罢了。你对我们已经是够好的了，你如果到学校里去呀，我除了拿出你今年春天给我的茶叶泡杯清茶外，可什么也拿不出来了。在这个年代，能吃上烘好的花生和炒好的南瓜子已经很难得了。你这样客气地待我们，我们的心会很不安的！”

罗秀英笑着说：“王老师，你们读书人讲起话来又通情，又达理，叫人心里痒痒的，不知如何是好。我可讲不来道理，你们先喝茶，我还有点事没做完，就不陪你们了。”说完，她就转身到火房做菜去了。

罗秀英走后，华优志陪着两位老师喝茶，吃花生和南瓜子。范卓云笑着说：“优志兄，你可真有福气，有三个聪明伶俐的孩子，又有一个罗嫂子这样贤惠能干的内当家，不容易呀！如果不是生在这灾难深重的年代，应该算是很幸福的一家了。”

王雅正摇摇头说：“不能这样讲。在这样兵荒马乱的年代，能够有这样一个美好的家庭，已经很有福气了。”

华优志说：“这个家多亏了我家秀英，没有她里里外外打点，我们家会困难许多。她是我们村里最肯劳动的一个，我们家养了三头猪，光摘猪菜、煮猪潲和煮人的三餐已经很难了，她还帮我在土里锄草、补苗，上半年的柴火也基本上是她打来的，她是我们敬爱的‘半边天’啊！”

王雅正补充道：“罗嫂子呀，我看她不仅会做事，尤其会做人。我接触到的人对她的评价都是贤惠、体贴人、肯帮助别人、吃得亏下，这很不容易，你可真有福气！古人说，妻贤夫祸少。这是很有道理的。”

范卓云也笑着说：“我认为王老师的话很对。从古到今都是这样，一个好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个好的女人成就他的事业，这个好的女人也许是他的母亲，也许是他的贤内助。反过来说，一个坏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个坏女人，这个女人可能是他的小老婆，或者母老虎。所以有人说，讨坏一门亲，害了三代人。这并不是夸张，而是根据很多事实得出的结论。”

华俊龙走进堂屋，先向两位老师打了招呼，然后向父亲说：“爸，妈妈要你去火房里把已经煮好的饭菜端过来，摆好酒杯、碗筷，妈妈说酒在房里的木柜里，她煮好小菜就过来。”说完，就去火房了。

华优志把茶杯放到一边，把没有吃完的花生和南瓜子放在另外一张小桌上，用抹布认真地把桌子擦干净，才在上面摆好了杯子和碗筷。然后他对范卓云和王雅正说：“两位老师稍等一下，我去把饭菜和酒拿来，我先失陪一下。”

不一会儿，罗秀英就先端了一盘炒好的红菜薹和一盘蛋卷走了进来。她带着歉意说：“今天请你们吃饭没有什么好招待的，就是有好菜我也不会炒，做不出味道来，还请两位老师见谅。”

这天晚上的主菜是粉蒸野猪肉，罗秀英考虑野猪比较老硬，粉蒸后好嚼一点，另外又把俊龙姑爷送来的干鱼煎上，加上一盘蛋卷，就算是尽其所有了。等全部菜上齐后，罗秀英从房里拿出藏了很久的酒，把它交给华优志，说：“你陪两位老师喝酒，我就招呼小孩子吃饭了。”

王雅正把华优志的小儿子贤龙招呼在身旁，范卓云把崇龙揽在自己身边。罗秀英说：“要不得，让两个小孩子和他哥哥坐在一起，他们两兄弟坐在你们两位老师身边碍手碍脚的，不方便。你们不知道，这两个人哪是大草王，会乱来的。”

雅正笑着说：“没关系。看，贤龙不是乖乖的吗？小孩子呀有好的吃，又在生人面前，是不会多事的。”

罗秀英见两个小孩在老师身边都很规矩，只好说：“你们两个离老师要远一点，不要碍手碍脚，我去给你们装饭。”

华优志举起酒杯，感激地说：“两位老师这一年辛苦了！在你们的教育下，所有的孩子进步都很大。今天放假了，特请你们喝酒，表示我们全家对你们的感谢之情，这杯酒就这么干了吧？”

范卓云老师笑着说：“你也用不着那么客气，要说感谢，该我们首先感谢你们家长。没有你们支持，我们还不知道去哪里糊口呢！”

王雅正也说：“范老师这么讲并不是谦虚，也不是讲倒了，他讲的是实情，也是我们的内心话。我是不大喝酒的，这杯酒你们喝了吧。”

范卓云转过头对王雅正说：“你多少喝一点吧，不是说酒逢知己饮吗？你多少喝一点，就当是领优志先生全家的情。”

王雅正见优志和范卓云都喝了，也举起酒杯微微喝了一点。

罗秀英给两个小儿子盛好饭后在王老师的对面坐下，她举起杯说：“两位老师，我不知道讲什么礼，只知道把酒喝完就好。你们慢慢喝，多用点菜，野猪肉我蒸了很久，也不咸，多吃点。”她看王雅正喝得太浅，就笑着说，“王老师太斯文了，这酒不烈，不会醉人的。”说完，罗秀英把满满一杯酒喝了下去。

范卓云惊讶地说：“罗嫂子真英雄海量，酒中豪杰！”

华优志说：“她呀，酒量比我还大，一碗酒可以一口气喝完，还不红脸呢。”

王雅正笑着说：“罗嫂子呀，不仅做事强过男人，喝酒也不比男人弱，真是巾帼英雄，为我们女同胞争了气！”

范卓云说：“王老师呀，你应该向罗嫂子学习，把这杯酒也一口气喝掉吧！”

华优志说：“王老师，你可别中了范老师的激将法！我们慢慢喝，秀英这个人呀，做什么事情都大刀阔斧，与众不同，你不要同她去比。”

王雅正是一个很细心的人，她看到俊龙装了饭就坐在旁边默默地吃着，一句话也不说，显得很拘谨。于是她热情地说：“俊龙，你不要因为老师在这里，你就很拘束，你是这里的小主人呀，怎么变成小媳妇了？”

俊龙赶紧回答：“没有呀！王老师，范老师，你们慢慢喝，我可不陪你们啰！”

罗秀英赶忙解释：“俊龙这孩子就是这样，家里来了客人，他就显得很斯文。”

王雅正笑着说：“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是因为我们在这里，所以他很拘束呢。”

乡下人并不像城里人那样会劝酒，华优志想劝范卓云多喝一杯，范老师反倒对华优志说：“酒这东西，喝少一点可以暖身，有好处，喝多了就有害了。我的意见是能喝一斤的，喝二两就行了，最多只喝四两。那种每喝必醉的人，其实是对自己的一种惩罚，要不得的。”优志听他这样说，也就不苦劝了。

大家很快吃完了饭，俊龙听从妈妈的吩咐打了两盆热水给两位老师洗脸，罗秀英还特意拿了新毛巾给两位老师擦脸。

山间的夜晚来得特别快，太阳刚下山，夜幕就笼罩了下来。罗秀英收拾好餐具，华优志点上了桐油灯。平时家里是很少点灯的，今天有老师来家里吃饭，自然是个例外。罗秀英把花生和南瓜子端上餐桌，又倒了两杯茶。

这时门外的狗叫了两声，然后就听到一阵脚步声向华优志家走来。华优志赶快起来打开门，原来是华存松来了。

华存松是常客，他入座后，罗秀英给他也端上了一杯茶。华存松见两位老师

在这里，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范老师，王老师，对不起，我事先不知道你们在这里，冒冒失失过来，打扰了。”

范卓云笑着说：“优志兄十分客气，今天请我们吃晚饭，你欠口福，没有赶上吃饭，是我们对不起你呢。”

华存松说：“今天是优志答谢老师，我哪有资格来一起吃晚饭呀！如果是平时，我可不讲客气了，我们是老同学，又是叔侄，我们之间是很随便的。今天吃了饭没什么事，我就过来了，还请两位老师海涵。”

王雅正马上说：“副保长，你们有什么事情要商量吗？如果有事，我们就告辞了。”

王雅正和范卓云站起来准备离开。

华优志马上说：“两位老师，别忙着走，稍坐一会儿，至少吃了这杯茶再走。你们大概还不知道，存松先生早就没有当副保长了。那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副保长的任务是抓壮丁，催粮催钱，上面骂他工作不力，下面骂他刮地皮，结果两头受气。我当初就劝他别干，结果他干了几个月吃到了苦头，他就下定决心不干了。他到这里来无非是聊聊天，没有什么事的。”

待两位老师重新坐下后，华存松才带着歉意说：“两位老师放心，我没有什么事。刚才优志讲了，我当那个副保长是我太笨了，只怪自己糊里糊涂当了那个该死的差事，讲起来也真丢人哪！”

范卓云哈哈大笑道：“什么差事总要人去干，副保长难当是大实话，丢人倒未必，你当得好的话，也可以为老百姓做点好事的。”

华存松喝了口茶，然后拿了几个南瓜子放在左手心慢慢地吃着。他看了看范卓云，说：“范老师呀！你不知道，那真不是人干的事，现在当官的都是天下乌鸦一般黑，你到上面去开会，什么区长呀，县长呀，都是一套官腔地训人，训对了的，你当然无话可说，训错了的，你也只能忍气吞声。现在是打日本鬼子的时候，上面

只知道要征兵征粮，老百姓苦到底了，他们还是没完没了地苛求。当一个小小的保长有什么用，更何况是一个副的呢！我当了几个月的副保长，那真不是人干的事！你不当则已，当就是要去欺压老百姓，为老百姓是做不了好事的！”

华优志冷笑着说：“我当时就同你讲那个差事干不得，华德贤同你讲了几句好话，你就脱不了面子，接受了那个差事，结果吃了亏，上了当，怪谁呀，就怪自己不坚定！”

“是的，是的，怪我自己太没用，我现在是后悔莫及呀！”

“苦海无边，回头时岸，好在你赶快辞掉了，现在是无官一身轻。”

华存松听了优志的话，摇摇头说：“副保长是什么官呀，什么都不是，是地地道道的狗腿子，天底下最下贱的狗！”

范卓云听后，同情地说：“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官场腐朽黑暗，当差是很难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任何朝代，任何国家，像副保长这样的差事总得有人干呀。问题是上级要体谅下级，制定政策要合情合理，老百姓要负担得起。如果上面当权的人只知道‘管你妈瘦，只要我斤两够’制定政策，不顾老百姓的死活，下面当差的就麻烦了！”

华优志认真地听着，然后叹了口气，说：“这怎么说呢，本来打日本鬼子应当做到有人出人，有力出力，有财出财，可现在却是乱搞一气！有钱的人家出钱买壮丁，穷人家就只好去充壮丁，谁也搞不清这是怎么回事。”

王雅正说：“这是欺负弱小，不公平！”

华存松说：“对，对，是不公平！如果公平的话，前方打仗，后方出点力、出点钱也是应该的。如果大家都不肯出力，岂不是甘心当亡国奴吗？”

范卓云说：“问题就在于负担不均，孔老夫子早就说过，不患寡而患不均。如果像孙中山先生说的能够平均地权，中国就不是这个样子了，日本鬼子早被赶走了。”

华存松点点头说：“范老师，说到赶走日本鬼子，现在我们这里不是把他们赶走了，而是赶来了，这该怎么解释呢？”

范卓云摇摇头，无奈地说：“这可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讲得清楚的事，总而言之肯定可以把日本鬼子给赶出去，而且最多不超过两年的时间。”

王雅正瞪大眼睛，看了范卓云一眼，小声地说：“这个问题讲不清的，我看还是改日再说吧，我们该回学校去了。”

华优志站起来，对罗秀英说：“你再去烧点水吧。”

王雅正说：“不用了，我们马上走了。”

华优志对王雅正说：“王老师，不慌，还早呢！我们难得这样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并不是我们不爱国、不关心国家大事，而是我们对外面发生的事全然不知，你还是让范老师多讲讲，让我们开开眼界吧。”

范卓云看了王雅正一眼，点点头，以十分谨慎的语气说：“关于日本人侵略中国的事，大家自然是很关心的。我呢，更是这样，我的家乡早就沦陷了，父母兄弟消息全无，我对日本是国恨家仇在一身，当然希望赶快把日本鬼子赶回去。可是今年盼明年，明年盼后年，一等就是六七年，逢年过节，就一个人偷偷流泪，这种思亲想要回乡的心情你们是很难理解的。”

他的声音有点沙哑，喝了一口罗秀英给他添上的热茶，咬了一下嘴唇，又叹了口气，接着说道：“我逃亡在外，思亲最苦，却无法回去，对抗日战争的进程自然格外关心。我们这里比较偏僻，信息难通，看不到报纸，外面发生的大事通常过了个把月了我们这里的人都不知道，你们要我讲抗日的形势，实在难哪！”

华优志觉得范老师讲话有点拐弯抹角，好像有什么不便讲的地方，就诚恳地请求道：“范老师，你讲的是心里话，在我们这里想要了解外面的事情是很困难，不过不管怎么样，你总比我们知道的东西多一些，讲给我们听听也好嘛。存松也是一个不会多事的人，你讲了什么，我们是不会出去乱讲的。”

范卓云马上解释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是老实人，也都是爱国的本分农民。因为国民政府的宣传不够，所以大家知道的才太少了。”

他喝了一口茶，停了一下，继续说道：“这样说吧，日本人想征服中国是办不到的。日本原来想要三到六个月就占领中国，结果变成了持久战，日本人往西攻不下西安和重庆，在华北和华东也只占领了几个大城市，农村和小县城都在中国人手里。日本用来进攻的部队不多了，就拿从临武经过的军队来说吧，他们是广西方面抽调的一部分去守粤汉铁路的兵力，是把进攻广西的部队变成了防守部队，这是日本在六年多的侵略中兵力消耗殆尽的表现。”

范卓云又反问道：“你们晓得日本有多大吗，有多少人口，现在同哪些国家在打仗？”

华存松摇摇头说：“不知道，日本好像比中国小得多。它有没有中国一半大呀？”

王雅正冷笑着说：“我告诉你们吧，日本比我们湖南大不了多少，只有云南一半那么大，它是一个很小的国家，人口大约是中国七分之一。日本现在不仅在同中国打，还在同英国和美国打，也同印度、缅甸和越南打，它是一条疯狗，到处咬人，现在实际上已经被它的对手包围了。”

范卓云高兴地说：“王老师讲的都是大实话，现在的形势不是日本占主动地位，是反日本的国家占主动，两三年内就会有结果，中国一定会胜利的。”

华存松很敬佩两位老师的分析，有些东西他并不是很了解，因为那是他闻所未闻的，但是他听了非常高兴，就笑着说：“范老师，王老师，你们今晚讲的话真叫我大开眼界！”

范卓云忙摇着手说：“不敢当，不敢当，你们硬要我讲，我就只好‘姑妄言之’，你们也就‘姑妄听之’吧。实际上中日战争是世界大战的一部分，从中国来讲，抗日战争实际上从‘民国’二十年的九月十八日就开始了，不过那时还没有变成全面的抗日战争，一般的说法是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算起。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场现在不在中国，也不在亚洲，而是在欧洲。德国和俄国之间



的战争要比中国战场打得更大，一场战役动员的坦克上万辆，天上的飞机一阵就是几千架，上万门大炮惊天动地，是很惨烈的。”

华优志看到范老师讲欧洲战场时认真的表情，觉得这个范老师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清楚，真是一个“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的典型。他羡慕地说：“范老师，你怎么知道那么多呀？有人说‘学富五车’，我看你呀是‘学富六车’了！”

华存松也说：“是的，是的，是‘学富六车’了。”

范卓云不断地摇头说：“其实是一车也没有，只不过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罢了。”他站起来对华优志说，“天也不早了，再晚就难走路了。今天首先感谢你们夫妇对我们的热情招待，更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和褒奖！”

华存松说：“两位老师不要急，请你们再坐一会儿，我还有件事想要了解一下，那就是两位老师肯不肯在这里再教一年书？我知道我们这里是穷山恶水，条件很差，学生底子也差，难教好。我们这山沟留不留得住你们这样的好老师，这是我們很焦虑的事。当然啰，人往高处走是人之常情，如果你们去其他地方高就，我们绝不强留，你们肯在这里受苦一年，我们已经很感激了。如果肯再教一年，那就是我们的子弟有万分福气了。”

范卓云坐下，认真地听完华存松的话，思考了一会儿，然后转过头问王雅正：“王老师，你觉得怎样？”

王雅正回答：“我没有想到存松先生会讲这个事，一点准备都没有，我原认为这个事要过了春节后才会提出来，一般开学是要过了元宵才能决定。”

范卓云接着说：“这样吧，明天下午答复你们。如果你们这里不要我们教了，桂阳县有一个叫龙口山的村子想要我们去，郴州鲁塘也曾托人带信来。现在你们既然愿意留用我们，一则我们对地方熟了，学生的程度也了解，工作起来方便多了。当然，这里的学校环境是比较艰苦，交通也差一点，不过这都不是主要的，主要是你们人好。”

华优志恳切地对范卓云说：“范老师，你们这一年受苦了，我们这里的条件很差，很难请到高水平的老师，你们可以说是落难了才到我们这个穷山沟来。你们比我们更清楚，我们的子弟这一年来进步很大，其他村子的人知道了，也有人向我打听，看能不能让他们的子弟也到你们门下就读，因为事忙，又因为那是过了春节以后才决定的事，我就没有敢打扰你，如果来就读的人多了，薪金自然也会多一些。”

范卓云说：“很惭愧，工作没有干好，能受到这样的评价实在不敢当。至于薪金多少，那不是问题，在这个全国人民都因为打仗受苦受难的年代，能找到一份工作糊口就不错了。我看这样好了，你们明天同那些家长再商量一下，明天下午或晚上到学校告诉我们一声，那时我们再把这事定下来，我们就先告辞了。”

华优志说：“天已经黑了，路不好走，我去给你们准备一个火把。”

罗秀英把两个小孩送进房里要他们睡觉，然后走出来对王雅正说：“王老师，你就同范老师留下来再教一年吧，小孩子都很喜欢你们呢。”

华优志拿来了火把，把它交给华存松并嘱咐道：“打火把的事就交给你了，你们三个反正是一路的。”

华存松接过火把，同两位老师向村外走去。

刚走过两间房子，罗秀英急忙追上来，大声地叫着：“王老师，请慢点走，我还有点事！”

华存松和两位老师停下脚步，罗秀英把一个小竹筐交给王雅正，不好意思地说：“王老师，过年了，也没有什么好东西送给你，这里有两斤花生，一些红薯片，一包茶叶。本来应当我亲自送去的，又怕放假了难会到你们。这个竹篮子不用拿过来了，我们家还有呢。”

王雅正推脱不肯收下，罗秀英就把竹篮塞给华存松，说道：“那就麻烦你给两位老师带去吧。”

华优志把他们送到村口，范老师无论如何不许他再送了。

范老师握着华优志的手说：“好兄弟，回去吧，我们三个人有一个那样大的火把不会有事的，谢谢了！”

华优志站在原地，待他们走远了，才慢慢地走回家。

## 五十五

日本鬼子从临武经过，沿途留下了累累罪行。他们经过的村庄，房子几乎被烧光。老百姓因为早已逃走，被杀害的很少，但带不走的东西都被糟蹋殆尽。日本人离开之后过了几天，老百姓试着从远房亲戚朋友那里回到自己家。直到日本鬼子经过后的第五天，集市才陆续开张。躲在山上的县城的官员仍然神经紧张，怕日本人杀一个回马枪，都主张看看再说。

腊月十六那天，华优志去离家十多里远的观音山挑煤，回来已经是午饭过后了。

吃过午饭，他正打算去翻耕旱土，准备之后播种马铃薯，刚出门，就见到华茨轩带着另外一个穿长袍的人来了。

还在老远，华茨轩就笑嘻嘻地喊道：“优志哥，去锹土啊？”

“哎呀，家先生，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快进屋。”华优志赶快把铁锹放在屋檐下，恭恭敬敬地站在路边等着他们。

华茨轩是周围十几里唯一的大学生，他曾在广州中山大学读法律，因为日本人占领了广州，中山大学四处撤离，他也就回到了家里。华优志对他岂敢怠慢，自然是毕恭毕敬的。这个华茨轩虽然是本乡第一个大学生，但是待人还不错，总是笑口常开，见到穷叔侄也总哥呀弟呀叫着，没有什么架子，所以很受当地民众的欢迎。

华优志把客人引进火房坐定，就从卧房内端出一盘烘干的花生，又从碗柜上拿了一个碟子上楼去装了一碟干毛栗来。

华茨轩笑着说：“优志哥，你千万别这样客气，拿那么多东西出来，我们又不是外人呀！”

“哎呀，家先生，我能拿得出什么东西来呀！家里太穷，小孩又小，还调皮，就是有点东西也留不住的。不过你是大学生，有几次能到我们家来？这位先生也是第一次来我家，有东西的话当然应该拿出来。”

“优志哥，我刚才忘记向你介绍了，这位是我们中山大学最年轻的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就投笔从戎，现在是广东军管区的文宣部部长。他姓梅，你叫他梅部长就是了。”

“我姓梅，梅斌科，文武斌，孙科的科。”

华优志肃然起敬，说：“梅部长，你大驾光临寒舍，我们真是不敢当呀！”

“优志先生，你就叫我老梅或者斌科就行，千万别叫什么部长。你这么一叫，就很麻烦了，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最好直接叫名字，那最安全，一安上部长或什么长的称呼，就意味着麻烦不断、危险不断。我们这种人呀，隐姓埋名还来不及，请华先生今后别再叫我什么部长，叫老梅就行，这才是最好的爱护，最好的尊敬！”

华茨轩不好意思地说：“刚才是我失言了，还请优志哥保密。你知道了没有什么麻烦，其他人就难说了，请优志哥一定记住这一点！”

华优志点头说：“对！对！现在是‘伍子胥过昭关’的时候，最好保密一点，人心难测啊！”他站起来说，“你们稍等一下，我去烧点水，泡杯茶，我家里人去摘猪菜了，要等一下才回来，我先给你们烧点开水，就先失陪了。”

华优志拿着一把大铜壶去装满水，然后就到柴火房去了。原来优志家有两个火房，一个煤火房和一个柴火房，平时来客，特别冬天来客，都是在煤火房里坐着，吃饭，喝茶；煮饭炒菜则在柴火房里进行。

梅斌科对华茨轩说：“茨轩老弟，你这位老兄是一个很热情，挺有意思的农民，他家的境况看起来还不错，是这样吗？”

“梅老师，你的看法很对。他是我们同一大房的兄弟，大我三岁零两个月，他家也算是小康之家了，基本上不愁吃穿。他有一个很能干的贤内助，还有三个很可爱的孩子，听说他的大儿子很会读书，实际上优志兄就很聪明，他虽然读书不多，但见识还蛮广的。”

“刚才一进门，就听他说‘光临寒舍’，后来又说‘伍子胥过昭关’，听他的口

气，与一般农民有所不同呀！”梅斌科说。

“是的，他启蒙的老师就觉得他很聪明，读书简直是过目成诵。可‘民国’十六年我们这里发生瘟疫，他父亲和叔父不到一个月先后去世了，他就再也没读书了。他本来可以去考黄埔军校的，但当时他妈妈反对，他又是一个孝子，就在家里种地了。”

梅斌科听完叹了口气，说：“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一个人的命运是很难预测的。就你我来说，不是日本鬼子捣乱，世界大战，你我这会儿也不会在这里坐着吃花生，吃毛栗了。”

他们正说话的时候，罗秀英摘了猪菜回来，在门外厅房里洗了手，推开门进来准备用帕子擦干手，发现华志轩坐在火房里，就高兴地说：“家先生，是什么风把你吹到这里来了？优志到哪里去了？”

“他去烧开水了，准备泡茶。”华茨轩文质彬彬地回答，“他刚走，说一会儿就回来。”

罗秀英带着歉意说：“两位稍等一下，我去叫他马上过来。”说着，她就到柴火房去了。

没一会儿，华优志就走了进来，他在梅斌科的对面坐下，对华茨轩说：“梅老师有点受拘束吧，这花生和毛栗都是土货，他怎么不尝一尝啊！你同他讲，这里就同家里一样，孔夫子不是说‘四海之内皆兄弟’吗？”

华茨轩对梅教授说：“梅先生，你还是吃点东西吧，我家老兄在怪我呢。这花生挺香的，毛栗也挺甜的，你到我家，我家还没有这东西呢！”

“你们吃吧，我吃过了，味道挺好的，这东西挺干燥，待茶来了再吃吧。”

华优志听他这样说，也没有苦劝。他知道华茨轩家里什么都有，自己家里的东西是无法相比的。过了好一会儿，华优志终于开口说道：“梅教授，你是很有学问的人，又当了那样大的官，我有些问题想向你请教一下。”

“华先生，你不要客气，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我也不一定能回答上来，不过可以互相交换看法嘛。其实呢，我这个教授也是徒有虚名，当的那个官嘛就更不用说了，只是一个挂名的把戏，毫无用处，不然也不会躲到山上来避难了。”

华优志说：“梅教授果然是谦谦君子，一定大有学问。我只是想请教一下，这抗日战争已经打了五六年了，还是这个样子，现在一抗抗到我们这山底下来了，到底要抗到什么时候呀？老百姓已经很苦了，如果最后能够胜利，吃点苦倒没有什么，老是这样的劳民伤财，终究不是个事。我们经常谈起这些事，谁也讲不出答案。梅长官，你能告诉我们吗？”

梅斌科静静地听着，心想面前这个农民可不简单，他提的问题也是全中国民众要求解答的问题，对待这样的农民可不能随便乱说。他停了片刻，才缓缓说道：“华先生，这样说吧，你提出的这个问题是大家都关心的问题，绝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讲清楚的。不过既然你提出来了，我就谈一谈我的看法，如果讲错了，还请茨轩先生纠正。”

梅斌科接着说：“打倒日本鬼子，消灭日本帝国，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头等大事，也是全世界的希望。因为日本太可恶，太讨厌了。现在的形势是中日战争正相持不下，就日本人来说，他们原本想用闪电战的方式六个月内灭亡中国，但计划破产了，这是由于他们错误地估计了中国人民抗日的能力和决心。就中国来说，虽然丧失了一部分大好河山，死了许多军人和百姓，但军队和人民都得到了锻炼，军队的战斗力和人民的觉悟都提高了。”

华优志虽然听范卓云老师讲了许多，对抗战的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有很多事情还是模糊不清。对于梅斌科的话，他基本能理解，但究竟抗战会怎样结束还是不明白。

他点了点头，又认真地问道：“梅教授，你能不能更具体、更详细地讲一讲，中国要什么时候才能打倒日本鬼子，中国要什么时候才会太平？”

这时，罗秀英提着热水走进来。她把铜壶放在地下，从餐柜上拿出几个大杯子，又从房里拿出一把茶叶分放在各杯子里，然后一一向客人上茶。她笑着向客人说：

“你们慢慢喝茶，我去煮饭，今天就在我家吃顿小菜饭。”

华茨轩阻拦说：“罗嫂子，吃饭就算了，太麻烦了。”

华优志说：“什么麻烦，饭总是要吃的，就是没有好菜招待，就算你们与百姓同甘共苦吧！”

梅斌科听了，笑着点点头说：“这是盛情难却，人好水也甜，你们长年累月还吃得过，我们吃一餐还过不得吗？”

华茨轩听梅斌科这样说，就笑着对华优志说：“好吧，那就客随主便，听从你们安排就是了。”

华优志高兴地说：“对，这才是自家屋里的话。”

梅斌科喝了口茶，对茶的味道品评一通后，就言归正传，继续说道：“刚才讲的抗日的问题，可以这样说，日本人现在是进退两难，骑虎难下，他们想进攻，但已力不从心；他们想退守，那就等于等待灭亡。实际上从整体上讲，他们是四面楚歌，孤立无援。东南方面，美国人已经消灭他们的海军，正转下反攻；正南面，阵地守不住了，正在节节败退，这次从临武县经过的日本兵就是从缅甸、越南和广西方面撤回来的。撤回来干什么？就是守粤汉铁路，因为他们无法从国内再调兵来，只好收缩兵力，从广西方面撤退前线的兵力。这是日本人前几年占地太多，战线太长，兵力不足的表现。”

日本人在中国还在逞强，不肯撤退，但已经是强弩之末，有气无力了。你可能了解中国华北、华东的情况，那里虽然中央军撤退了，日本人名义上占领了那些地方，实际上只占领了一些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那里广大的农村和小城镇还在中国人手里，主要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在那里打游击，搞得日本鬼子不得安心。”

华优志听到这里，对八路军和新四军有点大惑不解，就请教道：“八路军和新四军是怎么回事啊，他们是哪个杂牌军队？”

梅斌科喝了口茶，解释说：“八路军和新四军是原来共产党投降蒋介石之后由



中央军改编过来的军队，他们的武器很差，不能同日本人正面交锋，就化作一股股的游击队到处搞伏击和偷袭，让日本人摸不着头脑。他们人不算多，给日本人造成的麻烦可不小，使日本人不得不派部队守每一个县城，每一个车站，拖住了日本很大一部分兵力。”

华茨轩插话说：“他们虽然四处游击，但归根到底成不了大气候，要打倒日本鬼子，最后还是要靠老蒋的中央军。不过他们也确实拖住了一部分日本兵，减少了中央军正面战场的压力。打走日本鬼子后，这些朱毛的游击队是福是祸就很难说了。”

“是的，将来是福是祸很难说。”梅斌科放缓了语气，看了一眼华茨轩，接着说，“那是另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是日本人的下场，和中国将来的内政是完全不同的两码子事。”

“梅老师，对不起，我打断你的话了。”华茨轩向梅斌科道歉。

“你不要性急，我在后面还会说到你讲的那个问题的。不过究竟要不要说，还需要考虑一下，否则那样会扯得太宽了。”

华优志赶紧说道：“梅教授，你是一个有大学问的人，如果因为不是抗日，你无论如何也不会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更不会同我这样的农夫草民讲话。你讲得口干了，就喝杯茶，反正我爱听就是了。”

梅斌科笑着说：“好吧，那我们就接着说。可以这样说，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是被打败了，它的海军已经溃不成军，在中国大陆也陷入了持久战的泥潭中脱不了身，这就是刚才讲的进退都为难。这个战争，日本人无论如何也打不了赢了，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的。”

最后这句话，梅斌科说得特别坚定有力。华优志听到这里，心里很高兴，笑着说：“梅老师，只要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中国人就是吃再大的苦，老百姓也是开心的，谁愿意当亡国奴呀！”

梅斌科再次被眼前这朴实的农民所感动，他用非常肯定的口气说：“华先生，中国不会亡的，愿因就在于中国有千千万万像你一样的农民，有无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英雄豪杰。日本人总认为中国是一盘散沙，一打就垮，那是他们瞎了眼！日本是失道寡助，虽然他们有一个德、意、日的轴心，但现在意大利快完蛋了，只有德国还能打一下，但他们在俄国面前也尝到了苦头，苏联红军有一千多万人，而且武器装备越来越好，德国自顾不暇，对日本当然是爱莫能助了。因此，日本现在是孤家寡人，完全孤立了，这是中国一定会胜利的另一个理由。”

华优志起身给梅斌科和华茨轩添上茶，然后坐下来，十分感激地说：“梅教授，你叫我这样的山里人看到了外面的大方向，再也不是对外面世界一无所知，一团漆黑了。”

梅斌科显然比华优志还高兴，他摆摆手说：“不敢当，不敢当哪！不是我讲得好，是我们这些读书人，还有政府的官员下乡太少，没有尽到责任，没有把国家大事告诉像你这样的老百姓。讲起来，是我们的失职，对不起你们。”

华优志说：“这也不怪你们，自古以来，官府只有在征兵征粮才想起我们农夫蠹子，平时谁会记得我们这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人哪！”

梅斌科说：“我们的文化里面有些很不对头的地方，什么‘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呀，‘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呀，都忽视了人民的聪明智慧，这是很有害的！”

梅斌科停了片刻，又接着说：“我们刚才说到日本一定会失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没有讲到，那就是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今天世界大战之间的关系问题。中日战争是今天世界大战的一部分，中日之间的战争主要是在亚洲进行的，大家都把它叫亚洲战场，亚洲战争主要是日本发动的，亚洲战场现在就是要消灭日本侵略者。另外还有一个欧洲战场，那里的战争主要是由德国和意大利发动的，那里的战争更激烈，规模更大，现在主要在德国和苏联之间进行。苏联嘛，就是俄国，实际上是很多个国家的联盟，他们的军队叫苏联红军，据说是参战部队最多的国家。德国军队和他们正在一个叫斯大林格勒的地方决战，双方已经打了很久了，估计德国很难

打赢，如果苏联红军赢了，德国就没有什么戏了。欧洲的德国和意大利都失败了，中、俄、英、美、法一齐来打日本，日本鬼子很快就会被消灭，这样一来，中国一定会胜利！我能讲的情况大概就是这些，至于要什么时候才会胜利，按理是一到两年，最多是三年，也许情况会有些变化，但大的方向是改变不了的。我哪里讲错了，还请茨轩先生加以指正。”

华茨轩喝了口茶，然后用敬佩的语气说：“梅教授讲得很明确具体，我没有什么可补充的。我看时间不早了，我们还是告辞吧。”

华优志站起来说：“茨轩老弟，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嫂子早就去煮饭了，尽管饭菜不好，你也应当尝一口再走，还应为我留客才对，你不要太看不起我们穷人啊！”

华茨轩听华优志这样讲，就说：“好吧，我们就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梅斌科也笑着说：“看来盛情难却，只好到这里吃晚饭了。”

华优志赶快又给他们添满茶，把茶壶放好后，转过身来带着歉意说：“你们稍等一会儿，我去看看饭做得怎么样了。”

华优志走后，梅斌科对华茨轩说：“你这位老兄很不简单，他虽然是个农民，却很懂道理，最难得的是他还那样关心国家大事。”

华茨轩回答道：“是这样，如果他父亲不是去世得太早，他本来是一块读书的好材料，他有很强的记忆力，很好的悟性。他在这里也可以称得上是文武双全的人物，他的大字写得很好，武艺也很出名，特别是一路棍耍得特别好。”

“他到底读过多少书呀？”梅斌科问。

“大概读了七八年书吧，反正‘四书五经’大概都读过了，不去读书以后，他又自己看了《西游记》和《三国演义》等小说。虽不敢说会吟诗作赋，但会一点应酬的东西。”

梅斌科点点头说：“我说呢，一个山沟的农民怎么会有这样的气质，确实有点叫人惊奇。说实在的，我们国家就是教育落后，许多很聪明的人都给耽误了，像你这位老兄，如果也能像我们一样可以深造，说不定会成为很有名的专家呢。综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最聪明的人往往都来自贫寒的家庭，我们绝不能因为穷就看不起人家！”

华优志走进来对梅斌科说：“请你稍等一下，饭煮好了，正准备炒菜。其实也没什么菜，无非是青菜、萝卜罢了。我们这里是穷山沟，田土少，石头多，农民一年的收成全靠天上的雨水，靠天吃饭，苦啊！”

梅斌科静静地说：“你这是山区，生产条件很差，这我当然是知道的。实际这里并不是样样都差，我看你们山上有很多古树，各种杂木漫山遍野，将来一旦开发，那是很有希望的。可惜那是将来的事，现在还变不成钱。”

华优志说：“哎呀，梅教授不必宽我们的心，我们世代就在这个地方生活，无论将来怎么变，我们这里都离不开一个苦字。有什么办法呀，只怪我们命苦了！”

华茨轩想要转换话题，于是就关切地问：“优志哥，你那三个公子呢，他们到哪儿去了？”

华优志摇摇头说：“那三个家伙呀，肯定是老大带着到岭上玩去了。老大今年十一岁，老二八岁，老三才五岁多一点，还能干什么事呀！”

“都说你那大儿子很会读书，他现在在读什么书呀？”

华优志笑着回答：“他已经读了四年书了，第一年读了《三字经》《千字文》，第二年读的是《诗经》和《幼学琼林》，第三年读了《左传》和《礼记》，今年在读《尚书》和《古文观止》。”

梅斌科说：“你那小孩读的都是私塾，为什么不去读国民小学呀？”

华茨轩解释说：“他们这里没有国民小学，父母想让儿子认几个字，就只能请个老师来教书。”

华优志说：“我们这里的人读书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将来替人家挑脚时认得路口的路牌或者认得伙铺的招牌，在家里能记一点简单的账，那就谢天谢地了。你以为这里的人还想读出秀才，读大学呀？我们这个村子从没出过秀才，也没有人读过中心小学，中心小学我们这样的人家也读不起呀！听说读一年中心小学要花十二担谷的钱，我们饭还吃不饱，哪有那么多钱去送他们读书呀！”

梅斌科被华优志的话震住了，他没有想到一个农民的孩子连小学都读不起。

大家都沉默了，谁也不说话，实在也没什么话好说。

过了一会儿，华俊龙带着两个弟弟回来了，三兄弟都是满头大汗的。华优志关切地问：“你们干什么去了，这么冷的天怎么还满头大汗？”

华俊龙平静地回答：“我们山上砍柴去了，刚背柴回家，今天多砍了一点，背着背着就出汗了。”

华优志没有作声，拿起洗脸毛巾给老大，命令似的说：“到柴房里打点热水快去洗洗脸，不要用冷水洗。”

梅斌科羡慕地说：“华先生，你家龙气正盛，生了三个这样好的宝贝，你命真大呀！”

华优志冷笑着说：“什么命大，是命苦。三个孩子年纪虽小，饭量却和大人差不多，首先让他们吃饱就很难，要让他们还读书就更难哪！我们夫妇俩一年到头忙个不停才勉强能够糊口，这是什么命大呀！”

华茨轩说：“话可不能这样说，儿女小的时候家里是会有一些困难，他们大了以后，你就能享他们的福了。古人说，有人始有财，有儿穷不久，无子福不长。如果没儿没女，就是家缠万贯又有什么意思呀！总而言之，你算是命大，而且孩子们又那么聪明懂事。”

华优志感慨地说：“人家都说我命大，三个都是男孩，又听话。老大读书好，教过他的老师都说他聪明，可聪明又怎样，还不是催牛屁股的命，最多再读几年私

塾，就要跟我一起一拜黄天，一拜黄土地做事。我每年只能送一个儿子读私塾，老二本来去年就应该读书了，明年，最多后年，无论如何也要给他读书了，能认几个字总比不认字好啊！但是穷人家的儿女苦呀，不管怎样聪明都改变不了一个苦字。当老师和别人称赞我老大聪明会读书的时候，听的时候当然很高兴，可后来仔细一想，我感到很惭愧，如果他生在一个有钱人的家里，他会大有出息，而在我们家就只能做农夫，永远是挖土犁田，一代又一代，永远如此。”

梅斌科问：“你这个大儿子开笔写过文章吗？”

“没有，老师只教过对对联，我看了他的对子，有的还可以。噢，他的那个本子我找不到，你不如出两副简单的对子，让他对对就知道了。”

接着，华优志到房里拿来纸、笔和墨盒，要梅斌科出对子。

华俊龙洗过脸，加了件粗布的夹衣走过来，他给两个弟弟每人分了五粒花生，自己也拿了两粒，正转身要走，华优志严肃地说：“崇龙，贤龙，你们两个去柴火房里帮妈妈烧烧火。俊龙，你留下来，这位中山大学大教授要出两副对子考考你，对不出来也不要紧，你这位叔叔会教你怎样对的。”

华俊龙拿过梅教授写的上联：天高皇帝远。

他想了一下，写出了下联：池浅王八多。

他大大方方地交给梅斌科，问道：“这样对可以吗？”

梅斌科把它递给华茨轩，华茨轩看后又递给华优志，华优志一看，冷笑着说：“这哪里要得呀！怎么可以拿‘王八’对‘皇帝’呀！”

华茨轩笑着向梅斌科说：“梅教授，你觉得怎样？我认为还可以。”

梅斌科说：“不是还可以，而是很妙，天高皇帝远的地方，自然是池浅‘王八’多了啰！”

梅斌科想了一下，提起笔来，又写了一个上联：无限风光在险峰。然后把它递

给华俊龙，说道：“我这里又出了一副上联，你再对出下联。”

华俊龙看了一下，咬着下唇，皱着眉头，看着窗外的山峰，然后提起笔来，工工整整地写着：非凡智谋驱穷寇。

梅斌科瞧了一下，交给华茨轩，说：“你看看，这小家伙人不大，口气倒不小。”华茨轩看了一下下联，又看了看面前这个稚气十足的农家孩子，然后把它递给华优志。

华优志冷笑一声，说：“更加不对了，上联讲的是自然现象，下联却讲起打仗来了。”

梅斌科说：“那也不一定。无限风光在险峰，讲的是自然现象，也可比喻人类社会登峰造极的艰难和意义，它与社会现象有些相似之处。至于下联，在文字上应当说是比较工整的，道理上也说得通，本来是穷寇莫追，现在要去追穷寇，又要不吃亏，就非得有非凡的智谋不可。”

华茨轩向梅斌科说：“梅教授，你不妨再出一副上联让他对，看我这个侄子到底怎么样。”

梅斌科挥笔写下：天下五岳，泰山为首。

他交给华俊龙，说：“这副对联比较简单，对得工整却不容易，就看你怎样对了。”

华俊龙把上联拿给华茨轩，问道：“叔叔，你看怎么对好？”

华茨轩笑着说：“好侄儿，梅教授是要考你的文才，我可帮不了忙，就是帮得上忙也不帮，全靠你自己拿主意。”

俊龙想了想，挥笔写下：世上百谷，稻子夺魁。他小心翼翼地交给梅斌科并问：“梅教授，你看这样可以吗？”

梅斌科接过来看了一会儿，然后递给华茨轩，华茨轩看后照样递给华优志。华

茨轩笑着说：“优志哥，我看人家说侄儿不错并没有夸大事实，他小小年纪，文思还蛮敏捷的嘛！”

华优志摇摇头说：“不能因为这两副下联就下结论，将来怎么样还很难说，就是有点小聪明，他也生错了人家，我们家送不起他去读书的。”

华俊龙听到父亲这样说，心里很难过，但也说不上什么话，就呆呆地站在那里。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开口说：“这世界上读不上书的人多得很，人家不也过得蛮好吗？”

华优志吩咐俊龙：“你去看看饭煮好了没有，最好能早点开饭。”俊龙只好低着头走了出去。

梅斌科见俊龙走了，很关切地对华优志说：“华先生，你这儿子悟性不错，不管以后有没有书读，将来都会给你争气的！要是实在送不起他读书，再过几年，你就把他送到军校去读书吧，到时候你要茨轩告诉我，我一定想办法。”

华优志说：“难得你有这片好心，我在这里就先谢谢你了。”

过了一会儿，华崇龙走进来告诉华优志：“爸爸，妈妈说饭菜快煮好了，要你先摆好碗筷，妈妈还说酒就在柜子里。”

华优志起身去拿抹布，然后把桌上的杯子和碗碟拿开，又打了盆水来，将抹布放在水里用手搓了几下，拧干后把餐桌擦了又擦，再拿了一片干抹布把餐桌上的水迹仔细抹干净。接着，他从餐柜拿出酒杯摆到桌上，把碗筷和一叠辣椒酱也放到了桌上。收拾好之后，他回过头来向梅斌科招呼说：“梅教授，你稍等一会儿，我到柴火房里去看一下。”

梅斌科说：“好的，你去，今天你就麻烦你了。”

“梅教授，不要这样讲，不是因为抗日，我用八抬大轿还请你不来呢！惭愧的是我这里没有什么好的招待你们。我同这茨轩弟也好久没有一起喝过酒了。”



过了一会儿，华优志就把煮饭的铁鼎提了过来，又用木盘端上来四个菜：一盘粉蒸肉，一盘炒蛋，一碗豆豉炒干鱼，一盘红烧萝卜。华优志把菜放好后返回柴房，继续用木盘端了两个菜来：一大碗红菜薹，一大碗酸豆角汤。

等华优志把菜都摆好后，罗秀英带着三个孩子也进来了。她道歉似的说：“两位先生来到我们家，可惜没有好的东西招待，实在不好意思，还请你们原谅。”

华茨轩笑着说：“嫂子，我们空着两手来到你家，你们又是花生，又是瓜子和毛栗，现在还搞了这么一大桌菜来招待我们，我今天真是托梅教授的福了！”

梅斌科笑着说：“你讲反了，是我托你的福！我和你这位大哥大嫂素不相识，你不来，我到哪里打秋风啊！”

华优志替客人斟满酒，然后举起杯说：“两位先生，你们今天大驾光临，我们全家都格外高兴，我们一起干了这杯水酒吧。”他一饮而尽，然后用空杯子向着客人，表示敬意。

华茨轩对梅斌科说：“我们这里的乡俗是主人干了一杯之后，客人必须奉陪，所以我们一起干了这一杯吧！”说完，他也一饮而尽。

梅斌科摇摇头，苦笑着说：“看来我只好入乡随俗了。”然后也举起酒杯饮尽。

华优志先后给梅斌科斟了三杯酒。梅斌科说：“我不能再喝了，我好久没有喝过这么多酒了，不是酒不好，这个酒有点甜味，很容易入口，但后劲太足。我喝酒的原则是可以尽兴，但不能喝醉。酒色伤人利于刀斧，这是古人的经验之谈。总之，请你们原谅我不能再奉陪了，你们有海量的话可以多喝几杯，我就算了。”

华茨轩说：“梅教授平时不大喝酒，要不然就算了吧。”最后华优志左劝右劝，约定一起干掉最后一杯才算完事。

华优志他们在喝酒的时候，罗秀英就带着三个孩子远远地坐着。按当地的老规矩，有客人喝酒的时候，女人和小孩是不能上席的。梅斌科几次劝罗秀英他们过来一起吃饭，她就是不肯，看客人不喝酒了，罗秀英才走过来给客人盛饭。

梅斌科对菜大加赞赏，他对华优志说：“这粉蒸肉味道特别好，这肉好像不是猪肉似的。”

华优志告诉他说：“你吃的不是一般的猪肉，是野猪肉，所以吃起来味道就有点不同。”

华茨轩说：“这就难怪了，在吃的时候我就在猜想这到底是什么肉，像猪肉又不像猪肉，原来是这么回事。”

吃过饭后，罗秀英打来热水让客人洗脸，然后又端上了热茶，她正打算去拿花生，梅斌科和华茨轩央求道：“罗嫂子，这就算了吧，从进到你家里后，我们的口就没有停过，一直吃东西。你家的酒好，菜好，饭好，我们的肚子已经很饱了，喝杯茶就行了。”

喝了一会儿茶，眼看太阳快下山了，梅斌科向华茨轩说：“我们该回去了。”

华优志还想留他们再坐一会儿，梅斌科站起来客气地说：“再次感谢你们的热情款待，打扰了。”

华优志见他们执意要走，就陪他们一直走到村边，待客人的身影消失在山中，才转身回家。

## 五十六

日本鬼子从临武经过引起的风波，很快恢复了平静。从山下逃往山上的人陆续返回原处，那些从县城逃往山上的官员、阔佬和一般人员更是迫不及待地返回了县城，只有那些被日本鬼子烧坏了房子无家可归的人还寄居在邻居或亲戚家里。

马侯岭是一个没有公路，没有电话，更没有报纸的偏僻山野，日本鬼子没有来，山下的日本人一走，这里当然又一切照旧。接近年关，大家都在为过年忙碌，有打有算的人家开始计划过年之后怎样播种和度过春荒。

华优志每隔一天都去煤矿上挑担煤回来，罗秀英则带着孩子上山砍柴，准备第二年发春雨用的柴火。到腊月二十日，他将家里养的猪卖给了屠户。这年他家养着三头大猪，先卖了两头，除了还清欠着人家的债务外，还余下三十多块银元。剩下的一头猪准备过年再卖四分之三，用来买猪苗和过年花费。

罗秀英天天忙里忙外，从不知道什么叫疲倦，她除了自己不停歇外，还催促丈夫做好年前的备耕工作，安排一些三个儿子能够干的活。晚上，她点着灯给三个孩子做新鞋，敦促华俊龙读书写字，还要他教崇龙和贤龙读《三字经》。

腊月二十二晚，华俊龙兄弟已经上床睡觉了，罗秀英仍在灯下纳鞋底，门轻轻地被推开了，罗秀英抬眼望去，是廖荣桃轻手轻脚地进来了。

罗秀英起身关切地问：“这样晚了，你怎么没有睡，还过来坐一会儿？”

廖荣桃低着头，很久没有出声。

罗秀英知道她这样迟了过来肯定是有什么事要同自己商量，就恳切地说：“荣桃嫂，你有什么事就说吧，看我们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够帮点忙。”

廖荣桃抬起头来望着罗秀英，不好意思地说：“秀英，本来早几天我就想过来同你商量的，几次到你家门口，我又回去了，觉得不好意思开口。可想来想去，实在是没有办法，今晚才到你这里来跟你商量，不知道你能不能想个办法帮我一下？”

虽然她没有明说，罗秀英听她的话已猜到了七八分，就笑着说：“荣桃嫂，你平时都是心直口快的，今天怎么变得拐弯抹角的了？有什么事说出来，这里又没有外人，我们两家还有不好商量的吗？”

“秀英，讲起来也不好开口。只有几天就过年了，大家都在准备过年，我家什么着落也没有。今年你大哥本可以替人家挑脚弄点钱的，日本鬼子一来，大家都在家里空坐着，也就挑不成了。”

罗秀英轻声问道：“前几天你家不是卖了一头猪吗，钱这样快就用完了？”

“今年夏天青黄不接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向人家借了两担谷的钱，到这个月连本带利要了我们五担谷钱，还了账后，我们又买了两头小猪，就只剩下买盐的钱了。过年了，人家都买这买那，我们没钱，什么也没买。过年家家只有收钱回家的事，哪有向外放钱的理？到了年关了，我家真是求借无门哪！离过年还有七八天，过了这几天，就是有钱也没地方去买东西了。”

罗秀英非常同情她的处境，一提到要借钱的事，她也感到很为难，自己家有五口人，花费本来就不小，加上过年后优志又打算让俊龙和崇龙两兄弟读书，花费就更多了。而且优志去连州卖辣椒和老姜还没回来，借钱的事又怎么好自己做主呢。

“荣桃嫂，你同其他人商量过吗，他们是怎么答复你的？”

廖荣桃叹了口气，说：“我们村子只有十多户人家，大家都不富裕，真正有余钱剩米的并不多，我向几家稍微富裕的人家全打听过了，他们讲起来都说很困难，我就不好开口了。”

罗秀英有点无奈地说：“荣桃嫂，是这样，你说说看，你到底要借多少钱才能把这个年过过去？我本人并没有多少钱，我可以要优志替你想点办法。”

廖荣桃听秀英这样说，这才放了心，她知道只要是秀英答应的事，她是一定会帮忙到底的。

廖荣桃掰了掰手指头，然后试探地问：“秀英嫂子，你看能够借九个银元给我

吗？你能答应这个数字最好。不过最少也需要七个银元，没有这个数，我们家就很难过年了。”

罗秀英想了一下，点点头说：“优志现在不在家，我也不好说定。等他明天回来，我同他商量后再告诉你一个准确的数。”

廖荣桃笑着说：“秀英，我知道你家的事，你是一个好当家，借钱借米的事你说了算，优志老弟会听你的。”

罗秀英笑着说：“优志是好说话，可借钱的事我们总要商量商量才好。男人哪，他越信任你，你越要尊重他，我要是乱拿主意，他不高兴了，就没有意思了。”

廖荣桃静静地坐在那儿，好久没说话，也没有起身走的意思。罗秀英放下手中的活儿，看着她显得无奈又很失望的样子，就用商量的口气说：“荣桃嫂，这样吧，明天半上午优志一定会回来，吃午饭的时候你们两口子过来，我们商量一下，问题总可以解决的。你要我马上答应你，这可不好办，为了这事弄得我同优志不和，总不是办法吧！”

廖荣桃为难地说：“明天就是土地圩赶集了，也可以说是今年最后一次赶集，明天下午就是拿到钱也没地方去买东西了，实在难哪！”

罗秀英笑着说：“也是，我看这样吧，我还有几块钱是准备还人家的，因为优志听说那个人不在家，就没有给他送过去。要不你先拿去明天赶集，如果你还有困难，再想别的办法。”

廖荣桃的脸上这才露出了笑容，她感激地说：“秀英啊，过去有困难我总是来麻烦你，这次我本想到别的地方去试一试，看能不能解决问题，免得次次麻烦你。可前几天我村内村外都试过了，人家都不肯，说是哪有年关还向外借钱的道理，到头来还是你这里靠得住。”

“荣桃嫂，我告诉你吧，我家也不富裕，可谁家没有困难呀！像我们这样的人家，总有缺盐少米的时候，互相帮忙不是自然的嘛。”

罗秀英走到房里，拿出五块银元交给廖荣桃，笑着说：“你先拿着这五块银元去买点东西，如果实在不够，再想别的办法。你大概要什么时候才能还给我？我也好计划还给人家。”

“这样吧，明年清明我们尽可能还来，那时我家那头猪大概可以出栏了。好在明年春天的粮食不像过去那么紧张，我们家不是也借了几担乡仓谷吗？那时这几块钱大概还得起的。”

廖荣桃准备回家时，罗秀英一再嘱咐：“好嫂子，你千万别和人家说向我借了钱，人家再向我来借钱，我可借不出了。”

“秀英，你千万放心，我不会向人说起这事的。难道我会这样没有头脑吗？”廖荣桃笑着说。

第二天刚吃过早饭，优志就挑着一些红糖、黄花菜、红薯、麻丸等东西回家了。待优志洗过澡，吃过饭后，罗秀英才把借钱的事告诉了丈夫。

华优志不仅没有责怪妻子，还赞同地说：“你做得对！荣桃嫂这些年受苦了，嫁到这里这么多年，没有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她丈夫也是一样，那件棉衣穿了十多年了，补满了补丁还在穿。明年可能会好一点，至少五黄六月不会欠粮。过年五块钱可能少了点，你再给她送去三块银元，凑满八块吧。”

罗秀英说：“你给她送去吧，我还有点事。”

“她是向你借的，怎么要我送去呢？我给她送钱去，万一被人家看见了，多不好意思呀！”

罗秀英听丈夫这样说，就高兴地说：“也好，我马上给她送去，你同意了就行。”

罗秀英来到廖荣桃家，廖荣桃正在家里补衣服，煤火上正蒸着红薯，见秀英来了，马上放下手中的衣服，让秀英坐下，然后关切地问：“优志老弟回来了吗？”

“回来了，我把那个事告诉他了，他没有反对，觉得我做得对，他还要我再给

你送来三块钱，说是凑个八，也就是‘发’，希望明年万事顺利，一路发财。”

罗秀英从身上掏出三块银元放在廖荣桃的手里，说：“你看看有没有假的。”

廖荣桃笑着说：“秀英，你这是说的哪里话呀，你怎么会拿假光洋蒙我呢！”

“不要这样说，万一我被人蒙了呢？怎么好叫你为难呀！”

“不会的，你秀英和优志是什么人，都是人精，哪一个能蒙得了你们呀！”

罗秀英听完哈哈大笑起来，然后笑着说：“荣桃嫂，你真会讲笑话！”

“不是笑话，是大实话，谁不知道你们两口子呀！”

罗秀英准备起身离开，廖荣桃一把拖住她说：“秀英，你再坐一会儿吧，你好久没有来过我家了，我知道你很忙，天天里里外外，田里土里的，平时没时间不来我家我不怪你，今天你来了马上就走，我可不放过你。你坐一会儿，我给你拿点东西吃，我知道你家什么都有，比我的多，比我的好，可你一点东西不吃就走，我过意不去。你是事忙，再忙也不差这一会儿。”

罗秀英被她这么一说，没有办法，只好坐着。廖荣桃走进房里先把三块银元放好，然后马上抓了一盘烤花生走出来，放到了秀英的面前。秀英剥了一个吃，称赞道：“你这花生火候刚好，又香又脆。那天到我大嫂家里吃她家的花生有点老了火了，倒是挺香，味道却差远了。”

“烘花生时要特别细心，稍不注意就把花生糟蹋了。火太烈，就容易变味，我年年在烤花生时火不敢放大，就用温火慢慢烘，时间是长一点，但它一定不会老火。”廖荣桃一边说，一边把花生塞进罗秀英手里。

罗秀英吃了一会儿，就站起来说：“好嫂子，我必须得走了，马上就过年了，我还有好多事要做呢。这几天上山砍柴是去不成了，我三个孩子的鞋只做好了兩双，贤龙的鞋还没做呢，最快也得一天吧。过两天又是抖糍粑又是做豆腐，还要杀猪、炸肉的，哪里还有空闲哪！”

廖荣桃笑着说：“这样吧，你那小孩子的鞋拿给我来做，反正我这几天空着。当然，我的手头工夫没有你好，但我一定会尽力做得同你一样好，包你满意就是。”

罗秀英笑着说：“你的手头工夫我还不清楚，全村你是数一数二的。只是太麻烦你了，这样不大好吧？”

“秀英，你这就见外了，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了这样大的忙，我帮你这点小忙你还客气什么呀！这样吧，我马上同你一道过去，你把东西交给我，我保证明天，最多后天，你的小宝贝就有新鞋穿了。”

廖荣桃跟着罗秀英回家，拿起贤龙的鞋面和纳了一半的鞋底看了看，又用手量了量，问道：“你这小儿子的脚怎么这样长了？”

“他的脚本来还没有这样长，我是加了一点码，不然明天冬天就穿不得了，那多可惜呀！”

廖荣桃点点头说：“是这样，这小孩子的脚一天天长大，不加点尺寸，过一个冬天就穿不得了。”

罗秀英本想留荣桃坐一会儿，廖荣桃说：“我不坐了，你的事多得很，我回去也有其他的事，等把那些事做完，马上就给你把鞋做好，然后送过来。你放心好了，我保证你儿子过年有新鞋穿。”说完，廖荣桃就出门了。

罗秀英关上门，也忙自己的事去了。她先到柴火房去看了一下柴火是否安放妥当，心怕小孩子毛手毛脚，弄出事来。又到猪栏里看猪盆拿出来没有，她看到猪栏里有些地方湿了，就从猪栏外面抱了一堆干草撒到猪栏里。然后回到家里拿了把小锄头去菜园里中耕南京菜，直到快吃午饭才回到家。

这天，由于华优志在外走了几天长路，回到家里洗了澡，吃了饭，就上床睡觉了，一直快到中午才醒来。罗秀英回到家里，见丈夫已经醒来，正在刨白薯皮。

罗秀英走过去，看丈夫已经刨了蛮多了，就说：“够了，多了吃不完，到晚上就不好吃了。你去坐着，我来煮吧。”



华优志把刀擦干净，放在碗柜旁边的插刀架上，然后洗了手，就坐在炉灶边休息。这时，门外响起两个人的脚步声，华优志起来开门，原来是华存松和华存珠来了。

华存松笑嘻嘻地说：“我还以为你要下午才会回来，听人家说你刚到吃早饭的时间就回来了，走得那样快？”

“也不是走得很急。昨天不是在平头岭打的伙铺，是在古城水息的觉。总共才一二十里路，吃早饭的时候当然就回来了。”

华存珠说：“这样说来，你挑去的东西很好卖，不然你昨天到不了古城水。”

华优志说：“是这样。来，坐下说吧。”

待他们坐定后，华优志马上解了一包麻丸，用盘子装好端上来，道说：“你们尝尝看，脆不脆？”

华存珠说：“你倒好，还没过年就用过年货招待我们了。”

华存松笑着说：“优志的为人你还知道，不管什么时候到他家里，只要有好吃的东西，他都会拿出来。”

华优志说：“年头年尾了，你们来了，总不能叫你们干坐着吧？再说既然是年货，过年吃和过年前吃还不是一样，反正是用来招待客人的，吃光了，你们再来就没有了，那时你们就是怪我也没法子了，你们说是不是呀？”

华优志知道他们是来拿红薯的，因为在去连州之前他们打过招呼。他接着说：“你们要的东西我都给你们带回来了，每人一包，每包五斤。”

华存珠说：“搞那么多啊，过年我从来没有用过那么多红糖，今年算是最多的了！”

华存松说：“不多不多，五斤算什么多，吃起来就算少了。”

“刚才我说你回来得那么快肯定是挑去的东西好卖，情况到底怎么样？你快说说吧！如果好卖的话，我打算年前也去一次呢。”华存珠说。

华存松不赞同地说：“年前几天了，加上现在兵荒马乱的，去有什么好处？出了年再去岂不更妥当？”

“这也不一定，就看你的造化了，你认为年前有土匪，年后就没有土匪了？”华存珠冷笑着说。

华优志向华存珠说：“我们临武刚刚走过日本鬼子，听说顺头岭那边土匪又多。我们这边的人很少下连州，挑去的五爪辣椒和生姜很抢手，过年了，家家户户总想买一点，去的人少，买的人照样买，物以稀为贵，价格自然就上去了。”

“比平时到底贵多少？”华存松问。

“比平时大约贵百分之五六十吧！”

华存松吃惊地说：“这次你赚大钱了！那天你约我去，我当时有点怕，又不好向你说明，就说有别的事给推脱了。这个钱呀，注定是哪个赚的，我生来就是这个八字，怪不得谁。”

华存珠笑着说：“这不是什么八字的问题，是你没有优志的胆量。有时你要是想赚些钱，不冒点风险是不行的！”

华优志说：“我也不是故意要去冒险，眼下只有这几天，过年的糖呀盐呀，还有别的东西什么都没有，家里那样多的人，大人可以体谅是日本鬼子造的孽，小孩子晓得什么，还不乱埋怨一气。再则，过年了少不了三亲六戚，特别是那些外甥儿女来，一进门看光光，你有什么话说呀！就这样一鼓气，我就去了。我当时想，我就挑点土产，土匪要抢的是值钱的东西，主要是抢钱，他们大概不会抢辣椒吃吧，这样一想，就想通了。”

华存松说：“你在路上就没会着一个伴？”

“没有，我在九寨水过的时候，那个老板娘问我去哪里，我说去连州，她说我真是吃了豹子胆，现在到处兵荒马乱，谁还会去买这个辣死人的东西啰，说我还是回去的好。”华优志进一步解释说，“你们想一想，我已经到了那里了，怎么好走回头路呀！我告诉她就算丢也要丢到连州去，反正这东西是我土里长出的，放在家里也变不了钱。于是我就去了，一路上冷清清的，哪会有什么伴呀！”

“你是在大路边睡的吧？”华存珠问道。

“不，那天我是到量子睡的。我到大路边的时候还有蛮高的太阳，我一鼓作气就到量子去了，这样第二天就可以少走一些路。”华优志解释道。

华存松笑着说：“那天幸好我没有跟你一齐去，要是我去了，肯定到大路边就会住下了。”

华优志说：“到大路边住伙铺和到量子住伙铺还不是一样的？反正第二天就能赶到连州。”

华存珠关切地问：“连州那边是怎么个样子？”

华存松也应声道：“对，对，你讲讲连州的情形吧。”

华优志看到他们那样急于了解外面的情况，猜想他们过年以后一定是想去连州或什么地方做点生意，就详细描述道：“日本鬼子没有去过连州，不过上两个月连续遭到了日本鬼子的轰炸，因为连州外面有山，山上有中央军的高射炮开火，日本飞机飞得很高，丢下的炸弹大部分没有炸中目标，虽然炸中了一些房子，还不算很严重。连州现在住着很多从广州撤下来的人，广东军管区的人大部分还在那里，有一部分迁到阳山那些地方去了。因为连州比较安定，经济也比较好，那些从广东其他日本人占领的地方逃出的有钱人家大部分还留在那里。因此，我挑去的土特产很好卖。现在日本人占领了粤汉铁路，广州和韶庆也被日本人占领了，广东的红糖、盐和布料现在是从连州往我们这边推销，我们这边又遇到日本鬼子从广西往坪石方面转移，连州那边的人不敢来，我们这边的人也不敢去，所以广东出产的红糖、盐和咸鱼就很便宜。我这次只挑了三十多斤五爪辣椒和五十多斤生姜，却换了一担年

货回来。你们如果要去，我劝你们明天就动身，反正来回三天就够了。如果过年前不去，过了上九日去也可以。”

华存松追问道：“听你讲了连州的情况，看样子情况还好，我们要去连州的话，心中就有底了。不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你没有讲到，那就是路上的安全问题，现在还有土匪打劫吗？”

华优志非常肯定地回答：“据我从伙铺听到的消息，从今年七八月起，顺头岭一带基本上没有土匪了。至于原因？听说是广东现在有一支粤北支队，他们人不是很多，但打土匪很厉害，几个土匪头子都被他们杀掉了，那些小土匪被缴了枪，也就作恶不起了。”

华存松有点惊讶，仿佛在自言自语地说：“这个粤北支队到底是一支什么军队呀？它不可能是中央军，也不可能是自卫队，肯定也不是土匪。既然是支队，肯定还有大队和总队，看来是有点来头啰！”

华存珠笑着说：“我说呀，管它是什么部队，能够打土匪就不错！现在这个世界是混天甲子，有枪就是草头王，谁知道是红是白呀！”

华优志点点头说：“你这话没错，我们这些老老实实的农民世代代哪个争得天下，就向哪个交粮交税。自古以来都是官出于民，民出于土，我们农民不交粮交税，什么当官的都神气不了。现在我们不说这些了，你们看，除了红糖外，还要点什么呢？”

华存松问：“你能分几斤盐和两斤麻丸给我吗？”

“几斤没问题，多了就只好办。”华优志肯定地回答。

这时，罗秀英把煮好的白薯端了上来，并带着歉意说：“不晓得你两个人要来，没有煮饭，先一起吃碗白薯，打个点心。现在已经是上午了，我马上去煮饭，虽然没有什么菜，还是在我们家吃餐饭再说。”

华存珠说：“你们吃，不用客气，我们还是回去吃上午饭。”

罗秀英说：“哎呀，你怕明天我去你家里吃好的呀，吃碗白薯也不会吃坏你的口，你们看得起我就吃，看不起我就随你们去。”

华存松笑着说：“秀英就是这样，你到她家里，会到什么吃什么，你不领她的情，她还不高兴呢。我们还是自己动手吧，免得她劳神。”

罗秀英笑着说：“还是这样好，大家都不要讲什么客气，反正又不是什么好东西。”

华存珠说：“不能这样讲，白薯就是好东西嘛，有的地方还给它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怀山。”

华优志说：“野生的才叫怀山，土里种的还是白薯。不过现在好多怀山都是假货，实际上就是长条的白薯！”

华存松和华存珠吃了碗白薯，就放下碗筷不吃了。罗秀英笑着问：“怎么就不吃了，是不好吃吧？”

华存松说：“我们把它吃完了，你那三个儿子回来吃什么？”

罗秀英说：“你们是怕他们没有吃的？我们家今年别的东西不多，白薯却蛮多，挖了有好几担呢。你们想吃的话就把这一锅都吃了，吃完我再去煮。”

华存珠向优志说：“优志，你把红糖和盐给我们称好，我们就走了，下午还有点事。”

“你们要的红糖都包好了，五斤一包，我在买的时候就要老板包好了。只是这盐没有包好，过会儿我把它称好，你们用竹篮子提回去就行了。”

华存珠拍拍大腿说：“真糊涂，我们明明是来提年货，怎么不带篮子来呢？我看呀，我们先把红糖拿回去，反正是包好了的，其他东西我们下午来一个人拿就行了。反正是一样的，我们把优志家的竹篮子提回去，总不能明年再还吧，还不是一样要来一次。”

华存松笑着说：“对，对，我们下午再来！你还带了什么好东西回来？你要用不了的话就分一点给我们，免得又挑回去卖，这样你和我们都方便。”

华优志说：“也好，我还多买了点麻丸、海带、池菰什么的。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就分点去，价钱嘛，就比市场上便宜点，反正不赚你们的钱。”

华存珠说：“那怎么行呀，从连州挑回来，总不能叫你白费力气呀！赚点钱是应该的。你想想看，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是有钱也没有地方去买，日本鬼子一来，把什么东西都搞乱了。就说红糖吧，现在集市上连踪影都见不到。海带呀，桂皮呀，茴香呀，八角呀，都是广东的特产，大家都坐在家里保平安，哪有心情去做生意呀！今年这个年，一定是家家缺这缺那，过不好的！”

快离开时，华存松又对优志说：“优志，明年小孩子读书的事你是不是同各位家长联系一下，把人和学费定下来；也同范老师和王老师面谈一下，把这事定下来。我看这两位老师不错，教学有方，也好相处，我们应当把他们留住。早几天好像桂阳的水牛山、龙口山有人来过，大概是想请他们去教书。不然到明年开学了，找不到好老师，也是很麻烦的。”

华存珠说：“是要在年前定下来最好。早几天我姐夫还向我说打算把我外甥送过来读书呢。”

“你那外甥在读什么了？”优志问道。

“我不太清楚，”华存珠说，“读是读了好几年了，好像还在读《告子》《万章》什么的。”

华存松说：“不会吧，好像你那外甥比俊龙大一两岁吧，怎么还在读这些呢？你看俊龙，‘四书五经’都读完了，现在在读《古文观止》了。”

“俊龙是《易经》没有读，直接读了《古文观止》。范老师说《易经》是本算卦的书，又是很深的哲学著作，小孩子不容易读懂，所以就要俊龙读《古文观止》了。”华优志解释道。

华存珠说：“我那外甥比俊龙差远了，不过他人并不蠢，只是每年请的老师都不行，教了几个月就不来了。这也怪不得人家不来，他们学费给的不多，有些家长又不送米送钱来，弄得人家老师连饭都吃不上，人家怎么会安心呢！”

华优志说：“是的，这件事是要早点定下来。范卓云老师是一个很不错的私塾老师，还有那个王雅正老师，别看她是个女的，却是相当厉害的一个人，她也是师范学校毕业的呢。”

华存珠向华优志说：“优志，你一定把我那外甥算上，学费嘛，反正同你家俊龙差不多就是了。”

华优志满口答应：“行，明天晚上我就把事情同范老师谈好。其他家长我都问过了，他们都还是打算让儿子继续读书，现在加上你的外甥，就更好了。”

他们两个正准备走，罗秀英走过来说：“你们两位还是吃了午饭再走吧，已经是吃午饭的时候了。”

华存松说：“我们把东西拿走了，饭就不吃了。到你这里吃饭的机会有的，我要回去准备一下，打算到清河圩赶个集。我有一个大姨妈在那里，好几年没有去了，准备给她拜个年。明年一开春，就要忙着做事了。”

## 五十七

第二天上午，天气突然转冷，吹着刺骨的北风，灰色的云笼罩着马侯岭，松涛在山谷中滚动着，看样子是要下雪了。

华优志从矿山挑煤回来，没有再出去做事。他吩咐罗秀英早点做晚饭，吃过晚饭后，他就提着一大篮子东西到横山下的学校去了。

华优志到学校时，范卓云老师和王雅正老师正在吃晚饭。范卓云见华优志来了，马上放下碗筷，去碗柜拿了两个酒杯和一副碗筷，叫优志坐在东边的凳子上，然后倒了杯虎骨酒，请优志一定喝几杯。

华优志说：“范老师，你快吃饭吧，酒我就不喝了，你知道的，我是喝了酒就脸红的人。不要耽误你们吃饭了，今天很冷，饭一冷就不好吃了。”

范卓云笑着说：“饭冷了没关系的，我已经给你筛好酒了，你无论如何都得赏我这个脸。我这里是没有好菜，只有两块豆腐，几块萝卜干，就只能请你喝杯酒了。”

华优志感动地说：“既然范老师把话说到这个地步，我不喝完这一杯反而见外了。不过有言在先，我只喝这杯，再添我就不干了。”

范卓云笑着说：“就按你讲的办。你硬不肯，不再喝就是了。”

于是两人举起杯，喝下一杯酒。

华优志深情地说：“范老师，如果不是国家混乱，人民受苦，你怎么会到我们这地方来吃这种苦呀！我们真的很想帮助你们，只是我们是大字不识一斗的人，家里又穷，你们把我当作知己，当作朋友，我真是感激万分。我今天来实际是想同你们商量一个事。”

范卓云笑着说：“有什么事就说出来，看我能不能出点主意，帮点忙，只要我能做得到的，我一定尽力而为。”



华优志笑着说：“你一定可以办到的。现在马上就过年了，过年后你和王老师还肯到我们这个穷地方再教一年书吗？这一年孩子们进步都很大，家长们很满意，还有一些外村的人也想把孩子送过来读书。一句话，我们希望你们明年再到我们这地方受年苦。”

范卓云说：“优志兄，话恐怕不能这样说，在日寇横行，山河沦丧，政府不负责任，人民生活痛苦不堪的年代，我们这些有家难回的难民能够找一份糊口的工作实属不易。在如此艰难的时代，你们还这样重视下一代的教育，更是难能可贵，我相信将来一定会有好结果的。”

范卓云举起酒杯说：“你看，我只顾着说话，竟忘记喝酒了。来，我们慢慢喝，一边喝，一边聊，来个寒夜长谈吧。”

王雅正已经吃过饭，她把水壶放在火炉上，准备烧水泡茶。

他们喝了口酒，范卓云接着之前的话题继续说道：“优志兄，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明年如果你们还要我在这里执教，我愿意留下来再干一年。在抗战胜利之前，我就在这里教书了。待抗日战争胜利了，到底干什么好，到时看情况再说。”

华优志见范卓云答应得这样痛快，心里十分高兴，就把前些日子华茨轩和梅斌科一道叫俊龙对对子的事情告诉范了老师。

王雅正听后，用非常肯定的语气说：“你家俊龙记忆力好，悟性也好，反应敏捷，如果能够继续深造，肯定会有出息。可惜这样聪明的孩子只能在蒙馆里断断续续地读点古书，受不到现代的新教育，这是很令人恼火的事。”

华优志说：“王老师，这就是农民儿女的命，农民的儿女永远是农民，命运就是这样安排好了的。我们的儿女就是再聪明，还不是催牛屁股！”

范卓云说：“来，我们把这杯酒干了吧。也没有什么菜，之后就一起喝杯热茶好了。”

两人喝完了酒，王雅正给他们上了茶。她收拾好餐具，用桌布抹干净桌子，然

后从柜子上取出一盘红薯端上来。

范卓云对华优志说：“农民现在是很苦，特别是山里的农民，更是这样。情况将来也许会改变，也应该改变，不然中国人就会一直受欺负。日本人敢欺负中国，凭什么？他们的人口只有中国的八分之一，国土还不及中国中部的一个省大，就凭他们国家实现了工业化，有千多万吨钢铁。中国要强大，不实现工业化是不行的。这样一来，许多农民就要变成工人，留在农村的人也要学会开机器，搞集体农庄，情况就能改变了，那时中国人就不是现在这样了。”

华优志笑着说：“范老师，你讲得很好。虽然有些东西我听不懂，不过我总认为你说得有理，只是恐怕我们这代人是看不到了。”

王雅正在一旁笑着说：“你也不能这样说，现在这个世界发展得是很快的，改变也很快。你看孙中山先生几天就把清朝政府推翻了，日本进攻中国东北还不是几天的事。你要相信《易经》上讲的，穷则思变，变则通。等中国一胜利，这个世界就改变了，我们一定能够看到的，俊龙他们更能看到，说不定他们还会做出一番事业来呢！”

范卓云见华俊龙有点迟疑，就补充说道：“她讲得很对，抗日战争形势明朗了，发动战争的元凶就快要败了。中国会改变，世界会改变，我们这里也会改变，一成不变是不可能的。你和穷哥们关心儿女的教育是很对的。在这样的年代，我们有幸遇到你们这样的人，也倍感欣慰。优志兄，天气变冷了，你提着一大篮子东西还要到哪里去？怕人家没事睡得早，你要是还有事就早点过去，把东西给人家送去再来坐坐怎么样？”

华优志笑着说：“今晚我就是到你这里来，不到别的地方去。这个篮子用油纸盖着是怕路上下小雨，把东西打湿了，里面也没什么东西，就是九斤糯米、两斤红糖、两包麻丸和两斤烤花生，是我家秀英送给你们过年的。秀英还要我告诉你们，要你们到我家去走一走。平时大家都有事没有时间，现在过年了，天气又冷，反正闲坐着，坐在一起说说话，日子还会过得快一些。”

范卓云说：“你家秀英很有人情味，善解人意，是难得的好人。给我们送来这

么多过年的东西，真是盛情难却啊！”

华优志说：“要过两天才会抖糍粑，杀猪，到时候再给你们俩送点猪肉和糍粑来。你们来到我们这个地方，没亲没戚，学生一放假，就够冷清的。你们也不要总守着这个学校，到各家去走走，说说话，我们也受受教育，这样大家都好嘛！”

范卓云说：“难得你们这样关心我们，我们也实在有必要同群众打成一片。孟老夫子提倡与民同乐，我们本来就是老百姓一个，随便走走，看一看，说说话，岂不更好！”

华优志说：“农民从来是最苦的人，被人家称为农夫蠢子，你们这些读书人能放下架子，肯和我们交朋友，我们当然是很高兴的。我们知道自己没有文化，懂得的事情很少，但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家秀英，她没有进过学校门，她就很敬佩两位老师。”

范卓云摇摇头说：“优志兄，我在与你们的接触中，深深感到你们两口子是很朴实，很能干的人，我觉得有一点不足的地方就是把我们读了几句书的人看得太高，把自己看得太低，这样很不好，会妨碍我们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朋友嘛，应该彼此平等看待，凡是有上下高低，就很难成为携手并肩的朋友。我和王老师最希望的就是你们把我们当朋友，而不是把我们当作有文化的人，把你们自己当作大老粗。”

范卓云停了一下，深有感触地说：“什么叫有文化？有文化并不是多认识两个字。实际上，举手投足皆学问，嬉笑怒骂亦文章。你和你秀英认识的字是少一点，并不等于没有文化，你们为人处世、交朋结友是很真诚的。”

“你不要反对，我有我的道理，你大概知道宋代有一个人叫秦桧，对，就是杀害岳飞父子的那个家伙，他是一个状元，在当时算是很有文化的人了，可他却成了汉奸、叛国贼，他配叫有文化的人吗？近代的汪精卫，他也会写文章，还当过孙中山的书记官，结果当了投降日本的汉奸，这种人配称为有文化吗？你再看《水浒传》中的李逵，《三国演义》中的张飞，虽然他们读的书不多，甚至可以说大字不识几个，他们却敢作敢为，是非分明，虽然有时有点粗鲁，但粗鲁得可爱，你不能说他没有文化。有人说，人生认字糊涂始，历来书生多误身，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我这

样说并不是反对人家学文化，而是反对因为自己读了几句书就装腔作势去吓唬人。那些认为自己没有文化的人也不能盲目地敬佩那些假装斯文的坏蛋。”

华优志听了范卓云的一段宏论，笑着说：“范老师，你讲的话我无法反驳。千百年来，我们农民吃亏就在于没有文化，有了文化就不同了。”

王雅正笑着说：“农民为什么没有文化呢？原因是农民穷，家里没有钱送儿女去读书。农民为什么会穷呢？那不是八字不好，也不是祖坟龙脉不好，是因为社会制度不好。现在的社会制度是专门欺负穷人的，孙中山就是看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提出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提出了民生主义。所以不是文化的问题，归根到底是民生问题。”

范卓云借着灯光看了王雅正老师一眼，王雅正马上低下头。华优志心想，王雅正并没有说错呀，她为什么要低下头呢？

范卓云笑着说：“王老师讲得不错，只是扯得太远了。优志兄，自从我的家乡被日本人占领，我们四处避难，不知如何是好。后来有人对我说，我有文化可以去教书呀，也可以给有钱人当师爷。我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去当教书匠好，教书是读书人的末路，是‘人之患’，可总比到处去流浪好，特别是在这国难当头的今天。这几年的教书过程中，我最大的感受是中国的老百姓是最可爱的，特别是像你这样的农民，朴实，真诚，自己再困难也尽可能地周济别人。就像今天，天这么冷，你还特地过来送我们这么多过年的好东西。就说这红糖吧，平时在市场上是可以买得到，可今年因为走日本鬼子，市场上几乎看不到了，你却给我们送来了这么一大包，真是情意深重呀！有人说，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之前很难理解，在实际生活中，我才体会到这是对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有好多东西你虽然知道，但不一定能体会得到。古人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就是因为落难，我才结交到你这样的朋友。有些人平时客客气气的，一遇到困难，他们就躲还来不及，而且不给你落井下石就很不错了。你对我们这样好，希望明年再教你们的子弟一年，我们怎么能拒绝呢？”

华优志笑着说：“范老师，我们讲了半天，又言归正传了。我可以坦白地告诉

你，华存根和华存珠昨晚到我家里来，要我一定在年前把明年办学的事定下，也叫你们心里有个底，他们还说已经有地方派人请你们去了。”

范卓云说：“桂阳的水牛山和龙口山是派人来过，他们那里也想办私塾。那里也同你们这里一样，穷苦人家的儿女要到中心小学去读书就必须寄宿，连吃带住一年的费用要不少，好多家庭都负担不起。这是一个共同的问题，农民穷得多，很多都读不起中心小学，家长又希望儿女有点文化，就打算办私塾。他们派人同我们联系过，我答复他们薪金多少都好说，能够糊口就行。从他们的话语中，我了解到他们的子弟多半是‘四书’还没有读完，只有极个别在读《左传》了，像你家俊龙这样的学生还没有。”

华优志说：“我关心的不是这个。你答应他们了没有？”

“我没有肯定地答复他们是去还是不去，我告诉他们，我还没有得到这里家长的确信，如果这里的家长不要我任教了，我们自然愿意去；如果这里的家长苦留，我就很难拒绝了，人都是有感情的，经过这一年的工作，我和同学及家长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里的条件虽然不算很好，我们还是有点舍不得。他们大概初十会派人再到这里来商谈一下，把事情定下来，情况就是这样。”

华优志高兴地说：“那就好，那就好，谢谢你和王老师对我们的好意！那就这样定下了，明年辛苦你们留下来再教这些学生一年。不过很可能明年会更辛苦，因为学生肯定比今年要多，学生一多，自然操的心就多，你们就更辛苦了。当然，薪金也会多一些。”

王雅正严肃地说：“倒不是薪金的问题，我们对这方面要求不多。范老师，如果他们那里请不到合适的老师，实在要我们去执教，我打算就由我去任教。现在中学、大学里女教师多着呢，我就是在女子师范学校读的书，我的老师大多数是女老师，她们不仅有耐心，关心学生，而且教得很不错。当然，他们如果看不起人，认为我是女人，不愿意我去任教，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不过即使明年不去教书，我也想独自找份事做，例如去替人家缝衣、裁剪什么的。”

华优志说：“王老师还会裁衣，缝衣？这我倒没有想到。”

王雅正说：“你应当想到的，中国对女同胞不是一贯提倡三从四德吗？这‘四德’之中就有女红，我们的女同学大都会缝衣、裁衣和织毛线衣呢。”

范卓云笑着说：“我们不谈读书、教书的事了吧。雅正老师，今天优志兄冒着寒风给我们送来一大篮过年的东西，我们也应该送些东西给他才对。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你看送点什么好呢？”

王雅正哈哈大笑着说：“这可是个意外，我根本没有想到优志先生会来这一手，有点叫我们措手不及。实际呢，就是知道他会来，我们也一无所有，能拿什么作为回礼呀！”

华优志连忙摇摇手说：“你们两位老师呀，回什么礼啰！你们把全部心血投入到孩子身上，平时又这样关心和教导我们，这礼物还小吗？你们这份大礼我们可是无法回报的呀！你们说要‘礼尚往来’，我们是无知无识的农民，根本无法回报你们啰！所以只能套用中国的一句俗话，‘大恩不言谢’了！”

“我是说中国人是很讲彩头的，年头年尾提着一大篮子东西来，总不能空空如也地拿回去吧，我们应当要在你的篮子放点什么东西才对！”范卓云解释道。

王雅正说：“我们两袖清风，身无长物，只有两本破书，总不能拿两本书放在他篮子里呀！”

华优志笑着说：“书是你们的法宝，我可不要，要了也没什么用。”

范卓云笑着说：“我是这样想的，中国人过去不是喜欢贴春联吗？我们还有一大沓红纸，是不是可以写两副对联放在篮子里，作为我们的一点心意？”

王雅正附和道：“是呀！我们过年写几副春联送给家长，不也是我们一点小小的礼物吗？”

华优志说：“那是墨宝，是很受欢迎的东西！”

范卓云说：“什么墨宝，我们又不是大作家，也不是大书法家，写几副水平不

高的对联哪能叫墨宝呀！不过是表达我们的一点心意而已。”

华优志高兴地问：“那春联什么时候写给我们呀？”

范卓云说：“既然不能让你提着空篮子回去，当然是马上写好让你用篮子提回去啰！”

王雅正担心地说：“有那样快吗？会搞到很迟的，天气又这样冷。”

范卓云笑着说：“不会很久。王老师你去裁红纸，我来拟春联，优志兄就劳你去磨好墨，一会儿就成了。”

王雅正提醒：“写好后，墨迹也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干。”

范卓云很有把握地说：“不要紧，前两副对联由你用隶书来写，后两副由我用正楷或行书来写。”

“写倒要不了多少时间，问题是拟对子有这样快吗？”王雅正说。

范卓云说：“试试看吧。”

华优志见他拿出毛笔，在一张小纸上工整地写下：大地回春山河笑迎东方红日，院生辉儿孙平步天上青云。横批为春暖花开。

写好后，他把底稿交王雅正并问：“你看这样行吗？”

王雅正看了一下，笑着说：“基本上还可以。上联出得好，下联稍有点逊色，不过很切合华家的心愿。”

王雅正又把它递给华优志说：“你看这样行吗？行的话我就照着写了。”

华优志说：“不用看，我想一定是很好的。不过我很惊讶，范老师的思路怎么会这样快！”

范卓云说：“不快，不快。古人不是有出口成章的吗？”

王雅正笑着说：“优志先生，砚台和墨都在书架上，你先去把墨磨好，我去裁红纸，等我把纸裁好，说不定他就把对联拟好了。他这方面是很在行的。”

范卓云在一张不大的纸上一口气写下：小苗探头出土，谁敢说此非参天奇材；门楣流光夺目，你当知这有卧龙隐士。横批是紫气东来。

过一会儿，他又给火房门写了一副对联：炉火熊熊烤就人家百味家肴，泉水清清煮出万家奇香。横批：水火平安。

范卓云抬起头问华优志：“优志兄，你那祖厅屋里的柱子上也该贴一副对联吧？”

华优志说：“是可以写，就劳驾你费心了。”

范卓云想了一会儿，提笔写下：祖宗积德昭日月，乃后代最大福泽；儿孙争气惊天地，是先辈无上光荣。横批为根深叶茂。

范卓云写完，华优志刚好磨好墨，他走过去看范卓云的草稿，敬佩地说：“范老师，你可真是才思敏捷，你到我们这里教书是大材小用了！”

范卓云摇摇头说：“不，不是这样。这有什么呀，中国有才能的人多的是，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不是讲着玩的，这是实实在在的真理。正因为如此，才有人说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是奴隶创造了历史。”

王雅正裁好了红纸，交给范卓云。自己则拿了一个杯子，把磨好的墨倒进去一小半，然后到一张桌上写了起来。范卓云接过红纸，用手量了一下，然后也提起笔龙飞凤舞地写起来。

范卓云写完以后，把对联放在高处，走过去对王雅正说：“你写得太认真了，你继续写吧，我去把烧点水泡三杯茶喝，反正写的字要过会儿才能干。”

华优志十分惊讶，他没有想到这个看似平凡的范老师才思那样敏捷，更使他想不到的是王雅正的隶书竟写得如此出色！



王雅正把对联写完，范老师也把茶沏好了。王雅正说：“优志先生，坐到火边来吧，我们一起喝杯茶，要等一会儿，对联才能折起来。”

他们一边喝茶，一边吃着烤花生。北风呼呼地吹着，窗外的树枝不断地摇摆着，远处传来一阵阵松涛的喧嚣声，偶尔还传来几声狗叫。王雅正见窗外天色逐渐暗下来，身上感到一丝寒意，她笑着说：“看来要下雨了，应该快大寒了吧？”

优志答道：“还有五天是大寒，小寒大寒冷成团，该是下雪的时候了。”

王雅正笑着说：“你们稍微坐一下，我来给你画一幅红梅迎春图。”她去房里拿了张大宣纸铺在书桌上，拿起画笔几横几撇，勾勾点点，一幅冬雪迎春图就出来了。她在画的右边留下一大片空白，然后笑着对范卓云说：“你来题几句小诗吧！”

范卓云笑着回答：“还是你自己诗配画吧，我现在哪里能写出诗呀。”

于是王雅正在画前一边踱着步，一边沉思，然后写下了几行小字。范卓云举着灯同华优志一起上前看，竟然是四行行草。字有序地排着，远远看去，很像从远处飞来的几行大雁。

纸上清楚地写着：隆冬过后即新春，东风万里天地清。桃红柳绿花千树，莺歌燕舞总关情。

范卓云说：“画得很有深意，诗也寓意深刻。这也算是王老师送上的一件礼物了。”

华优志肃然起敬地说：“王老师，你是个很难得的才女，能诗会画，而且书法出众。我看呀，你的隶书就可作字帖卖，你这画也可以卖很高的价钱呢。”

王雅正说：“过奖了，谁会花钱买我的画呀！今天一时兴致来了，就涂鸦给你做个留念。正像范老师说的，表表我的心迹而已。”

他们围着火炉喝着茶，范卓云起身拿过灯，上前仔细看了看所写的对联，墨已经晾干了，于是他就一联一联地叠起来，放进篮子里。然后又把画卷起来，拿了一

根丝线轻轻地捆好。

华优志站起来向他们告别：“两位老师，你们被日本鬼子的飞机大炮赶到这山沟里来，凭你们的学问，你们终非池中物，等日本鬼子一被赶走，你们一定会大有作为的。到那时，我就是想见你们一面也难了！我们的野孩子还能接受你们的教育指点一年，是他们的造化。我看这样，过年你们也用不着太劳神了，就同我们去一起过个穷人的年吧！”

范卓云笑着说：“优志兄，你不用客气，我们会去给你和罗嫂子拜年的。过年就用不着你们操心了，桂阳那边有两位远房亲戚请我们去聚一聚，我们打算过两天就走。”

华优志提着大竹篮走出学校的大门，范卓云和王雅正点着火把站在门前。当华优志走到夜色模糊的山路转弯处时回头望去，他们还在寒风中站着。

华优志高声喊道：“范老师，王老师，北风太大，你们回去吧！”

只见他们将火把摇了几下，才进了学校的大门。

## 五十八

一九四四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的一年，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后，立即扭转处于防御作战的被动局面，发起反攻，很快就收复了失地。到当年八月的时候，已经取得了东欧战场的主动权。

日本人在太平洋上遭到了美国人沉重地打击，海军几乎全军毁灭。日本已经无法在中国大陆发动战略进攻，中国战场处于相对平静的状态。

临武县过了日本人之后，逐渐恢复了平静。华优志和他的妻子像往常一样起早贪黑地劳动，希望这一年能够风调雨顺，有一个好的收成。

九月重阳过后的第三天，华德贤保长和新上任的乡长李希贤在刚吃过午饭的时间来到了华优志家里。

华优志见他们来了，马上招呼他们在厅屋坐下，然后进屋里拿了几个凉薯出来，把两个大的凉薯剥了皮，洗干净后放在一个盘子里，恭恭敬敬地放在他们的面前，道歉似的说：“真对不起，我们家中午吃的是小米南瓜粥，家里没有什么可吃的，刚好上午挖了一担凉薯回来。我正准备去赶集，顺便买点米回来。”

华德贤冷笑着说：“你刚割了禾不久，怎么就没米吃了呢？你又装穷叫苦干什么呀，你以为今年还会有人来救济你呀！”

华优志说：“保长先生，我不是向你叫苦，我讲的是实际情况。我家五口人，只有两亩多田，每亩最多割九担到十担谷子，我那三个儿子人虽然不大，但吃得不少，平均每月要一担大谷，加上招待客人，还要给老师的学费，每年至少缺三个月的粮食。刚割了禾，米要便宜许多，到了明年五黄六月，米价起码贵百分之二三十，现在挤出钱先买三个月米吃，明年度夏荒的时候就不吃大亏了。”

李希贤称赞地说：“这位华先生倒是很会精打细算，这时买粮比明年五黄六月买粮好，老百姓过日子就是要精打细算才行。”

华优志笑着说：“我们穷人是算好了才吃，那些有钱的人家是吃了才算。我们保长先生是从来用不着计算的，因为他有的是钱，当然用不着精打细算了，我们怎么能同有钱人家相比呢！刚才保长笑我装穷叫苦，他是富人之心度穷人之腹。不过这也这不能怪他，因为他从没有缺衣少食过。而我们就不同了，每年有三个月粮食不够吃，只好提早打算，并不是我喜欢这样做，是没有办法的事。”

李希贤听着华优志的讲话，不时点头，华德贤却感到有点不耐烦。李希贤冷笑着说：“华保长，你应当仔细听听他的看法，人家是很会打算的，你不要富人不知穷人苦。中国有句老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你今天是可以吃了再算，过了很多年之后，风水轮流转，也许就有算了再吃的时候。人世间的事情是很难讲的，自然灾害、偶发事件都可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有时有打算的人和吃过苦头的人就能很好地对付突发事件，平时无忧无虑的人就会像孔老夫子讲的那样，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一句话，我很愿意听你这位兄弟说的话，他很值得我学习。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是很对的。”

华优志对于眼前的这位年轻人敢于发表这样的意见感到有点诧异，他笑着对保长说：“保长先生，你今天带来的这位先生是你的什么朋友？你还没有向我介绍一下呢。”

华德贤站起来，带着歉意说：“我忘记介绍了！他是我的顶头上司，李希贤乡长。你还记得去年到过你家里的马仁天乡长吗？他‘高升’了，就由这位年轻有为的李乡长继任了。”

华优志拱着手说：“李乡长，恕我有眼不识泰山，我还以为你可能是保长的朋友。”

李希贤也站起来拱着手说：“华先生，恕我冒昧来打扰，见谅，见谅！一回生，二回熟，今后见面的机会多着呢。”

罗秀英用盘子端了三杯热茶来，她把盘子交给华优志，小声说道：“你陪他们喝茶，我去拿些盐花生来。”华优志接过茶盘，把它放在桌子上，然后双手捧着茶杯，分别把两杯茶放在乡长和保长的面前，将自己的那杯茶放在了另一边。他把茶

盘放好后，陪他们坐下。

过了一会儿，罗秀英就端来了一大碗盐花生，她笑嘻嘻地说：“到我们家里来，没有什么好东西可以吃，就只有几粒盐花生了。”

华德贤向李希贤介绍：“这位就是我们的嫂子，她姓罗，挺贤惠的！”

李希贤笑着说：“不用说，她肯定是能干又贤惠大方的女主人啦！”

罗秀英小声地问华优志：“他们吃过中饭了吗？如果没有吃，我就去煮饭。”

华优志笑着问：“请问李乡长吃过中饭了吗？你看，我刚才倒忘了问了。”

华德贤说：“中饭肯定吃过了，如果打算过来吃饭，肯定会早点过来，我们怎么好叫李乡长挨饿呢！我们马侯岭再穷也不至于乡长来了没有饭吃呀！”

李希贤笑着说：“中饭吃过了。我们是一放下碗就过来了。现在正是收割季节，来迟了怕你们做事去了，所以赶在你们还没出工之前就过来了。”

华优志笑着说：“既然你们已经吃过中饭了，晚饭就过一会儿再煮。”

他们喝了一会儿茶，又吃了阵花生，华优志才郑重地问：“李乡长，你这次下乡没有带文书，也没带公丁，亲自徒步上山，请问有什么公事吗，我们能帮你干点什么呢？”

李希贤对华德贤说：“你说说吧。”

李希贤说得很轻，华德贤显然没有听清楚。他有点莫名其妙地说：“我怎么说呀？李乡长，还是你说比较好，我怕我说不好。”

李希贤停了一下，缓缓地说：“我这次来你们这里并没有具体的任务，只是来走马观花地看一看，会会保长、甲长和父老乡亲们。”

华优志笑着说：“乡长是来考察风土人情啰！”

“也可以这样说吧！”李希贤看了看门外，继续说道，“我是五月接任乡长的，马仁天五月被撤职查办，他不是有事，是有罪，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候，他不是为国家着想，而是想着如何发国难财！你们知道吗，去年日本鬼子从我们这里经过，到处杀人放火，凡是他们经过的地方，老百姓都损失很大，那些海外华侨捐款捐物，给了我们县一批物和一笔钱，县党部一再交代这些钱物一定要发放到受害的老百姓手中，他这个马仁天却为富不仁，只把一小部分发放给受害的百姓，大部分由他的亲戚和朋友冒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后来给上级知道了，结果不仅乡长不能当了，还要查办。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接过这个烂摊子的。”

李希贤喝了口茶，华优志马上给他添上热水。

华德贤说：“这个老马不走运，倒了霉了。”

华优志摇摇头说：“依我看，不是不走运，是夜路走多了，终于碰到鬼了。政府的救灾款是老百姓的救命钱，作为一个乡长怎么可以私分独占呢，这是天理不容！”

李希贤对华德贤说：“我不是要求你们向党内作传达吗，他怎么不知道这事？”

“李乡长，这位不是国民党员，当然不知道。”

李希贤点点头说：“噢，是这样，我还认为他是党内同志呢。今后要注意把这样会打算的人多吸收到我们党内来才好！”

华德贤点点头说：“是，早就该这样了。”

李希贤叹了口气说：“可惜我们现在国民党内真正的农民很少，吃饭的人太多。”

华优志听了，笑着说：“农民不下苦力就没有饭吃，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累死累活还吃不饱，加不加入什么党派对他们来说不重要啊。”

“不能这样说，天下兴亡，农夫有责嘛！”李希贤说。

华德贤说：“是有一句话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过讲农夫有责也通俗，

农夫不就是匹夫嘛！”

“是匹夫有责，不过匹夫太不懂，我就说成农夫了。”李希贤说完就哈哈大笑起来。

华优志笑着说：“到底是李乡长水平高，把农夫说成匹夫，既通俗易懂，又切合实际，农村只有农夫，哪有匹夫呀！”

李希贤笑着问：“你同华保长是同族兄弟，可以看得出你们的关系也不错。来你这里之前，华保长已经向我介绍过你，说你虽然读书不多，倒是很能干的。你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是国民党员呀？”

华德贤有点为难地说：“你问他吧，我们多次启发他入党，可他就是木脑壳一样，启发不动呀！”

“是这样吗？”李希贤问华优志。

华优志笑着回答：“他们是劝过我加入国民党，我想来想去，认为还是无党无派最自由。现在这个世界党派多得很，我们农民哪里搞得懂呀，弄不好头掉了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孙中山先生创立国民党的时候吃了多少苦呀！黄花岗起义死了多少人呀！早些年，有人是国民党，又是共产党，后来一清党，许多共产党员就被杀掉了，谁搞得清是怎么回事啊！”

李希贤听华优志这样讲，知道再劝也没有什么结果，只好苦笑着说：“你说的也有根据，社会本来就是一样米养出百样人。中国有句俗话，一娘生九子，九子不像娘，亲兄弟还彼此不相同呢，更何况是天下的人呢！实际上一个手的五个指头还长短不一，要人都整齐划一，那是不可能的。像你这样大山中的农民想要了解世界是很难的，不过我还是希望你加入国民党，这是孙中山国父创建的党，带领大家打倒了清朝政府，现在又领导大家抗日。虽然打了无数败仗，总算保住了半壁江山，等日本一被打倒，就可以收复失地了，那是毫无疑问的。当然啰，国民党里也混进了一些坏人，像汪精卫这样的卖国贼就是一个例子，也有一些人利用手中的权发国难财，这是违反了三民主义的。”

李希贤越说越激动，他把桌子一拍，大声地说：“像马仁天那样的败类，我们不就把他抓起来了吗？”

华优志有点担心，怕李希贤不注意说中华德贤心中的痛，引起他的反感，将来对自己不利，于是就笑着说：“李乡长，你讲得很好，我很佩服！国民党为中国立了大功，打倒清政府很了不起。而抗日很难，这我们老百姓是知道的。至于混进了一些坏人，也是有原因的，光气愤解决不了问题，关键是怎样防止坏人混入和想办法把坏人赶出去。你说是不是呀？”

华德贤笑着说：“这是很难的事，谁也讲不清楚。首先坏人并没有在脸上写着‘我是坏人’，而且大奸似忠，大智若愚，当他们要求入党的时候，肯定是有好的表现，你又不是他肚里的蛔虫，你怎么能肯定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呢？历代的奸臣总能得意，忠臣大都遭殃，原因就在于好坏难分。就说汪精卫吧，他原来装得比谁都革命，有人说总理遗嘱还是他执笔起草的，是真是假我们当然搞不清，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曾经获得了孙中山的赏识，可谁晓得他会变成汉奸呢？拿李乡长提到的马仁天来说，他平时好像是受了点小便宜，但不贪色，这次竟贼胆包天贪污救济款，所以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哪！”

李希贤笑着说：“既然话也说了，花生也吃了，茶也喝了，我们去学校看看吧！你们这个保有那么多村子，但没有一个国民小学，你这位老兄操心办起了一个学校，这很不错。”

华德贤解释说：“我再说一遍，这是一个蒙馆，是私塾，它并不是国民小学，它和国民小学有很大差别，千万不要对它的估计过高。”

李希贤有点不耐烦地说：“现在是抗战时期，政府拿不出钱来办学堂，私人能请人来教小娃娃认几个字，这已经很不错了。这马侯岭十多个村子，一二十里宽，就办了这一个学校，能听到孩子们的读书声，是很了不起的。对了，学校有校长吗？”

华优志说：“只有一个老师，要说校长，也只有他了。”

李希贤问：“是谁牵头把学校办起来的？”



“是大家坐在一起讲起了孩子读书的事，你一言，我一语，于是凑起了一笔钱，然后就由我去外面请来了范卓云老师。”华优志又补充说，“实际上并没有校长，要非说有校长，那就是全体家长。”

“好吧，我们去看看这个学校和来山里教书的范老师。”李希贤对保长说。

华优志感到了点不对头，一个乡长怎么会对一个蒙馆感兴趣呢，是不是对范老师有什么怀疑？他马上走上前去小声地对华德贤说：“你是不是对乡长讲了什么？”

华德贤说：“没有讲什么。是前些时候我到乡公所开会，讲到各保都要下定决心办一个国民小学。虽然抗日很苦，还是要办好小学，不然下一代小孩都成光眼睛了。你知道，我们马侯岭历来是穷山沟，要办一所国民小学是很难的，我就提出各村办私塾行不行？乡长说办私塾也可以，只要孩子能认字就行。开完会后，李乡长说他了解一下私塾是怎样办的，有空的话想来看一看。谁知道他昨天来了，要我汇报全保的情况，今天早晨就到我们村和柳塘村走了走，吃过饭我们就来你这里了，说顺带去看看学校。就是这么回事。你不要总往坏处想，至少你给我这个保长帮了个忙，我们保办学没有出现空白，你着什么急呀！”

李希贤戴好一顶白色的凉帽，站在大门口催华德贤：“你们又有什么好事瞒着，总讲不完啊？要早点去，太迟了弄得学校不好安排，好像我们是到学校去吃晚饭一样。”

华优志对华德贤说：“保长先生，你和老李去就行了，我就不陪你们去了，有什么事你就问存松和存珠，我只求不要为难范老师，这个人家破人亡又没有别的本事，只会教点书，他人倒是挺不错的。”

华德贤大声地说：“李乡长，这位老兄说我们去就行了，可我还是觉得请他也走一趟比较好。”

李希贤走过来对华优志说：“你同那位范老师相处快两年了，我是第一次来拜访他，华保长可能只认得他，不一定同他讲得来，你同我们去，向他介绍一下也好呀。你也不用多说，就说我们很敬佩他在这个穷山沟里教书，为我们乡、马侯岭做

了一件大好事就行了。去吧，也耽误不了多少事，现在不是春耕大忙的季节，你还是去一下吧。”

华优志想了一下，说：“李乡长，既然你这样说，我就只好听从吩咐了。”

华德贤笑着说：“优志老兄，你呀，现在架子太大了，我硬请不动你，全靠李乡长将你一军，你才肯移动大驾，真是的！”

华优志让乡长和保长走在前面，走到横山下村边快进学校门时，李希贤要华优志走在最前面，他自己则走在最后，华优志推让了一番，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听从乡长的安排。他转过头来对华德贤笑着说：“真是官大一级压死人，毫无办法。”

他们三个人来到学校的时候，范卓云正在批改学生的作文。学生则有的在写大字，有的在练小字。

华优志首先走进学校的大门，喜笑颜开地说：“范老师，打扰你了！今天这位李希贤乡长和华德贤保长一起来拜访你，一是感谢你不辞辛苦到我们这边来教我们的弟子，二是想了解办学的情况。这位保长你早就认识了，我就不多介绍了。”

范卓云放下朱笔站起来，笑着说：“两位地方长官不辞辛苦下临敝馆，真是三生有幸，愧不敢当！请问李乡长，你是顺路过来看看，还是特意来指导教学呢？”

李希贤拱手说：“范老师，你言重了。作为一乡之长，我上任快四个月了，才来拜访在这么艰苦的地方舌耕的老师，实在太不应该，还请范老师见谅！在国难当头的年代，去年日本鬼子又从我县我乡的一些地方经过，他们一路杀人放火，给经过的地方造成极大的破坏，我们上上下下为了安定民生苦苦奋斗了大半年，直到今年割禾以后才算息了一口气。上级政府要求我们一定要办好国民小学，把它当作一件大事来办，之前开会，你们这华德贤保长提到这所私塾，我觉得很好，你们没要政府一分钱教小娃娃读书识字。昨天来到你们保，听了一下汇报，又看了各村的生产生活情况，今天就特地来拜访学校的老师和学生，谈不上指导教学，也是顺路来看看，就当是参观拜访好了。”

范卓云笑着说：“既然乡长这样说，我就轻松多了。你们来到这里，我没有什么可招待的，只能让你们喝杯冷茶，这茶叶还是家长给的，另外就只有家长给的一点盐花生了。”

范卓云倒了三杯冷茶，又拿出一盘花生来，笑着说：“乡长，保长，请你们尝尝吧，我这是借花献佛，我空手来到这里，别无长物，真是穷得可以哪！”

李希贤剥了一颗花生尝了一下，说道：“味道还可以，这花生同刚才在华优志家吃的味道几乎一模一样。”

范卓云笑着说：“这花生就是他送来的。”

李希贤站起来，走到学生身旁看他们写的字。山里的孩子大都很少看见生人，见乡长和保长来看自己写字，都觉得怪不好意思的。

李希贤称赞道：“范老师，我看有些孩子的字写得很不错，他们读书情况怎么样？”

范卓云干咳了一声，然后说：“这些孩子都很老实，肯用功，也很聪明，有些孩子只读了三四年书就把‘四书五经’都读完了，有的在读《古文观止》《东莱博议》了，明年如果继续读的话，就要读《史记》《汉书》了。”

李希贤说：“他们都开笔写文章了吗？”

“有些在写了，多数学生只搞点简单的对联。”

李希贤笑着说：“吟诗作对是学习古文的基本功，可不好弄。”

范卓云笑着说：“这些山里娃，别看他们土头土脑的，思路还挺快的，特别是那个华俊龙同学，更是相当厉害，他对对子快得很呢！他正是华优志先生的儿子。”

李希贤说：“范老师，能当场试试吗？”

“当然可以。这上联还是请乡长大人来出吧，不过你也不要太为难孩子了。”

华德贤笑着说：“是应该由李乡长来出上联，一则范老师可能原先出过，学生对起来自然容易；二则我们也可以学学乡长大人的文墨。这个提议很好，由乡长出上联吧。”

李希贤笑着说：“既然如此，我就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他提起笔，写下一副上联交给范卓云，范卓云看后，大加赞赏地说：“李乡长不仅才思敏捷，字也大见功底，到底不愧是一乡之长！”

范卓云把对联交给华优志的儿子华俊龙，笑着说：“俊龙，这是乡长给出的一副上联，你看能不能对出下联。”

华俊龙拿过来一看，只见纸上用红笔写的上联是：天上明月，水明月，上下明月两码事。

华俊龙咬着下唇想了一下，写出：影中红颜，镜外红颜，中外红颜一个人。

他写完后交给范老师，羞涩地说：“不知这样对要不要得？请老师改正。”

范卓云看完递给李希贤乡长，笑着说：“乡长，你看怎样？我觉得还可以。”

李希贤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只是斜视了一下他面前的毛孩，又在另一张纸上写下：天上北斗，地下泰山，泰山北斗比人杰。然后直接交给了华俊龙。

俊龙回到书桌，写出一行楷书：阴间魔鬼，海底毒龙，毒龙魔鬼是妖精。

范卓云看了一下上下联，没有作声，只是微微笑着，然后把那张纸递给李希贤。

李希贤觉得眼前这个才十一岁的山里娃有点古怪，就又写了一道上联：金木水火土，构成人间万物，千奇百怪。

他对华俊龙说：“你如果把这副上联对好了，就真的是一条俊龙了。”

华俊龙没有作声，在书桌上用笔工工整整地写下一行隶书：东西南北中，囊括

天下一切，四面八方。

他写好后拿给范卓云看，范卓云看后顺手递给华优志，华优志看了一下，摇头说：“对得不好，太草率了，班门弄斧，班门弄斧！”

华德贤探过头来看了一眼，笑着说：“虽然是班门弄斧，倒也有三板斧，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李希贤拿来一看，不禁笑着说：“这家伙年纪虽小，口气倒很大。我最后送上一句，算上联吧。”

他用隶书写着：聪明常被聪明误，古今皆同。

华俊龙把上联拿回书桌，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写下：英雄总受英雄爱，中外无异。

写完后，华俊龙把下联收好，然后将墨盘盖好，他把对联交给李希贤并说：“李老师，我不敢再班门弄斧，再献丑了，我要回去帮我妈妈挑水了。”说完，他就走出校门，飞也似的回家去了。

范卓云笑着对李希贤说：“小孩子不懂礼貌，还请乡长大人见谅。”

李希贤站起来，握着范卓云的手高兴地说：“范老师，辛苦了！你把一个山里的穷孩子教成这样，不容易呀！”

然后他又转过头对华优志说：“你很有福气，家里有一个贤惠的妻子，还有一个很有天赋的儿子，这就够好的了。人生在世，最怕妻不贤，子不孝。你这世人生值得了！”

李希贤回过头对华德贤说：“华保长，这所学校也为咱们争了光，今后应当多关心一下范老师。”

华德贤忙说：“应该的，应该的。”

李希贤向范卓云说：“范老师，打扰了，我们就告辞了。”

范卓云客气地把他们送出了校门。

## 五十九

一九四五年的端午节，是范卓云到这个地方过的第三个中国传统节日了。这天像往常一样，还不到中午饭的时候，学生就回家去了。与前两年不同的是，王雅正老师已经到桂阳龙口山教书去了，今年只有范卓云一个人到优志家吃饭。为了吃饭热闹一点，华优志和华存松两人合计，中饭到华存松家吃，由华优志和华存珠作陪，晚上到华优志家吃饭，由华存松和华存珠作陪。

范卓云对于他的这个安排感到很不安，觉得家长们把自己看得太重了。华优志和华存松却又是另一种考虑——自从王雅正老师离开后，范卓云老师的教书任务重了许多。由于他教书教得好，前来他门下读书的人多了。另外，经过几年的教育，学生程度提高了，教书难度更大了。他要教十几个程度不同的学生，还要自己煮饭炒菜，一天到晚总没有空闲时间。而且他两年多没有回过家，家人音信全无，每逢佳节倍思亲，乃人之常情。因此，华优志特别能体会范老师的难处。

端午节晚上，吃过饭后，范卓云想马上回家批改学生的作文。华优志和华存松说：“今天过节，范老师你也该轻松一下。我们平时忙着生产，没有时间来陪你说说话，今晚就一起喝喝茶，聊聊天吧。”

范卓云知道他们是一片好心，怕自己独自过节过于冷清，就一起说笑着共度节日的晚上，实在盛情难却。

仲夏之夜，夜幕笼罩这静静的群山，一弯新月早早地挂在西山的山顶。晚风吹来，清爽宜人。

掌灯以后，罗秀英在厅屋点上了桐油灯，平时她只点两根灯草芯，今天却点了四根，自然亮了许多。大家坐定后，她端出一盘油炒花生米，一大碗糖渍的王瓜片。华优志给在座的每个人端了一大碗姜茶。过了一会儿，罗秀英又从橱柜端来一盘油炒的红薯片。

华存松笑着说：“秀英，刚吃过饭，你这又像过年一样，弄来那么多爽口的东西，看来我们今晚是托范老师的福，可以大饱口福了。”

罗秀英笑着说：“我们家里穷，拿不出好东西给你们，只是一些上不得台面的土产。你们看得起我们，陪老师过来坐坐说说话，就是给我们好大的面子了，就不要在这里笑话我了。”

大家一边吃东西，一边喝着茶。华优志对范卓云说：“范老师，我们好久没有这样整齐地坐下讲话了。你的消息比我们灵通得多，早几天我到县城去卖蒜薹，在吃点心时候听人说现在苏联红军在攻打德国的首都了，这是真的吗？”

华存珠说：“是的，我也听说了。苏联红军打德国，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呀？”

华存松笑着说：“怎么没有好处呀！德国人和日本人是一伙的，打败了德国，日本人就没有伴了。”

华存珠对范卓云说：“范老师，我平时就最爱听你讲话，我总觉得你同别人不一样，一讲就能讲到点子上，你是我们这里请来的最好的老师，很有学问，又从不打官腔，不摆架子。我这个人是没有文化，可我最恼火人家看不起我们没有文化的人，我们虽然没有文化，但并不是我们真的天生就是一头牛，如果我家里有钱送我去读书，我也会有文化的。范老师，我这样说是不是太自大了？”

范卓云看到大家对他这样信任，把自己当作朋友，感到特别高兴。他笑着说：“是这个理，文化不是天生的，是人长大后学来的。我认为有文化并不是仅仅认得字，会写文章，能言善辩就是有文化，实际上文化的范围和内容比这宽广得多。就像我们这张方桌吧，它也应该是一种文化，把山上的树变成这张大方桌，只有靠木匠的聪明和手艺才能完成，要我来做，肯定做不出。又像这盘红薯片，做出来那么香，那么脆，叫人吃了还想吃，这也是一种文化。我们常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各行各业的状元都是最有文化的人。因此，你们把我看作是有文化，说你们自己没有文化，就不全面了。实际上你们虽然比我少认识几个字，但你们能做的事我有很多都做不来。有人说，劳动创造世界，当然也创造了文化，所以不能说工人、农民就没有文化。而且，读书写字是可以慢慢学学的。从今天起，我希望你们把我当作朋友，不要把我当作是与你们不同的人。”

华存松说：“范老师，你把我们当朋友，这当然很好，不过你不能为了安慰我



们就说我们一样有文化。你有学问这是事实，你也用不着太谦虚了。你还是跟我们讲讲国内国外的形势吧，虽然这好像离我们很远，与我们没有关系，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你说是不是？”

范卓云沉思了一会儿，接着前面的话题说：“我刚才讲文化的问题，无非是要大家破除对文化人的迷信。劳动人民不要有自卑的感觉，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特长，千万不要妄自菲薄，更不要轻视文化。现在，我打算讲讲抗日战争的时局问题，这个问题你们这样关心是一件好事，也是必然的事。我的家乡至今还被日本鬼子占领着，我的亲人生死不明，所以我自然就更关心了。”

范卓云喝了口茶，叹了口气，说：“抗日是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我们不把日本打败，就要当亡国奴，我们的儿孙也会当亡国奴。国家，国家，先有国，然后才有家，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老百姓就不会有安宁的日子，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关心抗日的理由。我们每次坐在一起，讲来讲去，很自然地就会扯到抗日的问题上，道理也在这里。每次同你们谈过这些问题后，我总在想，我们的老百姓多好啊，他们穷得连饭都吃不上，都还在关心国家大事，多么了不起呀！”

他们都认真地听着范老师的讲话。华优志给每个人杯中添满茶，罗秀英不断地请大家多吃点东西。

范卓云平静地说：“罗嫂子，我不会讲客气话，每次到你家里，我都是吃得痛痛快快的了才回学校。回到抗战最后胜利的话题上来吧，今天是端午，按公历，也就是阳历算，已经是六月十四了。实际上，日本的两个强盗朋友已经完蛋了，欧洲战场的战火早在一个多月前熄灭了，也就是优志先生谈到的苏联红军已经攻下了德国的首都柏林。啊，是的，俄国的军队就是红军。我这里要解释一下，苏联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简称，把它叫俄国实际是不对的，因为苏联总共有十六个国家，俄国只是其中的一个，当然，它也是最大的一个，把苏联称作俄国，那是中国人习惯上的叫法。”

范卓云面对大家疑惑的目光，微笑着说：“不管怎么说，现在是苏联红军大获全胜，把这次世界大战主要的敌人消灭了。苏联红军有一千多万人，有几万辆坦克，

几万架飞机，没有一个国家的军队比他们更会打仗。是的，不仅苏联红军会打日本，美国也会来帮中国，这是一定的。”

华优志问道：“范老师，你看日本要几时才会被打倒呢？”

罗秀英不满地说：“你问得也真是古怪，范老师在我们这里教书，他怎么知道什么时候会打倒日本呀。”

华优志笑着说：“你不知道，范老师就不知道吗？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你认为范老师是一般人吗？”

范卓云笑着说：“罗嫂子是对的，我是无法讲清楚这个事的。不过，据说苏联答应战胜德国后三个月后就出兵打日本，德国已经投降一个多月了，按照时间来推算的话，多则四个月，少则三个月，一定可以打败日本。据有关消息称，日本能够同苏联红军作战的军队大约只有百把万人，这点军队对苏联红军来说是小菜一碟，打起来不费吹灰之力。只要苏联一出兵打日本，十天八天就可以大功告成了。”

华存松说：“十天八天，大概办不到吧？”

范卓云十分自信地说：“你想想看，德国军队横扫欧洲，全无敌手，苏联却战胜了它。日本人欺负老蒋的中央军还可以，打八路军就不行了。苏联上千万军队去消灭光百把万人还要费多大的劲？肯定三下五除二，不在话下了！”

华存珠笑着说：“范老师，不说三个月，就是四个月打败日本也谢天谢地了。如果两个月打败了日本，我再穷再苦，也一定请你喝一杯庆功酒。”

范卓云笑着说：“各位兄弟，我不敢保证一两个月就能真的打败日本，不过按目前的情况来看，打败日本的时机确实成熟了，日本鬼子的气数已经尽了。大家都很关心这个事，要我说说自己的看法，我就只好姑妄言之，如果真的说中了，那是中国的福气，如果事情不是这样发展，就把这当作是酒后狂言好了。”

华存松表情严肃地说：“范老师，我也活了三四十岁，见过不少人，像你这样有学问又不摆架子的人我是第一回见到。你年纪不大，不仅会教书，而且对国家大

事了如指掌，实在难得，像你这样的，实在比好多乡长、县长都高明。我想啊，你将来一定会有大作为的！”

范卓云严肃地说：“存松先生，你过奖了，我不想有什么出息，我只希望所有老百姓能够过上安宁的日子，我想尽可能地为平民百姓做点有益的事，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至于升官发财的事，我想都不敢想。天底下这样多的人，有才有德的人多得是，我不过是个平凡的人而已，岂会大有作为呢？”

华优志叹了口气，说：“范老师，你用不着那样谦虚，也不应该那样悲观，世界上的事是很难说的。你看《封神演义》中的姜子牙，他是一个万事不如意的钓鱼老头，机会来了，就成了法力无边的军师。朱元璋原来不过是一个一贫如洗的牧童，机会来了，成了大有作为的开国皇帝。是日本鬼子的飞机大炮把你赶到我们这个穷山沟来，当了蒙馆的老师，这并不是你没有本事，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中国有句老话，不以成败论英雄，不能狗眼看人低。谁敢料定你是什么人呢，一切都听天由命，你说是不是呀？”

范卓云说：“是这样，一切都要顺其自然，既不要想入非非，也不能妄自菲薄，安贫乐道而已。”

华存松站起来，到门外去看了看，然后走回厅屋对范卓云说：“范老师，天上的峨眉月快接近山顶了，我们该回去了吧。”

一直在旁边静静听着的罗秀英阻拦说：“急什么，还早呢。真的打败了日本，范老师就回老家去了，你想同他讲讲话，喝喝茶就很难了，再坐一会儿吧。”

华存珠也点头说：“存松哥，秀英刚才这几句话提醒了我，如果日本投降了，范老师就会离开了，你总不能要范老师这样的好老师困死在我们这里吧！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是人之常情。月亮是快下山了，不过时间还早着呢！”

范卓云站起来笑着说：“今天端午节，上午下午都吃得很好，我在这里谢谢大家了。时间已经不早了，今天还是散了吧。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分分合合，聚聚散散，这是常事。至于日本投降的事，现在还没个准，我回家的时间就更没有准了，

我们还是走吧。”

罗秀英站起来说：“范老师，你稍微等一下。”

范卓云严肃地说：“好嫂子，就算了吧，我真的要起身了。”

华优志说：“范老师，今天是端午，秀英给你准备了一束菖蒲和大艾，她去拿了。你就稍等一会儿，免得我们追去送了。”

范卓云说：“你们这两口子呀，真拿你们没办法！”

华存松说：“用菖蒲大艾汤洗澡，可以治疗皮肤的小毛病，挺好的。”

罗秀英果然抱出了一捆菖蒲和大艾来，另外还拿来两挂糍粑。范卓云接过菖蒲和大艾，坚决不要那两挂糍粑。

华存珠笑着说：“来来，我给你拿去。”

罗秀英把它交给华存珠，笑着说：“就让你劳神了。”

范卓云制止华存珠，说道：“存珠老兄，你就别拿了。每次都是这样，吃了喝了还要拿东西，怪不好意思的！”

“范老师，这是我们这里的一个风俗，人家送你备好了的东西，你要是不肯赏脸，就是瞧不起人家。你在这里又没有家，送给你两挂糍粑，多大的事？”

他们走出门，夜色模糊，灰白的石板路依稀可辨。华优志一直送到他们村边，还道歉似的说：“饭菜不好，还弄得你们走夜路，你们一路小心，我就不远送了。”

## 六十

一九四五年农历七月初九，是临武县城赶集的日子。华存珠挑了几十斤大蒜去赶集，准备买点中元佳节的五彩衣纸、蜡烛和纸钱等物品来祭奠已去世的祖先。因为大暑刚过，天气还很热，天刚亮，他就启程上路了。马侯岭离县城只有三十里地，他走了三个多小时就到了县城。到集市时，赶集的人还不多，卖大蒜头的就只有两三个人，他很快就把大蒜头卖完了。正准备去买中元节用品的时候，县政府门口突然放起了鞭炮，炮声惊天动地，县城中学和城关小学的师生们敲锣打鼓地走向集市，一路高呼‘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口号。

华存珠开始还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后来从贴的标语和散发的喜报中才知道，就在前一天，日本人无条件投降了。他赶快买好所需的物品，又用零钱买了几个油糍粑，然后便往家里赶，走到古城水的时候才坐下来把油糍粑吃掉。

在回家的路上，他兴奋不已，走得特别快，回到家里，家人才刚吃过午饭。

华存珠放下担子，吃了两碗南瓜稀饭，然后用热水洗了脸，脱下草鞋，又用洗过脸的热水洗完脚，就穿上一双旧布鞋，匆匆往华优志家里走去。

他还未走进华优志家的大门，就大声地叫道：“优志！优志！”

华优志听到华存珠在叫他，马上起身走出来，高声地应道：“我在家里，正准备去割草，你从哪里来，有事吗？”

华存珠喜笑颜开地说：“我从家里来。我是特别来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华优志见他那样高兴，认真地说：“好，有什么事进来说吧。”

华存珠还没坐下就向优志说：“昨天日本人宣布无条件投降了！我刚从县城走闹子回来，我到县城不久，县政府里就大放鞭炮，县里学校的老师带着学生一路敲锣打鼓，大喊口号，说昨天日本投降了，整个市场都在高声大叫，热闹得不得了！我急急忙忙赶了回来，吃了两碗南瓜稀饭就过来找你了。”

华优志兴高采烈地说：“真是天大的好消息！你跟范老师说了吗，他可以回家了！”

“还没有呢。真的，我怎么没把这事先告诉他！我们一起去找他吧，应当马上告诉他才好。”

华优志说：“不要紧，反正他马上就会知道了。这个范老师真是个活神仙！你还记得吗，端午那天晚上他跟我们说多则三个月，少则两个月，就可以把日本打垮了，当时我们还将信将疑。你看，从五月初五到今天，刚过两个月零几天，日本人就真的投降了。”

华存珠说：“是这样。我们常说他料事如神，他真的做到了，应当叫他活孔明才对！”

华优志笑着说：“你可输了一餐饭了。”

华存珠脸色一沉，点头说：“是的，是应当好好请他吃餐饭才行，这是我当时当着大家的面讲的。”

华优志说：“说不定他早就忘记了，请不请都无所谓，他又不是好酒贪杯的人，向他道个歉就行了。”

华存珠笑着说：“不能那样做，我就是再穷也不至于连餐饭都请不起。范老师是读书人，他能吃得多少？再说这样的大好事我们也应当庆贺一番，哪能不请这餐饭啊！”

华优志说：“道理是这个道理，应当一起喝一杯胜利酒。不过今天看来是不行了，大家一点准备都没有。”

华存珠说：“是应当好好准备一下，今天既然不行，明天也不算迟。管它三七二十一，先把这个消息告诉他，请他吃饭的事明天再说。走吧，我们一起去学校，你那草就不要去割了。”

他们一起大步流星地向学校走去。到学校的时候，学生正在练大小字，范卓云坐在书案上看一份小报纸。华存珠轻轻地走到他身边，小声地说：“范老师，优志也过来了，就在大门外，你是不是出去一会儿？”

范卓云站起来对学生们说：“同学们，今天下午我有重要的事，你们写完字后，把大字本或小字本放在各人的书桌上就提前放学回家，明天按时上学。”

范卓云同华存珠走出学校大门，见华优志坐在学校侧边的石条上，就走过去对华优志说：“优志兄，那石条才晒过太阳，挺热的，坐久了会生痔疮的。”

华优志见范卓云老师来了，马上站起来说：“石条已经不大热了，可以坐的。”

范卓云说：“你来了怎么不进屋，一定有什么事吧？有事还是到屋里去叙谈吧。”

华优志说：“我们见学校没放学，怕打扰你和孩子们，就商量还是请你出来说话。”

华存珠说：“这样吧，我们还是一起到华存根家里去。”

范卓云问：“他大概出去做事了吧？”

华存珠说：“不要紧，去看看再说。这两天他眼睛痛，大概不会那么大的太阳就去做事的。”

他们三个人来到华存松家。果然，华存松正坐在一把竹椅子上。

华存珠轻声说：“存松哥，范老师和优志来了。”

华存松马上站起来给他们倒茶，一边解释说：“这是用金银花泡的茶，前几天太阳大，晒得我眼睛发烧，这两天我一直喝这个茶熄熄火气。”

大家喝了阵茶，华存松问道：“今天下午你们这样整齐地到我这里来，一定有什么事吧？”

华优志说：“还是存珠说吧。”

华存珠笑着说：“我今天来是特别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日本鬼子昨天投降了！”

“你怎样知道的？”华存松问。

华存珠就把他在县城看到的事简单地叙述了一遍。华存松听后兴奋不已，说：“这下好了，终于可以过太平日子了！”

范卓云一直静静地听着，听了华存松的感叹，郑重地说道：“日本人投降了，抗日战争算是结束了。可天下是不是太平，还是一个问题。”

华优志听范卓云这样说，觉得很奇怪，就追问：“范老师，这话怎么讲？”

范卓云微笑着说：“日本人投降的事我在半上午就知道了，我本来打算下午放学后告诉大家的，想不到存珠先生恰好到县城赶闹子先听到了，马上就把这个大好的消息传开了。”

华存珠笑着说：“我刚才还奇怪呢，我把日本人投降的事告诉大家的时候范老师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原来他早就知道了，我还以为我是我们这里最早知道这个消息的人呢。”

范卓云笑着说：“是这样的，今天半上午王雅正老师派人给我送了一封信和一张小报纸，详细介绍了日本人投降的经过。我本来打算下午放学后告诉学生，太早告诉他们，下午的功课就没法做了。今天早上我看家存珠兄挑着大蒜赶集去了，见他那样的神情来叫我，我猜想他大概是想告诉我今天的见闻，我就先装作不知道的样子，看他怎么说。”

华优志说：“这就叫莫道君更早，更有早行人。我们知道的是大家都知道的皮毛，范老师知道的才是骨头里的东西。我们本来想给你一个惊喜，反而是你给大家了一个大惊喜。真是像大家说的，孔夫子门前莫说书，鲁班师傅门前莫弄斧。既然是这样，就还请范老师费点心，把日本投降的事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人家问起来，我们就不是瞎说一气，以讹传讹了。”



华存珠和华存松也附和道：“是这样，是这样。今天是个普天同庆的日子，你就说说吧。”

范卓云笑着说：“我也是刚看了王雅正老师的长信和一张从郴州传来的小报，知道的也并不多。情况大概是这样的，农历七月初一，也是阳历的八月八日，苏联的斯大林元帅遵守对同盟的承诺，命令一百多万苏联红军分三路向日本驻扎在中国的关东军发起总攻，毛泽东和朱德也命令他们的爱将林彪率领十万精兵开赴东北，外蒙古也派出八万骑兵从各个方面猛攻日本鬼子，只两三天时间，就把日本号称最精锐的百万东北军打得落花流水。苏联红军还同时攻占了朝鲜，包抄了日本陆军的后路。这样一来，日本鬼子的战略总预备队就报销了。屋漏偏遭连夜雨，日本在东北被打得落花流水的时候，美国也来了个落井下石，向日本的长崎和广岛丢了两个威力巨大的原子弹，把一个相当于广州和长沙那样大的城市毁为平地，日本天皇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宣布无条件投降。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大家听了范卓云的介绍都拍手叫好。华存珠笑着说：“这真应了我们老祖宗传下的那句老话，恶有恶报！活该！”

华存松笑着说：“这是多行不义必自毙！自作孽，不可活。”

华优志说：“日本是打败了，中国要恢复元气也很难啊！打了那么多年的仗，人死了那么多，到处天灾人祸，田荒土乱，好多东西都要重新做起，老百姓还是很苦的。”

范卓云点点头说：“日本是打败了，中国也经历了巨大的灾难，情况相当严重。实际上现在仗还在打，中国军队在各个战场进行攻击，不过日本的主力已经被消灭，他们的统帅宣布了投降，日本人在各个战区的部队群龙无首，那些过去投降日本的汉奸也失去了靠山，再也不敢作威作福了。不管怎样困难，我们还是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从今往后，不仅日本再也不敢小瞧中国，全世界都要对中国刮目相看了。”

华存松听到这里感到还不过瘾，进一步问道：“范老师，你说说看苏联红军攻占了东北三省，他们会不会赖着不走，把我们的东北三省据为己有呀？”

范卓云根本没有想到华存松会提出这个问题，他想了一会儿才说：“按理苏联不会那样做，因为苏联已经不是当年的俄国，斯大林也不是当年的沙皇，他们现在是共产党掌权的社会主义国家，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华存珠说：“范老师，蒋介石是说要反共剿共，杀朱刮毛吗？苏联既然是共产党掌权的国家，也难保他不会趁机报仇呀！”

范卓云说：“这是蒋介石的不对，本来孙中山要他联俄联共，以俄为师。他倒好，搞了个十年反共围剿，结果剿了个日本全面进攻到中国来，把一个国家搞得兵荒马乱。不过苏联也打得精疲力竭了，国内要恢复元气也不容易，大概不会再到国外去多惹是非。”

华存珠又关切地问：“你过去好像说过朱德、毛泽东的红军现在变成了八路军，打败日本后，他们会听老蒋的话吗，老蒋会怎样对待他们呢？”

范卓云摇摇头说：“这个问题很复杂，我了解的情况不多，讲不出个名堂来。朱毛的工农红军是改为了八路军和新四军，他们的部队主要在华北和华东各省的日本后方作战，主要是打游击战，当然也打过正规战，像平型关大战就是正规战。不过从总体上讲，他们是在日本的后方作战，他们到底有多少人，有多少枪，谁也搞不清楚。有人说他们有几十万军队，还有人说有百多万军队，加上民兵，据说有两百多万。不过他们的武器很差，子弹很少，看来只能打打游击，给日本人制造小小的杀伤力。日本的正规军被苏联红军消灭后，情况就根本不同了。不管怎么说吧，中央军比他们要强大，老蒋不去打他们，他们大概不会主动打老蒋的。另一方面，蒋介石要消灭朱毛也不容易，蒋介石十年剿共还是消灭不了他们，当时最少的时候只有十多万人，现在他们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军队，老蒋要再剿共，就不那么好剿了。按我的估计，抗日战争后大概不会马上又打仗，中国现在需要休养生息，赶快恢复元气，老百姓需要和平，谁要是破坏和平，老百姓是不会答应的。”

华优志冷笑着说：“范老师，你讲的话我是心服口服，至于说老百姓不会答应，那就没有多大意义了。你想想看，如果蒋介石要打朱德和毛泽东，他会征求我们老百姓的意见吗？他需要我们答应吗？不管哪个人当皇帝，都只管要老百姓交粮交

税，再就是抓兵服兵役，老百姓是泥巴，哪个都可以踩，做不得声。”

华存珠也附和说：“是这个样子，老百姓总是替那些当大官的人做牛做马，他们会征求牛马的意见吗？”

范卓云叹了口气，说：“这就是中国人的悲哀，老百姓做不了主。不过事情还有另外一面，孟老夫子不是说过，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吗？好战必亡，忘战必危，这也是一种规律。你看德国的好战头子希特勒，意大利的好战头子墨索里尼，不都亡了吗？日本的好战头子也不会有好的下场。这就证明了老百姓的意志是不好违背的，这是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范卓云喝了口茶，进一步发挥说：“还有一点，今天的人也不是过去的人，他们已经大大觉悟了，谁把老百姓当作是可以任意玩弄的愚民，就必然失败。你们看袁世凯很会玩弄诡计，当上了皇帝，结果很快就完蛋了。为什么？因为人民的觉悟不同了。”

华存松说：“范老师，你真是博古通今，引经据典，任何事情都说得头头是道，叫人反驳不得。我们不要再去谈那些了，还是谈一个最紧要的问题，那就是今晚吃什么。我看这样好不好，抗战胜利了，我们也该一起喝杯胜利酒，今天晚上就在我这里吃吧，刚好今天上午我外家弟弟送了两斤禾花鲤鱼来，坛子里还有几个盐蛋，再炒几个小菜，一起喝杯酒，大家就不要走了。”

华存珠说：“还是到我家去吃晚饭吧。你们还记得吗，端午晚上在优志家里，听了范老师说两三个月内就可以打败日本，我当时说如果真的是这样我再穷也要请范老师喝一杯酒。我家没有荷花鲤鱼，不过养的子鸭早几天称过，有三斤多重了，只是毛还没出齐，毛难拔一点。”

华存松说：“不行，哪有大家坐在我这里去你家吃饭的道理？你那天这样讲无非是佩服范老师，难道就你佩服，我们不佩服？这样吧，你家的鸭子还是提来杀了，我给你钱，按市场的价格算，总行了吧？”

华存珠说：“什么市场价？你这个人呀，我是想今晚吃好这杯酒，并不是想要

你几个钱。”

华优志笑着说：“我看你们两个人都不要争了，把鸭子提过来杀了不就行了，争什么钱不钱的呀！”

范卓云说：“我看呀，鸭就不要杀了，有了鱼，还有盐蛋，加上几个小菜，就很不错了。中国不是有句俗话，人好水也甜，何必又去杀鸭呢？”

华优志笑着说：“范老师，你和我都不要管了，让他们两个争去，我们‘坐收渔翁之利’就行了。”

华存珠说：“还是优志说得好，你们别管我们的事，你们坐着，我去去就来。”说完，他就走了。

华存松也站起来，准备去煮饭。

华优志劝华存松：“时间还早。你不如先烧点水泡茶，一煮饭，总不好停下来又去泡茶了。”

华存松说：“你说得对。你们坐，我烧水去了。”

他们走后，范卓云伸了一下腰，然后半躺在竹椅子上。

华优志问：“范老师，你说大城市里的人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范卓云说：“大城市里的人现在应该很高兴，相互祝贺，准备过太平的生活，他们那里的花样多得很，总不会像我们这个山沟里那样安静和悠闲。那些军警要员一定是忙着发日本人的洋财。日本人嘛，就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我倒是很奇怪，你们保长先生怎么还不下到各村来宣传抗战胜利的消息呀？这简直有点不负责任。”

华优志说：“我估计他们现在还不知道呢。你想想看，如果不是存珠上街买东西，王老师给你通信，我们还不是一样不知道。”

“这倒也是，我们这里太偏僻落后了，一定要改变这种状况才好。”范卓云似乎是在自言自语。

过了一阵，华存松把水烧好了，他走到厅屋，给范卓云和华优志的杯子里添满热茶。

华优志笑着说：“华存珠捉只鸭子那么难啊，就是去买鸭子也该买回来了。”

华存松说：“是要蛮久的时间，鸭子肯定在外面，如果是在池塘里，不好弄呢。”

华优志问：“要不要我去帮忙？”

“不用去，捉鸭子是他的事，我们在这儿休息一下。他这个人你一定放心，答应的事是一定会办到的。”

过了一会儿，华存珠果然倒提着一只麻花鸭来了。

华存松忙问道：“这鸭称了吗？”

华存珠笑着说：“称了一下，九斤十二两，你信不信？你这个人哪，以为我是鸭贩子吗？”

华优志也说：“称什么呀，反正大家高兴就行了，你硬讲客气，将来还他一个礼就行了。”

华存松听他们这样讲，知道如果再客气，反倒显得生疏了。他对华优志说：“优志，鸭子捉来了，今晚就看你的了。你知道我是不会煮菜的，存珠也不太会煮，你是我们这几个村子有名的厨师，大一点的红白喜事人家都请你去掌勺，今天就要你操劳了。”

华存珠说：“这不用说，自然是优志来煮菜。”

华优志笑着说：“我出点力没有问题。其实炒菜也没有什么技巧，一是要有东道，二是要有佐料，三是要掌握好火候，最后是掌握盐的分量。俗话说，盐出百味，

关键是掌握好盐的放法，这里不仅有盐的多少问题，还有放盐的时机。”

“存松，你说说要煮几个菜，有些什么佐料，我好去搭配。”

华存松想了一下说：“荤菜就只有鱼、盐蛋和鸭子，小菜有冬瓜、茄子、峨眉豆。”

华优志说：“有天河芋吗？”

“有，你要多少就有多少。”

华优志说：“你先去烧开水，准备烫鸭子，好拔毛。”

华优志准备磨刀杀鸭子。华存珠说：“这个杀鸭拔毛的事我来办，这样的差事我还是做得来的。你坐着休息一会儿，等会儿切菜、炒菜的任务就归你了。”

华优志只好笑着说：“也好，等你们把这些事都弄好了，我再动手。”

待华优志坐下来安心喝茶。范卓云向华优志说：“优志兄，你炒菜的学问是从哪里学来的？同样是个菜，你炒出来的味道就不同。”

华优志笑着回答：“我能到哪里去学呀！就是从经验中学来的。所有的荤菜都有不同程度的腥味，荤菜不去腥味，它就不好吃。姜、胡椒、花椒、桂皮和茴香都可以去腥，具体到各种肉类又有区别，有些东西要先放盐，有些东西要后放盐，有的东西要用大火炒，有些东西要温火炖，有的东西可以油炸，有的东西一炸就不鲜了，具体每种菜该怎么做不能一概而论，也与季节有关。我十多岁就跟着我叔叔做菜，时间一长，就有些体会了。我们乡下人要求不高，基本满意就可以了，并不要求美味佳肴。”

范卓云笑着说：“你讲得很有道理。你这个人不简单，是个很聪明的人，我从你儿子俊龙身上就能看到你过去的影子。今天，我想特别同你讲一讲俊龙的事。这个孩子不简单，他可以说是过目成诵，一点就通。如果是在过去，他考个秀才、举人应该没有多大困难。废除科举制度后，秀才、举人、进士没有了，要想有出息，

就必须去读中心小学、中学、大学，那里跟私塾不同，不仅要学国文，还要学物理、化学、代数、三角、几何等许多功课。虽然你家里不富裕，要读那些学校很难，不过将来有机会的话，还是要想办法让俊龙进那些学校。俊龙‘四书五经’几乎都读过了，他又会用字典，可以自己读《史记》《汉书》和《资治通鉴》等书，私塾再读下去已经没有必要了。我认为这个孩子既然天分那样高，总会有出息的。”

华优志听了范卓云的话叹了口气，说：“范老师，这孩子是生错了家门，也生错了时代。他如果生在有钱人的家里，就可以送他去读中心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应当时是可以读得出的。但偏偏出生在我们家，这是生错了家门。如果他生在科举时代，有他的记忆力和悟性，大概像你说的那样应该能考一个秀才什么的。所以他是既生错了家门，又生错了时代，他以后也只能跟我一样一拜锄头，一拜天，靠辛苦卖力过一辈子了。他的命是不是能比我好一点我不知道，不过有一点我是知道的，那就是离不开‘农民’这两个字，这叫五行八字命生成，半点不由人啊！”

范卓云本想找个理由来安慰华优志，打破他宿命论的说法，但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也感到无能为力。他过了好久才说：“优志，我能说些什么呢？从目前来说，情况是像你所说的那样，农民世代都改不了靠天吃饭、靠土吃饭的命运。我们虽生在大动荡、大变化的时代，但世界的变化是很快的，俊龙才十三岁，再过个十年也只有二十三岁，他有文化，又聪明，也许会跳出农民的宿命的。”

华优志苦笑着说：“但愿他能得到祝福，过上与我不一样的生活。如果真能那样，就谢天谢地了！”

范卓云感慨地说：“儿孙自有儿孙福，但愿他们会比我们好，我总相信后来居上，青出于蓝，他们也应当比我们好，这样中国才有希望。”

华优志迟疑了一会儿，然后摇摇头说：“分久必合，从大乱到大治，从历史来看确实如此，问题是分要分到什么时候才会合，乱要乱到哪一天才会治？历史上的春秋战国就乱了几百年，五代残唐，谁知道要乱到什么时候呀，我们能看到太平世界吗？范老师，你能说得准吗？”

范卓云苦笑着说：“我和你一样，一片墨黑，不敢乱说。我只相信物极必反，

乱到头就会变好了。”

华优志听后，点头说：“道理是这个道理，我们不谈这个事了，还是谈谈你的事吧。你离开五六年了，家里的情况也不清楚，现在日本投降了，你打算几时回去看看呢？”

范卓云叹了口气，说：“这是很难做出决定的事。”

华优志觉得奇怪，于是问：“范老师，那是为什么呢？难在哪里呢？”

范卓云过了一会儿才说：“事情是这样的，我的家乡被日本鬼子占领好几年了，家里的亲人生死未卜，他们是不是也逃往他乡了也无法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回家去，岂不白走一趟？当然啰，物是人非，家乡的山水变化是不大的，左邻右舍的乡亲不可能都被斩尽杀绝，回去总可以了解一点情况。可回家的主要目的就是和家人团聚，如果家人生死不明，又怎么团聚呢？难就难在情况不明，而且战乱期间交通被破坏，通信困难，我真是不知如何是好。过去总觉得打倒日本就好了，现在日本投降了，想要回去，还有一大堆的麻烦呢！”

华优志同情地说：“是这个理，难在情况不明。不过你总得回去一趟呀，父母在，你得回去安慰他们一番；万一那个了，你总得去祭拜他们，为他们立个碑什么的；如果是逃散了，你也得要向人家打听一下，想方设法把他们找回来呀。总不能因为情况不明，就什么事都不做呀！”

范卓云听了以后，伸了一下腰，站起来坚定地说：“是的，要回去！我有一个远房亲戚在衡阳教书，他那里消息比这里灵通，过两天我就去趟衡阳。不过，这样的话，学校就得放假了。”

华优志说：“学校很可能要停办了，你到衡阳以后会着你的亲戚了，肯定就要回家去了。一回到家里，见到了亲人，他们还会允许你马上离开吗？那样一来，这个学校就办不成了。”

范卓云说：“是的，起码今年是办不成了，这就十分对不起学生和家长们了。”



华优志说：“范老师，你也不用感到难过，你为我们这里的孩子已经辛苦这么久了，总不能让你辛苦一辈子呀！不管我们怎样舍不得你，总不能苦留你不放呀！”

这时，华存珠走了进来。他向华优志说：“优志，我的事情就搞完了，炒菜就看你的了。”

华优志说：“鸭毛很难拔干净吧，辛苦你了。”

华存珠笑着说：“我做的都是简单的事，炒菜才是大师傅的事，要说辛苦，还是你辛苦呢。”

华存松也走过来说：“小菜和佐料都准备好了，这餐饭吃不吃得好，就看优志的本事了。”

华优志笑着说：“我也没有多大本事，我只能保证把菜煮熟，大家都咽得下，能不能把菜做好就很难说了。俗话说，众口难调，我不敢保证大家都满意，不过我一定尽力做好就是了。”

范卓云笑着说：“不管怎么说，优志肯定会尽力做好的。我们就只好在这里坐享其成，大饱口福了。”

华存松对华存珠说：“老弟，你弄鸭子辛苦了，你就在这里陪范老师说说话，我和优志去弄饭菜了。”

他们走后，厅屋里只剩下范卓云和华存珠两个人。华存珠给范卓云的杯子添了茶，给自己也倒了一杯，他喝了一口，然后把杯子放在一旁。

过了一会儿，华存珠对范卓云说：“范老师，你说日本投降后中国能太平吗？”

范卓云对他的提问多少感到有点奇怪，不知他是不是听到了别的什么消息。范卓云没有回答华存珠的问题，而是反问道：“存珠先生，你是听到了什么消息了吗，你怎么会提出这个问题呀？”

华存珠笑着说：“没什么，我不过是随便问问。今年六月份的时候，我去宜章

县赶太坪圩，在回家的路上听到有人说美国和俄国虽然在一起打德国和日本，但其实他们各有各的打算，蒋介石和毛泽东两人的意见也不合。我想现在中国抗战是胜利了，但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是不是在闹矛盾，又准备打内战呢？”

范卓云想了一下，摇摇头说：“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只能说有可能，但不一定。你在路上听到的东西是道听途说，没有什么根据。不过无风不起浪，既然有人那样说，也不能说毫无根据。”

华存珠说：“范老师，这不等于没有说吗？我还是摸不着头脑啊！”

范卓云笑着说：“是这样，我无法明白告诉你，这个问题要讲起来可以讲三天三夜呢，我怎么好一句到底呢？”

华存珠饶有兴趣地说：“我不要你讲三天三夜，我只想听你三言两语把问题讲清楚。范老师，我们这些没有文化的人是很吃亏的，书上的东西看不懂，人家说了也记不住，可怜哪！”

范卓云听他这样说，觉得自己再拐弯抹角也不大好，就对他说：“不是我不肯说，是怕讲出来不符合事实，之后以讹传讹，误人子弟。这样说吧，苏联，也就是俄国，同美国是有一些矛盾，但绝不会马上打仗。道理很简单，刚刚打完第二次世界大战，各国需要恢复元气，谁要挑起战争，就会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对。这样推断，新的世界大战是打不起来的。第二个问题就麻烦得多了，蒋介石的中央军和朱毛的红军过去打了十年，抗日战争中，红军虽然变成了八路军，打了很多胜仗，应该说是抗战有功，但蒋介石一直看不顺眼，搞了不少摩擦，还围剿过新四军，这是很令人担心的事。如果蒋介石仗着自己人多枪多，硬要消灭八路军，内战将是非常有可能的。不过老蒋也有很多困难，全国人民希望和平，朱毛也不是当年的朱毛，要打也不容易。中国有句古话，失人心者失天下，玩火者必自焚，老蒋大约也不敢乱来，他如果头脑发热，真要打内战，老百姓会受苦，国家也会遭殃，老蒋也未必有好下场。因此，中国最好不打仗。当然，事情是很难说的，当官的人和老百姓想问题、看问题是不一样的，如果当官的和老百姓一样地想问题看和看问题，世界就太平了。”

华存珠对于范卓云讲的话似懂非懂，又觉得他好像说到了点子上，过了一会儿，他才说：“范老师，你讲得很有道理。从古到今，打仗总是不好的，打来打去都是老百姓遭殃。不过说来也怪，总有人喜欢挑起是非，战从没停过，这到底是不是天意？像我这样的笨农夫，关心不关心也没有什么用，只不过随便问问罢了，你也不必那样认真地回答我，这不过是坐着没事干，闲谈而已。”

范卓云叹了口气，说：“是的，我们只不过操空心而已，战争打还是不打我们这些人都是无能为力的。不过战争一打起来，老百姓就少不了要出钱出人，甚至房屋都被烧个精光，家破人亡，所以我们老百姓又怎么能不关心呢？外战不好，内战更不好，我们老百姓希望的是太平世界。”

华存珠说：“范老师，我总觉得这个世界不合理，我们的国家应当让你这样的人去当县长、省长，这样国家就太平了。可是你却到我们这里来当老师，这太不合理了。我这样讲，人家一定会认为乱弹琴，讲蠢话。你说是不是呀？”

范卓云苦笑着说：“不是的，你讲的是大实话，只是在今天这个世界是很难办到的。实际上当官的人不一定都很有学问，只要心正就行。你看过《水浒传》吗？里面有一个好汉叫李逵，他基本上不识字，有一天他下山抢了个县太爷当，他审案就比那些秀才、举人行。我这样的人没有那个命去当县长，如果玉皇大帝开玩笑，真的要我去当县长，我起码可以做到不欺负老百姓，不存心害人，不在人家面前摆臭架子。”

华存珠说：“那些县长，甚至乡长、保长，有哪个不欺负老百姓的？依我看，不欺负老百姓的官就是好官！”

这时候，华存松从厨房里走出来，大声地说：“什么难得不难得，快吃饭了，你们这茶还喝不喝？我准备摆碗碟了。”

华存珠说：“这样快啊，你老婆和孩子还没回来呢，还是再等一会儿吧。”

“不等了，他们反正不喝酒，等我们喝完酒，他们就回来了。”华存松一边说，一边把茶杯拿走，摆碗筷准备吃饭。

范卓云说：“不行，一定等一下嫂子才行。她在外面做事很辛苦，我们在这里坐着谈天，我们不能这样不平等，哪有坐着的人先吃的道理？”

华存珠也说：“是该等一下，不能坐着的不管站着的，站着的不管干着的。反正还早，太阳没那么快下山，他们大概也快回来了。”

华存松说：“不用等，我老婆是不会责怪这个的，她别的不行，在待人接物方面是很通情达理的。就像这几天我眼睛有点不舒服，她就硬不要我出门，什么事都是她去干，很会体贴人。”

范卓云严肃地说：“这样说来，就更应该等一会儿了。中国人很讲究相敬如宾，她对你这样体贴，你也应当‘投桃报李’呀！”

华存珠说：“是应该等一下，今天这样高高兴兴喝回酒，弄得你老婆不痛快也不好。这样吧，我到门外去看一看，叫她快点回来。”

华存松说：“不用，她快回来了，本来是她回来煮晚饭的。你们知道的，我老婆从来不要我煮饭菜，到了时候她就会回来的。”

华存珠说：“我还是去看下好。”说着，他就走出去了。

没一会儿，华存珠就回来了，他笑着说：“嫂子已经进村子了，这真是‘近水知鱼性，近山识鸟音色’，存松硬把他老婆的脾气摸透了！”

范卓云笑着说：“这叫心有灵犀一点通，不然还叫什么夫妻呀！俗话说，夫妻夫妻，有话同知，这是很有道理的。”

过了一会儿，华存松的妻子黄冬英就背着大捆红薯藤回来了。她比丈夫小两岁，刚过三十二，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走进家里，先用冷水洗了一下脸，然后笑着问：“今天有什么好事，大家这样整齐地到我家里来？”

范卓云笑着说：“嫂子，你说对了，今天是有天大的好事！日本鬼子投降了，中国抗战胜利了，你说还有比这更大的好事吗？大家一高兴，没有经得你同意就到

你家喝胜利酒来了，你家是东道主，存珠又提了个鸭子过来，优志掌厨，大家一起庆祝一下，大嫂不会有意见吧？”

黄冬英红着脸说：“范老师，平时请你还请不来呢，我有什么不高兴的，要说有意见，就是我家里拿不出什么好菜好饭好酒来，太对不起你们了！如果你们早点告诉我，就是再穷，我也会想办法弄点好菜来，现在倒好，鸭子还要存珠老弟拿来。”

华存珠摆好碗筷，端出几个菜来：一大盘炒蛋，一盘红烧鲤鱼，一盘干鱼，一盘炒血鸭，一大碗鸭杂米粉，一碗红烧茄子，外加一个酸豆角汤。

最后，华优志又端上来一盘峨眉豆。他笑着说：“菜是煮好了，味道如何我可不敢保证，反正今天是庆祝抗日战争胜利的日子，吃什么都香，都有味。如果今天不满意，明天晚上到我家里再吃一顿就是了。今天准备得有些匆忙，明天好好准备一下，情况大概会好一些。”

华存松说：“今天是根本没有准备，匆匆忙忙的。如果不是存珠拿个鸭子来，今天就没什么菜了，好在优志办法多，东凑西凑，汤汤水水，弄了一大桌子菜。”

华存松给大家斟好酒，站起来高兴地说：“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了我们国家的太平，我们在这里一起举杯，喝了这杯酒！”

大家都兴高采烈地一饮而尽，范卓云接过酒壶继续给每个人斟酒，这才发现刚才没有给女主人斟酒，他大声地说：“冬英嫂子，快过来，今天这杯酒你也应当同我们一起喝，打日本鬼子是所有中国人努力的结果，今天胜利了，我们应当一起来庆祝才对！”

黄冬英笑着说：“我从来没有喝过酒，真的，我不能喝，在我们这里，喝酒是男人的事。”

范卓云笑着说：“你过去没有喝过酒，今天就更应该喝了这一杯酒，这是开天辟地第一回，打败日本鬼子也是开天辟地第一回的大事。”

黄冬英听范老师这样说，觉得是有点道理，正迟疑着。

华存松也说：“你就陪大家喝一杯吧，主人不喝，客人不美，反正大家都是熟人，没关系的。”

黄冬英走过来笑着说：“喝就喝，不过道理我可讲不出来。”

华存珠笑着说：“嫂子刚才说没有喝过酒，那是假的，你嫁过来的时候，不是和存松哥一起喝过交杯酒吗？”

黄冬英听了，不好意思地把头一低，笑着说：“你们这些人，就算存珠坏！”

华存珠笑着说：“怎么就算我坏呀，我讲的不是事实吗？我和我老婆结婚的时候，我们喝了三杯交杯酒呢。”

黄冬英红着脸说：“那是什么时候，今天是什么时候？”

华存珠笑着说：“那是人生的大喜事，今天是全国人民的大喜事，意义是一样的，无非是表示大家很高兴而已。”

华优志笑着说：“再给冬英嫂斟一杯，也同喝交杯酒一样，至少三杯！”

黄冬英摆摆手说：“喝一杯酒就行了，三杯喝下去会火烧天的。”

华存松也向大家说：“算了，她从不喝酒，她喝下这一杯也算对得起大家了。”

黄冬英笑着说：“我不管你们的事了，我要吃饭去了。”

大家也不苦留。华存松又给大家斟满酒，然后举杯说：“酒这个东西虽然是粮食和水做的，但吃多了容易上火，我这几天眼睛有点痛，主要就是火气太大。说实在的，我今天不敢舍命陪君子，这就要请范老师和大家海涵了。”

华优志认真地说：“喝酒是为了助兴，为了庆祝，如果你眼睛有点毛病，我认为可以随你的便。但是范老师今天倒是应该一醉方休，尽兴才对！”

华存珠附和道：“优志讲得对！来，我先敬范老师一杯，一是庆贺日本投降了，

二是感谢范老师给我们这里的子弟带来了文化。”他一饮而尽。

范卓云站起来说：“我应当敬大家一杯。第一嘛，当然是庆祝抗日胜利了，中国取得了抗击外国的大胜利，这是了不起的；第二，这两年来你们处处关照我，我从内心很感激大家的好心，不，应当说是大家的恩德。我喝了这一杯！”

华优志也站起来说：“我也应当敬大家一杯。一来嘛，范老师是我俊龙的恩师，也是我的恩师，这两年来，凡是我弄不懂的事我就找范老师，从范老师的为人处事和与他的谈话中，我受益匪浅。因此，在这里，我要特别敬范老师一杯！”

范卓云非常认真地说：“优志先生讲的叫我实在不敢当，我不是你的老师，而是朋友。这两年来我在这里，你们都不把我当外人，优志先生更是这样。希望大家只把我当朋友，千万不要把我当老师，酒席前更是这样。”

华存松笑着说：“范老师，你虽然把我们当朋友，但实际上我们是配不上的，我们无知无识，什么都不懂，你呢，见多又识广。”

范卓云摇摇头说：“真正讲来，朋友之间最重要的是诚意，不在于文化的高低，财富的多少。你看《三国演义》中桃园三结义的三人，张飞最有钱，关云长是逃难的人，刘备也是一个穷得卖草鞋的破落户，而他们成了最好的朋友。朋友就是可以互相帮助，彼此能够讲真话，与文化、财富、地位无关。这两年来你们那样关心我，把我当作可靠的人，什么都同我商量，这不是朋友，是什么呀？”

华优志笑着说：“你是我们的良师益友，我们是你的学生和知心人，这样才合乎事实。实际上，我们有什么想不通的地方跟你一商量，一下子就明白了。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喝酒，更像是兄弟和一家人。”

范卓云说：“这话很对，我们都是穷人，天下穷人是一家。孔夫子也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我最高兴的就是你们不把我当外人，而是当作自己的兄弟。今后我有什么事，肯定还会请求你们帮忙的。”

华存松笑着说：“范老师，你能给我们帮大忙，我们就只能帮你一些鸡毛蒜皮

的小忙。不过只要是我们能帮得上忙的事，就一定会尽力的。来，不要只顾讲话，把喝酒给忘了，你们只顾讲话，我可不干，再干一杯，我可要吃饭了。”

范卓云笑着说：“这些年来，在生人面前，我根本不喝酒，心怕酒后说错话。今天我已经喝过量，如果大家都不喝了，就都吃饭算了。”

华优志也跟着说：“我看到大家这样高兴，我今天也多喝了几杯，现在有点醉了，吃饭就吃饭。”

大家吃着菜，都不停地称赞优志菜炒得好。

华优志笑着说：“什么好不好，大家肚子饿了，才会觉得好吃。明天晚上大家都早一点到我家去吃晚饭吧，我就不再派人去请了。”

华存珠说：“明天晚上还是到我家去才好，我不是和范老师打过赌吗，抗战胜利了，我再穷也要请范老师吃杯酒。今天反而让存松兄先请客了，说起来我也有些不好意思。”

范卓云严肃地说：“我看这样，你们两个也不用劳神了，庆祝抗战胜利的酒今天已经喝过了，由哪个做东道主都一样，反正大家都是好朋友，是一家人。优志兄家里的饭我吃得够多了，每逢他家有客人或是逢年过节，他总是要我去，我都感到不好意思了，明天就免了吧。”

华存珠趁机说：“优志那里免了就免了，我那里是万万免不得的。”

最后，由华存松拍板说：“这样吧，明天还是存珠做东，我们大家都到他家里去，优志那里就改日再说吧。我这里今天这个不算，等有机会再通知大家。范老师呢，就不要客气了，哪家请你，你就去，现在抗战胜利了，你在这里的时间肯定不多了，等你到了大城市，当了大官，还会有时间来这儿吗？我们舍不得你，但是为了你的前途，我们也没有理由苦留你。”

范卓云十分感慨地说：“存松，存珠，优志，我到这里两年了，国破家亡，我一无所有，是你们接纳了我，把我当朋友，当兄弟。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会一直



把你们当朋友，当患难兄弟看待的，感谢你们！抗日战争胜利后，世界将会发生变化，中国也一定会有大变化，绝不会回到老路上去，我们也会有新的生活，你们的儿女将有崭新的生活和崭新的命运。就拿俊龙来说吧，这个孩子不简单，给他机会，一定会成为有用之才的，你从他写的对、讲的话就可以判断出，他会是个有出息的人。不管我走到哪里，我都不会忘记这个马侯岭，这里是我的第二故乡。今天不是我多喝了酒，而是你们的那份情谊使我不得不说这些话。话就讲到这里，总之，感谢各位了！”

太阳已经下山了，大家吃过饭后又喝了一会儿茶就各自回家了。华优志走出横山下村子，晚风吹着他披散的衣服，林中传来秋蝉的琴声，他一步一步地朝家中走去。